

萬 有 文 庫

第一卷一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舊 小 說

(三十)

吳 曾 祺 編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說 小 舊

(三十)

編 祺 曾 吳

書 叢 本 基 學 國

舊小說

丁集四 宋

曲洧舊聞

宋 斧

太祖皇帝

太祖皇帝在周朝受命北討。至陳橋。爲三軍推戴。時杜太后眷屬以下。盡在定力院。有司將搜捕。主僧悉令登閣。而固其扃。俄而大搜索。主僧給云。皆散走不知所之矣。甲士入寺陞梯。且發鑰。見蟲網絲布滿其上。而塵埃凝積。若累年不曾開者。乃相告曰。是安得有人。遂皆返去。有頃。太祖已踐阼矣。

金子巷

山陽郡城有金子巷。莫曉其得名之意。予見郡人言父老相傳。太祖皇帝從周世宗取楚州。州人力抗。周師踰時不下。既克。世宗命屠其城。太祖至此巷。適見一婦人。斷首在道。臥而身下。兒猶持其乳吮之。太祖惻然。爲返命。收其兒。置乳媪鞠養。巷中居人。因此獲免。乃號因子巷。歲久語譌。遂以爲金。而少有知者。

仁宗皇帝

仁宗皇帝至誠納諫。自古帝王無可比者。一日朝退。至寢殿。不脫御袍。去幘頭。曰。頭痒甚矣。疾喚梳頭者來。及內夫人至。方理髮次。見御懷中有文字。問曰。官家是何文字。帝曰。乃臺諫章疏也。問所言何事。曰。霖淫久。恐陰盛之罰。嬪御太多。宜少裁減。掌梳頭者曰。兩府兩制家中。各有歌舞。官職稍如意。往往增置不

已。官家根底。剩有一兩人。則言陰盛。須待減去。只教渠輩取快活。帝不語久之。又問曰。所言必行乎。曰。臺諫之言。豈敢不行。又曰。若果行。請以奴奴爲首。蓋恃帝寵也。帝起。遂呼老中貴。及夫人掌宮籍者。攜籍過後苑。有旨戒閣者云。雖皇后不得過此門來。良久。降指揮。自某人以下三十人。盡放出宮。房臥所有。各隨身。不得隱落。仍取內東門出。盡文字回奏。時迫進膳。慈聖慮帝御七箸後時。亟遣莫敢少稽滯。既而奏到。帝方就食。終食。慈聖不敢發問。食罷進茶。慈聖云。掌梳頭者是官家常所嬖愛。奈何作第一名遣之。帝曰。此人勸我拒諫。豈宜置左右。慈聖由是密戒嬪侍。勿妄言無預外事。汝見掌梳頭者乎。官家不汝容也。

范諷

范諷知開封府日。有富民自陳爲子娶婦。已三日矣。禁中有指揮令入見。今半月無消息。諷曰。汝不妄乎。如實有茲事。可只在此等候也。諷卽乞對。具以民言聞奏。且曰。陛下不邇聲色。中外共知。豈宜有此。况民婦旣成禮而強取之。何以示天下。仁宗曰。皇后曾言近有進一女。姿色頗得。朕猶未見也。諷曰。果如此。願卽付臣。無爲近習所欺。而怨謗歸陛下也。臣乞於榻前交割此女。歸府面授訴者。不然。陛下之謗。難戶曉也。且臣適以許之矣。仁宗乃降旨。取其女與諷。諷遂下殿。或言諷在當時。初不以直聲聞。而能如此。蓋遇好時節。人人爭做好事。不以爲難也。

王韶

郭逵爲西帥。王韶初以措置西事至邊。逵知其必生邊患。用備邊財賦。連及商賈。移牒取問。韶讀之。怒形顏色。擲牒於地者久之。乃徐取納懷中。入而復出。對使者碎之。逵奏其事。上以問韶。韶以元牒繳進。無一

字損塲也。上不悟詔計，不直達言，自後遼論詔，並不報，而詔遂得志矣。予舊見前輩語及此事，無不切齒，而新進小生，往往以此談詔不容口。近有一士人，自言久遊太學，論及詔行事，亦以此爲智數過人，而以罔上陷老成罪詔，往時苟合干進者，持此自售，亦不足怪。不謂經此大變故，猶守舊聞如此等輩，真是不識濁淨，其可責哉。

邵康節

歐陽公在政府，聞康節之名，而未之識也。子棐叔弼之官，道經洛下，公曰：汝至洛，可往謁邵先生，致吾欽慕，而無由相見之意。彼若留汝，爲少盤旋，不妨所得言語，悉報來。叔弼既到門，堯夫倒履出迎之，甚喜，延入室，說話終日。堯夫又自道平生所見人所從學，所行事，諄諄不休。已而又問曰：君能記否？至於再，至於三，棐雖敬聽之，然不曉其意也。以書報公，公亦莫測。逮元豐間，堯夫卒，有司上其行，應諡，而叔弼爲太常博士，當作諡議，乃始恍然悟堯夫當時諄諄，蓋是分付茲事也。先生其神哉！世以比郭景純之於青衣兒，雖其事不同，而前知實相類也。

王誥

隆德府屯留縣王誥，字宣叔，少習文，應進士舉。以家貧，訓幼學爲業，屢取鄉薦，而於省試輒不利。每赴省試，必夢胡僧姿狀雄偉，謂曰：君此行徒勞耳。君骨相雖主有才，而不應得祿位，壽可過耳。順外是非，余所知也。年五十餘，又將赴省試，夢前僧相賀曰：君是舉必登第無疑矣。夢中詰之曰：師向語我不當得祿位，今乃云登第，何也？僧曰：以君教導童子，用心篤志，不負其父母所託，爲有陰德，故天益君算，而報君以祿。

位。因引至一官府。指庭下所陳古樂器曰。君姑記之。異時嘗自悟也。厥後亦數有夢。但其僧不復見。而所陳樂器如初。時蜀公方獻新樂。詔於延和殿按試。誥意廷試必問樂。凡古今樂事。無不經意者。逮試日。所得賦題。乃樂調四時和也。是歲始預正奏名。遂於馬涓榜下。賜第。歷官數任。以奉議郎致仕。年七十有七。卒於家。潞人能言此事者甚多。因爲記之。

張胡

政和以後。黃冠寢盛。眷待隆渥。出入禁掖。無敢誰何。號金門羽客。恩數視兩府者。凡數人。而張侍晨虛白。在其流輩中。獨不同。上每以張胡呼之。而不名焉。性喜多學。而於術數靡不通悟。尤善以太一言休咎。然多發於酒。曰。某事後當然。已而果然。嘗醉枕上膝而臥。每酒後盡言。無所諱。上亦優容之。曰。張胡汝醉也。宣和間。大金始得天祚。遣使來告。上喜宴其使。既罷。召虛白入。語其事。虛白曰。天祚在海上。築宮室以待陛下久矣。左右皆驚。上亦不怒。徐曰。張胡汝又醉也。至靖康中。都城失守。上出青城。見虛白。撫其背曰。汝平日所言。皆應於今日。吾恨不聽汝言也。虛白流涕曰。事已至此。無可奈何。願陛下愛護聖躬。既往不足咎也。

宋子京

宋子京修唐書。嘗一日逢大雪。添帟幕。燃椽燭一。秉燭二。左右熾炭兩巨鑪。諸姬環侍。方磨墨濡毫。以澄心堂紙草某人傳未成。顧諸姬曰。汝輩俱曾在人家。曾見主人如此否。可謂清矣。皆曰。實無有也。其間一人。來自宗子家。子京曰。汝太尉遇此天氣。亦復何如。對曰。只是擁鑪命歌舞。間以雜劇引滿大醉而已。如

何比得內翰。子京點頭曰：也。自不惡。乃閣筆掩卷起。索酒飲之。幾達晨。明日對賓客自言其事。後每燕集。屢舉以爲笑。

三白

東坡嘗與劉貢父言。某與舍弟習制科時。日享三白。食之甚美。不復信世間有八珍也。貢父問三白。答曰：一撮鹽。一櫟生蘿蔔。一盃飯。乃三白也。貢父大笑。久之。以簡招坡。過其家喫晶飯。坡不省。憶嘗對貢父。三白之說也。謂人云。貢父讀書多。必有出處。比至赴食。見案上所設。惟鹽蘿蔔飯而已。乃始悟。貢父以三白相戲。笑投匕筯。食之幾盡。將上馬云。明日可見過。當具彘飯奉待。貢父雖恐其爲戲。但不知彘飯所設何物。如期而往。談論過時。貢父飢甚。索食。坡云。少待。如此者再三。坡答如初。貢父曰。飢不可忍矣。坡徐曰。鹽也。毛蘿蔔也。毛飯也。毛非彘而何。貢父捧腹曰。固知君必報東門之役。然慮不及此也。坡乃命進食。抵暮而去。世俗呼無爲模。又語譌模爲毛。嘗同音。故坡以此報之。宜乎貢父思慮不到也。

蔡準

晁之道。嘗言蔡侍郎準。少年時出入。常有二人見於馬前。或肩輿之前。若先驅。或前或却。問之從者。皆無所視。準甚懼。謂有冤魂。百方禳禱。皆不能遣。既久。亦不以爲事。慶曆四年。生京。而一人不見。又二年。生卞。乃遂俱滅。元符末。都城童謠。有家中兩箇蘿蔔精之語。語多不能悉記。而其末章云。撞著潭州海藏神。至崇寧中。賣餽餉者。又有一包菜之語。其事皆驗。而京於靖康初。貶死於長沙。豈潭州海藏。亦應於此耶。然之道。語予此事時。京身爲三公。子踐三少。領樞密院。又爲保和殿大學士者。而其孫判殿中監。班視二府。

每出傳呼甚寵。飛蓋相隨者五人。若子若婿。并諸孫。腰黃金者十有七人。當此際氣燄薰灼。可炙手也。厥後流離嶺海。妻孥星散。不能相保。而門生故吏。皆諱言出其門。然則準所見。果爲蔡氏福耶。否耶。追思之道所論。深有意義。惜乎早世。不及親見也。

響卜

王建集有鏡聽詞。謂懷鏡於通衢間。聽往來之言。以占休咎。近世人懷杓以聽。亦猶是也。又有無所懷而直以耳聽之者。謂之響卜。蓋以有心聽無心耳。然往往而驗。曾叔夏尙書應舉時。方待省榜。元夕與友生偕出聽響卜。至御街。有士人緩步大言。誦東坡謝表曰。彈冠結綬。共欣千載之逢。曾聞之喜。遂疾行。其友生後至。則聞曰。掩面向隅。不忍一夫之泣。是歲曾登科。而友生果被黜。

鶴雀

仇愈微猷。自言頃年嘗爲東州一邑宰。晨起視事。方受牒訴。有鶴雀翔舞庭下。驅逐久之。方去。明日復來。仇心異之。遣一吏跡所止。而觀其爲何。旣出城數里。見一大樹。鶴雀徑止其上。視其顛。則有巢焉。數子啁啾其中。其下方有數人。持鋸斧繩索。將伐之者。吏遽止之。且引其人與俱見。仇問伐樹何爲。曰爲薪耳。又問鬻之得幾何。曰可得五千。仇卽以己錢五千與之。且告之曰。是鶴連日來。意若求救者。異類而有知如此。爾不可伐。不然且及禍。其人遂去。因不敢伐。

曾子固

曾子固性矜汰。多於傲忽。元豐中爲中書舍人。因白事都堂。時章子厚爲門下侍郎。謂之曰。向見舍人賀

明堂禮成表。真天下奇才也。曾一無辭讓。但復問曰。比班固典引如何。章不答。語同列曰。我道休撻撥。蓋自悔失言也。徐德占雖與子固俱爲江西人。然生晚不及相接。子固中間流落外郡十餘年。迨復還朝。而德占驟進至御史中丞。中丞在法不許出謁。而子固亦不過之。德占以其先進。欲一識其人。因朝路相值。迎接甚恭。子固却立曰。君是何人。德占因自敍。子固曰。君便是徐禧耶。頷之而去。

王荆公

王荆公性簡率。不事修飾。奉養衣服垢汙。飲食麤惡。一無有擇。自少時則然。蘇明允著辨姦。其言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以爲不近人情者。蓋謂是也。然少喜與呂惠穆韓獻蕭兄弟游。爲館職時。玉汝嘗率與同浴於僧寺。潛備新衣一襲。易其敝衣。俟其浴出。俾其從者舉以衣之。而不以告。荆公服之如固有。初不以爲異也。及爲執政。或言其喜食獐脯者。其夫人聞而疑之曰。公平日未嘗有擇於飲食。何忽獨嗜此。因令問左右執事者曰。何以知公之嗜獐脯耶。曰。每食不顧他物。而獐脯獨盡。是以知之。復問。食時置獐脯何所。曰。在近七筯處。夫人曰。明日姑易他物。近七筯。旣而果食他物盡。而獐脯固在。而後人知其特以其近故食之。而初非有所嗜也。人見其太甚。或者多疑其僞云。

丁晉公

公諱謂。字謂之。家世於冀。其祖仕錢氏。爲吳人。公少負才名。先叔祖端公。在鼎州日。公嘗贊文求見。因贈之詩曰。膽怯何由戴鐵冠。祇緣昭代獎孤寒。曲肱未遂遠前志。直指無聞是曠官。三署每傳朝客說。五溪間凭郡樓看。祝君早得文場雋。况值天階正舞干。淳化三年。公登進士科。名在第四。與孫何俱有聲當時。

王黃州有詩云。三百年來文不振。直從韓柳到孫丁。如今便合教修史。二子文章似六經。祥符中爲參知政事。上問唐酒價幾何。公曰。每斗三百。按杜甫詩。速宜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又侍宴賞花釣魚詩云。鸚鵡鳳輦穿花去。魚畏龍顏上釣遲。上賞詠再三。羣臣皆以爲不及。天禧中拜相。仁宗卽位。進司徒兼侍中。後爲章聖山陵使。擅移陵域。貶將仕郎。崖州司戶參軍。公自遷謫。日賦一詩。號知命集。後因奏表。敘策立之功。有云。雖遷陵之罪大。念立主之功多。因徙雷州。移道州。復祕書監。光州居住。貶竄十五年。鬚髮無斑白者。人皆服其量。臨終半月不食。焚香危坐。誦佛書。以沈香煎湯時呷而已。至光州。謝執政啓。有云。三十年門館從游。不無事契。一萬里風波往復。盡出生成。在海上對客。問天下州郡孰大。客曰。唯京師。公曰。朝廷宰相。只作崖州司戶。則崖州爲大。衆皆大笑。歸葬華山。所居在大郎橋。號晉公坊。堂宇甚古。有層閣數間。臨其後。予嘗至其第。與公之孫德隅游。德隅善篆。亦工於四六。

丁晉公拜老邵先生

祥符中。丁晉公自參知政事。拜平江軍節度使。知昇州。時建節鉞者。出入必陳其儀度。旣還本鎮。鄉人爲之改觀。公在童齠時。嘗從老邵先生學。先生居光盪巷。師孟之父。戶部師淳之伯父。子嘗從師孟學。至是首入陋巷。詣先生之居。以兩朱衣掖之。拜於其下。先生惶懼。大聲呼之曰。拜殺老夫矣。旣坐。話舊極款密。且云。小年狹劣。荷先生教誨。痛加榎楚。使某得成立者。皆先生之賜也。先生愈不自安。不數月果卒。公遣吏爲辦棺斂葬埋之物。甚厚。吳人至今以爲美譚。

慧感夫人

慧感夫人。舊謂之聖姑。或以爲大士化身。靈異甚著。祝安上通守是邦。事之尤謹。每有水旱。惟安上禱祈立驗。後以剡薦就除台守。旣至錢唐。詰旦欲絕江夢。一白衣婦人告之曰。來日有風濤之險。旣覺頗異之。卒不渡。至午颶風條起。果覆舟數十。獨安上得免。一夕盜入祠中竊取其幡。平旦廟史入視之。見一人以幡纏其身。環走殿中。因執以問。答曰。某實盜也。夜半幸脫。已踰城至家矣。今不知潛制於此。神之威靈使然。敢不伏辜。建炎間。賊虜將至城下。有一居民平昔謹於奉事。夢中告之曰。城將陷矣。速爲之所。謹勿以此告人。佛氏所謂劫數之說。不可逃也。不數日。兵果至。其他神驗不一。後加封慧感顯祐善利夫人。今參政范公作記。

草腰帶聽聲

元豐中。姑蘇有一醫者。號草腰帶。善揣骨聽聲。一日王父呼至家。以祖姑吉凶禍福扣之。云此婦人他日必以夫而貴。但出適時。事干朝廷。時祖姑已許嫁顧沂大夫。以其語不祥。舉室皆唾之。論命未竟。適有捷夫過門。報省榜者。王父亟出問榜首姓名。云無爲人焦蹈。旣入告之。嗟惋不已。王父怪之。因問曰。知此人聲骨否。曰。熟知之。王父曰。官職如何。曰。不能食祿。安問官職也。衆皆以爲焦已爲大魁。術者之言必謬。經旬有自京師來者。云揭榜後六日。焦已死矣。祖姑在曾王父服中。願以欲之官。促其期。遂引女年二十。不待父母服除法。聞之朝。得旨方成其禮。其言無一不驗。

朱氏盛衰

朱冲微時以常賣爲業。後其家稍溫。易爲藥肆。生理日益進。以行不檢。兩受徒刑。既擁多貲。遂交結權要。然亦能以濟人爲心。每遇春夏之交。卽出錢米藥物。募醫官數人。巡門問貧者之疾。從而賙之。又多買敝衣。擇市嫗之善縫紉者。成衲衣數百。當大寒雪。盡以給凍者。諸延壽堂病僧。日爲供飲食藥餌。病愈則已。其子勔。因賂中貴人。以花石得幸。時時進奉不絕。謂之花綱。凡林園亭館。以至墳墓間。所有一花一木之奇怪者。悉用黃紙封識。不問其家徑取之。有在仕途者。稍拂其意。則以違上命文致其罪。浙人畏之如虎。花綱經從之地。巡尉護送。遇橋梁。則徹以過舟。雖以數千緡爲之者。亦毀之不恤。初江淮發運司於真揚楚泗。有轉般倉。綱運兵各據地分。不相交越。勔旣進花石。遂撥新裝運船。充御前綱以載之。而以餘舊者載糧運。直達京師。而轉般倉遂廢。糧運由此不繼。禁衛至於乏食。朝廷亦不之問也。勔之寵日盛。父子俱建節鉞。卽居第創雙節堂。又得徽廟御容。置之一殿中。監司郡守。必就此朝朔望。勔嘗預曲晏。徽宗親握其臂與語。勔遂以黃羅纏之。與人揖。此臂竟不舉。弟姝數人。皆結姻於帝族。因緣得至顯官者甚衆。盤門內有園極廣。植牡丹數千。本花時以繒綵爲幙帟。覆其上。每花標其名。以金爲標榜。如是者里所。園夫畦子。莖精種植。及能壘石爲山者。朝釋負擔。暮紆金紫。如是者不可以數計。圃之中。又有水閣。作九曲路入之。春時縱婦女游賞。有迷其路者。老朱設酒食招邀。或遺以簪珥之屬。人皆惡其醜行。一日勔敗。檢估其家貲。有黃發勾者。素與勔不協。旣被旨。黎明造其室。家人婦女盡驅之出。雖閭巷小民之家。無敢容納。不數日已墟其圃。所謂牡丹者。皆析以爲薪。每一扁榜。以三錢計其直。勔死。又竄其家於海島。前日之受誥身者。盡褫之。當時有諺詞云。做園子得數載。栽培得那花木就中堪愛。特將一個保養。醉勞反做了今日。

殃害。詔書下來。索金帶。這官誥看看毀壞。放牙笏。便擔屎擔。卻依舊種菜。又云。疊假山。得保義。幘頭上帶。著百般村氣。做模樣。偏得人憎。又識甚條制。今日伏惟安置。官誥又來索氣。不如更疊箇盆山。賣八文。十二。初。勸之進花石也。聚於京師。良嶽之上。以移根自遠。爲風日所殘。植之未久。卽槁瘁。時時欲一易之。故花綱旁午於道。一日內晏。譚人因以諷之。有持梅花而出者。譚人指以問其徒曰。此何物也。應之曰。芭蕉。應有持松檜而出者。復設問。亦以芭蕉答之。如是者數四。遂批其頰曰。此某花。此某木。何爲俱謂之芭蕉。應之曰。我但見巴巴地討來。都焦了。天顏亦爲之少破。太學鄧肅有進花石詩。大寓規諫之意。至今傳於世。

北牕炙輶

施彥執

新法

新法之變。議者紛然。伯淳見介甫。介甫聞伯淳至。盛怒以待之。伯淳既見。和氣藹然。見眉宇間。卽笑謂介甫曰。今日諸公所爭。皆非爲私。實天下事爾。相公少霽威色。且容大家商量。管子云。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也。管子猶知爾。况乃相公高明乎。何苦作逆人事。介甫爲伯淳和氣所熏。不覺心醉。卽謂伯淳曰。業已如此。柰何。伯淳曰。尙可改也。介甫遂有改法之意。許明日見上白之。及明日見上。有張天驥者。實橫渠弟也。自處士徵爲諫官。遂於上前面折介甫之短。介甫不勝其忿。遂不肯改。故伊川嘗謂諸公曰。新法之弊。吾輩當中分其罪。使當時盡如伯淳。何至此哉。以諸公不能相下。遂激怒而成爾。

陶四翁

禹錫高祖謂之陶四翁。開染肆。嘗有紫草來。四翁乃出四百萬錢市之。數日。有駟者至。視之曰。此僞草也。

四翁曰。何如。駟者曰。此蒸壞草。色澤皆盡矣。今色在外。實僞物也。不可用。四翁試之。信然。駟者曰。毋憂。某當爲翁遍詣小染家分之。四翁曰。諾。明日駟者至。翁盡取四百萬錢草。對其人一爇而盡。曰。寧我誤。豈可誤他人耶。時陶氏資尙薄。其後富盛累世。子孫登第者亦數人。而禹錫其一也。禹錫名與諧。錢塘人。

黃致一

黃致一。初看科場。方十三歲。時出腐草爲螢賦題。未審有何事跡。同場皆以兒童易之。漫告之曰。螢則有若所謂聚螢讀書草。則若所謂青青河畔草。又若所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皆可用也。其事皆牢落不羈。同場姑以此塞其問。元非事實也。致一乃用此作一隔對云。昔年河畔。嘗叨君子之風。今日囊中。復照聖人之典。遂發解利無言。年十七歲。在太學時。稱俊才。先季試。偶讀司馬穰苴傳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乃謂同舍曰。某明日策中。必用此句。明日問神宗實錄。其問與昨日事殊。無言。乃對曰。秉筆權。猶將也。雖君命有所不受。此一策甚奇。諸長者皆拱手。遂作魁。此皆一時英妙可喜。故事無工拙。願在下筆何如耳。

魏公婢

魏公夫人嘗蓄婢。而魏公不知也。教以歌舞。至魏公生朝。乃出之。使上壽。公見其辨爽。悅之。其婢既上壽畢。忽泣下。公怪而問之。婢曰。念妾父在時。每生朝。婢子輩上壽。亦必歌此曲。今忽感其事。不知淚之所從也。公曰。汝父爲何人。曰。某人。嘗爲某州通判。公大驚。乃讓其夫人曰。此士大夫之女。安得輒取爲婢。夫人謝不知。魏公卽令與諸女列。後擇一有官人厚嫁之。

姜八郎

平江有富人，謂之姜八郎。後家事大落，索逋者如雁行立門外，勢大窘，乃謂其妻曰：「無他策，惟逃耳。顧難相挈以行，乃僞作一休書遣之曰：『吾今往投故人某於信州，汝無戚心，事幸諧，即返爾。』將逃，乃心念曰：『委債而逃，吾負人多矣，使吾事倘諧，他日還鄉，即負千緡，當償二千緡，多寡進受，遂行。』信州道中有逆旅，嫗夜夢有羣羊甚富，有人欲驅之，一人呵之曰：『此姜八郎羊也，毋得驅逐。』遂恍然而覺，明日姜適至其處，問津，嫗問其姓，曰姜，問其第幾，曰八。嫗大驚，遂延入其家，所以館遇之甚厚。久之，乃謂姜曰：『嫗有兒，不幸早死，有婦憐吾老，義不嫁，留以待我，我甚憐之，欲擇一贅壻，久未獲，觀子狀貌，非終寒薄者，願欲以婦奉箕帚，可乎？』姜辭以自有妻，不可。嫗請之堅，姜亦以道途大困，不得已從之。其妻一日出搨菜，顧有白兔，逐不可得，欲返，兔即止，又逐之，又止。如是者屢，追逐之一山上，兔乃入一石穴中，妻探其穴，失兔所在，乃得一石，爛然照人，持歸以語其夫。姜視之曰：『此殆銀礦也。』冶之，果得銀。姜遂攜其銀往尋其故人，竟無得而返。因思曰：『吾聞信州多銀坑，向之穴，非銀坑乎？遂與其妻往攻之，果銀坑也。其後竟以坑冶致富。姜於是攜其妻與嫗復歸平江，迎其故妻以歸，召昔所凡負錢者，皆倍利償之。此亦怪矣。余思其後妻憐其姑之老，義不嫁，此天下高節，而姜臨逃亦有倍償所負之誓，亦足以見其人矣。因緣會合，夫婦相際，天其以是報善人乎？』

程明道二則

明道知金華縣，有人借宅居者，偶發地，得錢窖千餘緡。其主人至，曰：『吾所藏也。』客曰：『吾所藏也。』遂致訟。二

人爭不已。明道問主人曰：汝藏此錢幾何時？曰：久矣。自建宅時，卽藏此錢在地矣。汝借宅幾何時？曰：三年。明道乃取其錢，盡以錢文類之。明道既驗其錢文，乃謂客曰：此主人錢也。客爭之曰：某之錢。明道曰：汝尙敢言。汝借宅纔三年，吾遍視其錢文，皆久遠年號，無近歲一錢。何謂汝所藏也？其人遂服。

有富人于氏卒，惟一子，忽一日，有一醫，募入其家，言吾乃父也。其子驚問之曰：汝實吾子，異時乞汝于汝父，今吾老矣，汝從吾歸，其子不服，遂致訟。其醫具致其乞子于于氏之詞。明道曰：汝有何據？曰：有據。曰：何據？曰：某尙記一藥方，簿記其歲月也。明道令取藥方，至則紙墨甚古。其後書云：某年月日，以第幾子與本縣于二翁。明道留其方，明日問其子曰：汝年幾何？曰：幾何？曰：汝父壽幾何？明道以其子之言，驗醫所書歲月，合乃謂醫曰：汝詐也。醫曰：某安敢詐？明道曰：汝所記歲月，與其子之年齒，信合矣。此特得其歲月耳。然汝一缺漏處，乃不覺。醫曰：某有何缺漏？明道曰：以汝云歲月，考于氏之年，時于氏年三十四耳，何得謂之翁？其醫語塞。

魏公應

魏公應爲徽州司理，有二人約以五更乙會甲家，如期往。甲至雞鳴，往乙家呼乙妻曰：既相期五更，今雞鳴尙未至，何也？其妻驚曰：去已久矣，復回甲家。乙不至，遂至曉，遍尋蹤跡，於一竹叢中獲一尸，卽乙也。隨身有輕齋物，皆不見。妻號慟，謂甲曰：汝殺吾夫也。遂以甲訴於官。獄久不成，有一吏問曰：乙與汝期，乙不至，汝過乙家，只合呼乙，汝舍乙不呼，乃呼其妻，是汝殺其夫也。其人遂無語。一言之間，獄遂具。

賣餅

子韶言。舊閭里有人。以賣餅爲生。以吹笛爲樂。僅得一飽資。卽歸臥于家。取笛吹之。其嘹然之聲。動鄰保。如此有年矣。其鄰有富人。察其人甚熟。謂可委以財也。一日謂其人曰。汝賣餅良苦。何不易他業。其人曰。我賣餅甚樂。何爲易他業。富人曰。賣餅善矣。然囊不餘一金。不幸有疾。患難。汝將何所賴。其人曰。何以教之。曰。吾欲以錢一千緡。使汝治之可乎。平居則有溫飽之樂。一旦有患苦。又有餘濟之資。與汝賣餅所得多矣。其人不可。富人堅諭之。乃許諾。及錢既入手。遂不聞笛聲矣。無何。但聞籌算之聲。爾。其人大悔之。急收其錢。送富人還之。於是再賣餅。明日笛聲如故。

賣勃荷

余與材說其所知史保人。家京師。有賣勃荷者。其家嘗買之。一日天大暑。勃荷者至。渴甚。乞水于史。史乃以尊酒飲之。其人遂感激而去。後京師被圍。史縋城出。時城外悉爲煨燼。四顧人馬復寂然。史茫茫行野中。憂恐甚。俄而見茅店兩間。史急趨之。則乃一人家。主人見史大驚曰。官人何爲至此。此去咫尺。卽大兵不可前。幸當留此。所以慰藉史者甚厚。史乃問君爲誰。其人曰。官人忘之乎。卽賣勃荷者也。異時嘗蒙官人尊酒之賜。時常不忘。今日官人幸留。此某報尊酒之秋也。史曰。今京城外皆灰滅。汝獨能存何也。曰。某與一千人長厚善。故得保全至今。然行卽遁耳。且謂史曰。此人今當至。官人當伏牀下。語未畢。所謂千人長者果至。與其人語。久之乃去。史乃出。問曰。汝何爲與此人善。曰。家本旅店。此人曩時作湖北商。往來京師十餘年。常館於吾家。吾家待之甚厚。此人常德某。故今始知此人非商也。乃金人間爾。後數日。所謂千人長者。遂衛其家出圍。史因其人得免。案金人敗盟錄。言金人本小國。一旦崛起。今據其間者。乃往來京

師十餘年耳。則金人謀我國家已久矣。所謂崛起者。非一日也。史獨以尊酒之惠。其人感恩。遂能免於死。恩之施人。其報效乃如此。

萬氏水盆

餘杭萬氏有水盆。徒一尋常瓦盆耳。然冬月以水沃之。皆成花。所爲花者。非若今之茶花之類。纔形似之也。跌萼檀蕊。皆成眞花。或時爲梅。或時爲菊。或時爲桃李。以至芍藥牡丹諸名花。輩皆交出之。以水沃之後。隨其所變。看成何花。初不可以定其色目也。萬氏歲必一宴客。觀水盆花。人亦攜酒就觀焉。政和間。天下旣奏祥瑞。徽宗亦喜玩好物。故天下異寶咸輻輳。頗皆得爵賞。萬氏以爲吾之盆。天下至異。使吾盆往。當出諸路貢獻上。蒙爵賞最厚。遂進之。及盆入。乃遂不復成花矣。幾獲罪。嗚呼。人之爵賞。豈容濫取也。萬氏水盆。聞於江浙久矣。挹水浸之。卽成花。頃刻無差。一冒爵賞。遂失其技。豈偶然哉。世之無義無命。貪冒爵賞者。觀萬氏之盆。亦可以少省矣。

佩韋齋輯聞

林君奇

俞德鄰

寧廟時。永嘉有林君奇者。以風鑒名京師。日閱十人。則捲簾撤肆而飲。穆陵在側。微詣焉。君奇熟視不對。肆將撤。穆陵辭去。君奇留之。延至所居。夫婦具盛服以拜。曰。貴官姓。穆陵曰。玉牒趙氏也。又拜曰。天下尙太平。穆陵驚愕曰。叟何爲者。君奇對曰。某閱人多矣。未見有如官者。後五年。當爲天下主。今雖貧。去此六十日。必富且貴。因徵詩爲他日證。穆陵占筆書曰。許負昔往矣。天綱今何之。誰知千載後。復遇林君奇。且

識歲月未幾選嗣沂邸擢果州團練使邠州防禦使封成國公寧廟崩濟王廢遂入繼大統君奇取詩飾以龍錦標諸肆時相史彌遠呼君奇索詩給爲入奏官之明日贈以錢二萬放令歸鄉君奇憤恚而死

岳陽風土記

范致明

呂先生

岳陽樓上有呂先生留題云朝游北越暮蒼梧袖裏青蛇膽氣麤三入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今不見當時墨跡但有刻石耳先生名岩字洞賓河中府人唐禮部尙書渭之孫渭四子溫恭儉讓讓終海州刺史先生海州出也會昌中兩舉進士不第卽有棲隱之志去遊廬山遇異人授劍術得長生不死之訣多遊湘潭鄂岳間或賣紙墨於市以混俗人莫之識也慶曆中天章閣待制滕宗諒坐事謫守岳陽一日有刺謁云回巖客子京曰此呂洞賓也變易姓名爾召坐置酒高談劇飲佯若不知者密令畫工傳其狀貌旣去來日使人復召之客舍主人曰先生半夜去矣留書以遺子京子京視之默然不知所言何事也今岳陽樓傳本狀貌清俊與俗本特異

白鶴老松

白鶴老松古木精也李觀守賀州有道人陳某自云一百三十六歲因言及呂洞賓曰近在南嶽見之呂云過岳陽日憩城南古松陰有人自杪而下來相揖曰某非山精木魅故能識先生幸先生哀憐呂因與丹一粒贈之以詩呂舉以示陳陳記其末云惟有城南老樹精分明知道神仙過明日陳行留之不可後年餘李守岳陽因訪前事果城南有老松以問近寺僧曰先生舊題詩寺壁久已摧毀但能記其詩曰獨

自行來獨自坐。無限世人。不識我。惟有城南老樹精。分明知道神仙過。後爲亭松前。曰過仙亭。舊松枯槁。今復鬱茂。得非丹餌之力耶。

六朝事迹

張敦頤

烏衣巷

王榭金陵人。世以航海爲業。一日海中失船。泛一木。登岸見一翁一媪。皆衣皂。引榭至所居。乃烏衣國也。以女妻之。既久。榭思歸。復乘雲軒泛海。至其家。有二燕棲于梁上。榭以手招之。卽飛來臂上。取片紙。書小詩繫於燕尾。曰。誤到華胥國裏來。玉人終日苦懷才。雲軒飄出無消息。洒淚臨風幾百回。來春燕又飛來。榭身上有詩云。昔日相逢冥數合。如今睽遠是生離。來春縱有相思字。三月天南無雁飛。至今歲竟不至。因目榭所居爲烏衣巷。劉禹錫有詩曰。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榭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圖經云。在縣東南四里。晉書王導謝瞻宅。皆在此巷。

郝氏化蛇

郝氏。梁武帝皇后也。崩數月。帝嘗追悼之。晝則忽忽不樂。宵乃耿耿不寐。居寢殿。聞外騷宰聲。視之。乃見一蟒。盤壁上殿。睽睛呀口。以向于帝。帝大驚駭。無所逃遁。不得已蹶然而起。謂蛇曰。朕宮殿嚴警。非爾蛇類所生之處。必其妖孽。欲祟朕邪。蛇爲人語。啓帝曰。蟒則晉之郝氏也。妾以生存嫉妬六宮。其性慘毒。怒一發。則火熾矢射。射物害人。死以是罪。謫爲蟒耳。無飲食可實口。無窟穴可庇身。飢窘困迫。力不自勝。又鱗甲有蟲。啖肌肉。痛苦甚劇。若加錐刀焉。蟒非常蛇。亦復變化而至。不以皇居深重爲阻耳。感帝平昔

眷妾之厚。故託醜形骸。陳露于帝。祈一功德。以見拯拔也。帝聞之。嗚呼感激。既而求蟒。遂不復見。帝明日。大集沙門於殿庭。宣其由。問何法。足以贖其苦。誌公對曰。非禮佛懺。滌悃款不可。帝乃然其言。搜索佛經。錄其名號。兼親杼容思。灑聖翰。撰悔文。共成十卷。皆採摭佛語。削去閑詞。爲其懺禮。又一日。聞宮室內。異香馥郁。良久轉美。初不知其所來。帝因仰視。乃見一天人。容儀端麗。謂帝曰。此則蟒後身也。蒙帝功德。已得生忉利。今呈本身。以爲明驗也。慇懃致謝。言訖而去。此見梁武懺序。

松漠紀聞

洪皓

阿骨打

道宗永年。阿骨打來朝。以悟寶從。與遼貴人雙陸。貴人投瓊不勝。妄行馬骨打憤甚。拔小佩刀欲刺之。悟寶急以手握韜。骨打止得其柄。找其胸不死。道宗怒。侍臣以其強悍。咸勸誅之。道宗曰。吾方示信以待遠人。不可殺。或以王衍縱石勒。張守珪赦安祿山。終致後害爲言。亦不聽。卒歸之。至叛遼。用悟寶爲謀主。骨打且死。囑其子固崙善待之。

大實林牙

遼亡。大實林牙亦降。後與粘罕雙陸爭道。罕心欲殺之。而口不言。大實懼。及旣歸帳。卽棄其妻。攜五子宵遯。詰旦粘罕怪其日高而不來。使召之。其妻曰。昨夕以酒忤大人。畏罪而竄。詢其所之。不以告。粘罕大怒。以配部落之最賤者。妻不肯屈強之。極口謾罵。遂射殺之。大實深入沙子。立天祚之子梁王爲帝而相之。女真遣故遼將余都姑。帥兵經略屯田于合董城。大實游騎數十。出入軍前。部姑遣使打話。遂退。沙子者。

蓋不毛之地。皆平沙廣漠。風起揚塵。至不能辨色。或平地頃刻高數丈。絕無水泉。人多渴死。大寶之走。凡三晝夜。始得度。故女真不敢窮追。遼御馬數十萬。牧于磧外。女真以絕遠未之取。皆爲大寶所得。今梁王大寶皆亡。餘黨猶居其地。

治盜

金國治盜甚嚴。每捕獲論罪外。皆七倍責償。唯正月十六日。則縱偷一日。以爲戲。妻女寶貨車馬。爲人所竊。皆不加刑。是日人皆嚴備。遇偷至。則笑遣之。既無所獲。雖畚鍤微物。亦攜去。婦人至顯入人家。伺主者出接客。則縱其婢妾盜飲器。他日知其主名。或偷者自言。大則具茶食以贖。謂羊酒肴饌之類。次則攜壺。小亦打餅取之。亦有先與室女私約。至期而竊去者。女願留則聽之。自契丹以來。皆然。今燕亦有之。

蒲路虎

蒲路虎。性愛民。所居官。必復租薄征。得蕃漢間心。但時有酒過。後除東京留守。治勃海城。勅令止飲。行未抵治所。有一僧。以椽杙瘦孟遮道而獻。椽杙木多有文縷。多用爲椀。曰。可以酌酒。路虎曰。皇帝臨遣時。宣戒我勿得飲。爾何人。乃欲以此器導我耶。顧左右令窪勃辣駭。彼云。敲殺也。卽引去。行刑者哀其無辜。擊其腦不力。欲令宵遯。而以死告。未畢。復呼使前。僧被血淋漓。路虎曰。所以獻我者。意安在。對曰。大王仁慈正直。百姓喜幸。故敢奉此爲壽。無它志也。路虎意解。欲釋之。詢其鄉。以渤海對。路虎笑曰。汝聞我來。用此相鶻突耳。豈可赦也。卒殺之。又於道遇僧尼五輩。共輦而載。召而責之曰。汝曹羣遊。已冒法。而乃敢顯行吾前耶。皆射殺之。

銀珠哥大王

金國之法。夷人官漢地者。皆置通事。上下重輕。皆出其手。得以舞文招賄。三二年皆致富。民俗苦之。有銀珠哥大王者。以戰多貴顯。而不熟民事。嘗留守燕京。有民數十家。負富僧金六七萬緡。不肯償。僧誦言欲申訴。逋者大恐。相率賂通事。祈緩之。通事曰。汝輩所負不貲。今雖稍遷延。終不能免。苟能厚謝我。爲汝致其死。皆欣然許諾。僧旣陳牒。跪聽命。通事潛易他紙。譯言曰。久旱不雨。僧欲焚身動天。以蘇百姓。銀珠笑。卽書牒尾。稱塞痕者。再庭下。已有牽攏官二十輩。驅之出。僧莫測所以。扣之。則曰。塞痕好也。狀行矣。須臾出郛。則逋者已先期積薪。擁僧於上。四面舉火。號呼稱冤。不能脫。竟以焚死。

五總志

吳 垌

司馬溫公

司馬溫公。昔在西都。每復被獨樂園。動輒經月。諸老時過之。間亦投壺。負者必爲冷淘。然亦未嘗置庖。特呼於市耳。會文潞公守洛。攜妓行春。日邀致公。一日自至獨樂園。吏視公歎息。公怪而詰之。答曰。方花木盛時。公一出數十日。不惟老卻春色。亦不曾看一行書。可惜瀾浪卻相公也。公深愧之。於是遣馬還第。誓不復出。諸老爭來邀公。必以園吏語謝之。公之克己雅素。固絕人遠甚。彼園吏者。亦以突過鄭玄奴婢矣。

夷堅志

洪 邁

孫九鼎

孫九鼎。字國鎮。沂州人。政和癸巳。居太學。七夕日。出訪鄉人段浚。儀於竹柵巷。沿汴北岸而行。忽有金紫

人騎從甚都。呼之於稠人中。遽下馬曰。國鎮久別安樂。細視乃姊夫張煖也。指街北一酒肆曰。可見邀於此。少從容。孫曰。公富人。豈可令窮措大買酒。曰。我錢不中使。遂坐肆中。飲啗自如。少頃。孫方悟其死。問之曰。公死已久矣。何爲在此。我見之。得無不利乎。曰。不然。君福甚壯。乃說死時及孫送葬之事。無不知者。且曰。去年中秋。我過家。令家輩飲酒。自若。並不相顧。我憤恨。傾酒壺擊小女以出。孫曰。公今在何地。曰。見爲皇城司注祿判官。孫喜。卽詢前程。曰。未也。此事每十年一下。尙未見姓名。多在三十歲以後。官職亦不卑。孫曰。公生平酒色甚多。犯婦人者無月無之。焉得至此。曰。此吾之迹也。凡事當察其心。苟心不昧。亦何所不可。語未畢。有從者入報曰。交直矣。張乃起偕行。指行人曰。此我輩也。第世人不識之耳。至麗春門下。與孫別曰。公自此歸。切不得回顧。顧卽死矣。公今已爲陰氣所侵。來日當暴下。宜毋喫他藥。服平胃散足矣。旣別。孫始懼甚。到竹柵巷。見段君。段訝其面色不佳。沃之以酒。至暮歸學。明日大瀉三十餘行。服平胃散而愈。孫後連蹇無成。在金國十餘年。始狀元及第。爲祕書少監。舊與家君同爲通類齋生。至北方屢相見。自說茲事。

鐵塔神

蔚州城內浮圖中有鐵塔神。素著靈驗。郡人事之甚謹。契丹將亡。州民或見其神奔走於城外。亟詣寺視之。神像流汗被體。雖頗驚異。然莫測其故。至夜。神見夢於寺主講師曰。吾奉天符。令拘攝城中合死。連日奔馳。始克就緒。來日午時。女真兵至。破城。城中當死者一千三百有畸。而本寺僧四十餘。和尙亦在籍中。吾久處茲地。平日仰師戒德。輒以他名易之。詰旦從此而逝。庶萬一可脫。講師旣寤。以語寺衆。皆笑其妄。

遂獨挈囊登寺後山顛避之。行約五里，忽憶所遺白金盃，復下至寺，適有修供者，衆競挽留之，曰：「和尚聰明如此，願乃信夢，今檀越在此，正欲和尚升堂演法，無故捨去，則此寺不可爲矣。」況邊上不聞有警，勉徇衆意，齋罷而行，亦何晚耶？僧不得已，遂升堂講畢，各就食。方半，有報女真自草地至，卽圍城，城素無備，不可守，頃刻而陷。僧蒼皇失措，不暇走，兵已大掠城中，人與寺僧死者如神，告之數，講師亦不免。

石氏女

京師民石氏，開茶肆，令幼女行茶，嘗有丐者，病癩，垢汙藍縷，直詣肆索茶，女敬而與之，不取錢。如是月餘，每旦擇佳茗以待，其父見之，怒不逐去，答女，女略不介意，供伺益謹。又數日，丐者復來，謂女曰：「汝能啜我殘茶否？」女頗嫌不潔，少覆於地，卽聞異香，亟飲之，便覺神清體健。丐者曰：「我呂翁也，汝雖無緣盡食吾茶，亦可隨汝所願，或富貴，或壽，皆可。」女小家子，不識貴，止求長壽，財物不乏，既去，具白父母，驚而尋之，已無見矣。女既笄，嫁一管營指揮使，後爲吳燕王孫女乳母，受邑號，所乳女嫁高遵約，封康國太夫人。石氏壽百二十歲。

王天常

元豐中，京師有富人王天常，高魯王家壻也。一夕，夢二急足追至一處，令閉目露坐，無得竊窺人物。吾檢會文字畢，當復來。既行，天常回顧，見門闕甚偉，榜曰「三坤城」，庭下桎梏者頗衆，皆僧道尼，亦有獄吏衛守。復坐移時，急足至，令同行，趨入公府，主者朝服坐，衆吏侍立，問何處來，答曰：「京師一吏稟曰：『誤矣，所追王天常，非京師人，當速令此人歸。』」天常見他吏，乃故友，死已年餘，贖抱一大冊，降階相揖，道舊曰：「公可亟去。」

此非世人所處之地。問冊中何事。曰：記世間生死者。天常再三欲視已事。吏辭不獲。遂開一葉。但見某年月日。以一刀死。急掩卷。令人送出。既寤。爲親戚言之。恐罹非命。積憂成勞疾而終。後人思之。一刀蓋勞字也。

黑風大王

汾陰后土祠。在汾水之南四十里。前臨洪河。連山爲廟。蓋漢唐以來故址。宮闕壯麗。紹興間陷虜。女真統軍黑風大王者。領兵數萬。將窺梁益。館於祠下。腥羶汙穢。盈積如阜。不加掃除。一夕乘醉。欲入寢閣。觀后真容。且有蝶瀆之意。左右固諫弗聽。率十餘奴僕徑往。未及舉目。火光勃鬱。雜煙霧而興。冷逼於人。立不能定。統軍懼。急趨出。殿門自閉。有數輩在後。足蹙爲關。闔剪斷。統軍百拜禱謝。乞以翼旦移屯。至期。天宇清廓。杲日正中。片雲忽從祠上起。震電注雨。頃刻水深數尺。向之糞汙。蕩滌無纖埃。統軍齋潔致祭。捐錢五萬緡。以贖過。士卒死者什二三。

韓郡王薦士

紹興中。韓郡王旣解樞柄。逍遙家居。常頂一字巾。跨駿騾。周游湖山之間。纔以私童史四五人自隨。時李如晦。晦叔。自楚州幕官來改秩。而失一舉將。憂撓無計。常春日。同邸諸人相率往天竺。李辭。以意緒無聊。賴皆曰：正宜適野散悶可也。強挽之行。各假就鞍馬。過九里松。值暴雨。衆悉避。李奔至冷泉亭。衣袂沾濕。愁坐良歎。遇韓王亦來。相顧揖。矜其憔悴可憐之狀。作秦音發問曰：官人有何事縈心。而悒快若此。李雖不識韓。但見姿貌魁異。頗起敬。乃告以實。韓曰：所欠文字。不是職司。否答曰：常員也。韓曰：世忠却有得。

一紙明日當相贈。命小史詳問姓名階位。仍詢居止處。李巽謝感泣。明日一吏持舉牘授之曰。郡王送來。仍助以錢三百千。李遂陞京秩。修牋詣韓府。欲展門生之禮。不復見。

張夫人

張子能夫人鄭氏。美而豔。張爲太常博士。鄭以疾殂。臨終與張訣曰。君必別娶。不復念我矣。張泣曰。何忍爲此。鄭曰。人言那可憑。盍指天爲誓。曰。吾苟負約。當化爲閻。仍不得善終。鄭曰。我死當有變。相可怖畏。宜置尸空屋中。勿令一人守視。經日然後斂也。言之至再三。少焉氣絕。張不忍從。猶遣一老嫗設榻其旁。至夜半。尸忽長歎。自揭面帛。蹶然而坐。俄起立。嫗懼以被蒙頭。覺其尸行步踴蹕。密窺之。呀然一夜又也。嫗旣不可出。震栗喪膽。大聲叫號。家人穴壁觀之。盡呼直宿數卒。持杖環坐於戶外。夜叉行百匝。乃止。復至寢所。舉被自覆而臥。久之。家人乃敢發戶入視。則依然故矣。後三年。張爲大司成。鄧洵仁右丞欲嫁以女。張力辭。鄧公方有寵。取中旨令合婚。成禮之夕。賜真珠複帳。其直五十萬緡。然自是多鬱鬱不樂。嘗晝寢。見鄭氏自窗而下。罵曰。舊約如何而忍負之。我幸有二女。縱無子。胡不買妾。必欲娶何也。禍將作矣。遽登榻。以手拊其陰。張覺痛疾。呼家人至。無所覩。自是若閻然。卒蹈奇變。

宗立本小兒

宗立本。登州黃縣人。世世爲行商。年長未有子。紹興戊寅盛夏。與妻販縑帛抵濰州。將往昌樂。遇夜。駕車於外。就宿一古廟。數僕擊柝。持仗守衛。明旦。蓐食訖。登塗。值小兒可六七歲。遮拜於前。語言獮利。可喜。問其誰家人。自那處來。對曰。武昌邑縣公吏之子也。亡父姓名。是王忠彥。與母氏俱化去。鞠養於他人。將帶

到此潛舍我而去。茲無所歸，必死於狼虎魍魎矣。立本拊之曰：肯從我乎？又再拜感泣，遂收而育之。命名曰神授，兒性質警敏，每覽讀文書，輒憶。又能把巨筆，作一丈闊字，篆隸草不學而成。見名賢古帖墨蹟，稍加摹臨，必曲盡其妙。立本蓋市井小民耳，遽棄舊業而攜此兒行游，使習路歧賤態，藉以自給。後二年之春，至濟南章丘，逢一胡僧，神貌瓌傑，指兒謂立本曰：爾在何處拾得來？立本瞠曰：吾妻實生之，奚乃輕妄發問？僧笑曰：是吾五臺山五百小龍之一也，失之三歲矣。方尋訪見之，爾久留，定掇大禍。吾已密施法禁，彼亦無所復肆其虐。於是索水噴喚，立化爲小朱虵，盤旋於地。僧執淨餅呼神授名，虵即躍入其中。僧頂笠不告而去。立本夫婦思念久而不忘，淮東鈐轄王易之親覩厥異。

趙表之子報

趙令衿，字表之，宣和五年，赴南康司錄。過蘄州，遊五祖山，冒風雨，獨履絕頂，至白蓮池亭，憩磐石上。若夢寐間，見一老僧倚杖而言曰：公此去廬阜無苦，但至晉州，當有哭子之戚。以昔守晉州，因事繫民母，遂失所生子，今報也。言訖不見。表之審非夢所，又思慮未嘗及，而晉在河東，意他時當官於彼，歸爲家人說，嗟異之。自祖山至黃梅縣，翌日以雨不行。幼子善郎忽感疾，縣令吳宇至，偶言邑之因革。白唐時嘗爲南晉州，鮮有知者。表之驚歎，知僧言有證，疑其子必不久。乃許祝髮爲浮屠，越四日，竟死於白湖驛。去邑纔三十餘里，表之親記其事。

萬歲丹

徽州婺源縣懷金鄉民程彬，邀險牟利，儲藥害人，多殺蛇埋地中，覆之以苦，以水沃灌，久則蒸出菌蕈，采

而曝乾。復入他藥。始生者。以食人卽死。恐爲累。不敢用。多取其次者。先以飼蛙。視其躍多寡。以爲度。美其名爲萬歲丹。愚民有欲死其仇者。以數千金密市之。嘗有客至。欲寘毒。誤中婦翁。翁歸而悟。已不可救。彬有弟曰正道。雅以爲非。不敢諫。至徙家避諸數十里外。彬旣老。始悔不復作。稍用僞物代之。藥旣不驗。遂無售者。旣死。貧甚。唯一子丐。食道亡。其後遂絕。嘗有里胥督租。以語侵彬。彬怒。毒而飲之。胥行未幾。腦痛嘔血。亟反臥其門。大呼乞命。彬汲水飲之。卽愈。蓋有物以解其毒也。

段宰妾

段宰者。居婺州浦江縣僧舍。其妻嘗觀於門。有婦人行丐。年甚壯。詢其姓氏始末。自云無夫。亦無姻戚。段妻云。旣如是。胡不爲人妾而乞食。肯從我乎。曰。非不欲也。但人以其貧賤。不肯納耳。若得供執爨之役。實爲天幸。遂呼入。令沐浴。與更衣。遣庖者教以飲膳。旬日而能繼。以樂府訓之。不踰月。皆盡善。調習旣久。容色殊可觀。段名之曰鶯鶯。以爲側室。凡五六年。唯恐其去。一夕已夜。分段氏皆就寢。有自門外呼闈者。我鶯鶯夫也。僕曰。不聞鶯鶯有夫。縱如爾言。俟天明來未晚。何必中夜爲。其人頗怒曰。若不啓門。我當從隙中入。僕大怒。卽叩堂門。以其事語段。鶯鶯聞之。若有喜色。曰。他來也。亟走出。段疑其竄。自篝火追至廳廡。但聞有聲極響。燈卽滅。妻遣婢出視。段已死。七竅皆血流。外戶扃鑰如故。竟不知何怪。浦江人何叔達說予得之程資忠。

吳小員外

趙應之。南京宗室也。偕弟茂之在京師。與富人吳家小員外。日日從游。春時至金明池上。行小徑。得酒肆。

花竹扶疎。器用羅陳。極蕭灑可愛。寂無人聲。當壚女年甚艾。三人駐留買酒。應之指女謂吳生曰。呼此侑觴如何。吳大喜。以言挑之。欣然而應。遂就坐。方舉盃。女望父母自外歸。亟起。三人興既闌。皆捨去。時春已盡。不復再游。但思慕之心。形於夢寐。明年相率尋舊游。至其處。則門戶蕭然。當壚人已不見。復少憩。索酒詢其家曰。去年過此。見一女子。今何在。翁媪顰蹙曰。正吾女也。去歲舉家上冢。是女獨留。吾未歸時。有輕薄少年從之飲。吾薄責以未嫁而爲此態。何以適人。遂悒悒不數日而死。今屋之側有小邱。卽其冢也。三人不敢復問。促飲畢。言旋。沿道傷惋。日已暮。將及門。遇婦人。幕首搖搖而前。呼曰。我卽去歲池上相見人也。員外得非往吾家訪我乎。我父母欲君絕望。詐言我死。設虛冢相給。我亦一春尋君。幸而相值。今徙居城中委巷。一樓極寬潔。可同往否。三人喜下馬偕行。旣至。則共飲。吳生留宿。往來逾三月。顏色益憔悴。其父責二趙曰。汝向誘吾子何往。今病如是。萬一不起。常訴於有司。兄弟相顧。悚汗心亦疑之。聞皇甫法師善治鬼。走謁之。邀同視。吳生。皇甫纔望見。大驚曰。鬼氣甚盛。崇深矣。宜急避。諸西方三百里外。儻滿百二十日。必爲所死。不可治矣。三人卽命駕往西洛。每當食處。女必在房內。夜則據榻。到洛未幾。適滿十二句。會訣酒樓。且愁且懼。會皇甫跨驢過其下。拜揖祈哀。皇甫爲結壇行法。以劍授吳曰。子當死。今歸。試緊閉戶。黃昏時有擊者。無問何人。卽刃之。幸而中鬼。庶幾可活。不幸誤殺人。卽償命。均爲一死。猶有脫理耳。如其言。及昏。果有擊戶者。投之以劍。應手仆地。命燭視之。乃女也。流血滂沱。爲街卒所錄。并二趙皇甫師。皆繫囹圄。鞠不成。府遣吏審池上之家。父母告云。已死。發冢驗視。但衣服如蛻。無復形體。遂得脫。

孫洙字巨源。年十四。隨父錫官京東。嘗至登州謁東海廟。密禱於神。欲知它日科第及爵位所至。夜夢有告之者曰。汝當一舉成名。位在雜學士上。既覺頗喜。然年尚幼。未識雜學士何等官。問諸人。人曰。吉夢也。子必且爲龍圖閣學士。後擢第入朝。歷清近。眷注隆異。數以夢語人。元豐二年。拜翰林學士。賓客皆賀。孫愀然曰。曩固相告矣。翰苑班冠雜學士。吾其止是乎。今日之命。宜弔不宜慶也。纔閱月。省故人城外。於坐上得疾。神宗連遣太醫診視。幸其癒。且以爲執政。後果瘵。上喜。使謂曰。何日可入朝。卽大用矣。省吏聞之。絡繹展謁。冠蓋填門不絕。孫語家人。我指日至二府。神言何欺我哉。臨當朝。顧左右曰。我病久。恐不堪跪起。爲我設茵褥。且肄習之。方再拜。疾復作。不能興。遽扶視之。已絕矣。孫公在時。嘗一日鎖院。宣召者至其家。則已出。數十輩蹤跡之。得於李端愿太尉家。時李新納妾。能琵琶。孫飲不肯去。而迫於宣命。不敢留。遂入院。草三制罷。復作長短句。寄恨恨之意。遲明遣示李。其詞曰。樓頭尙有三通鼓。何須抵死催人去。上馬苦慇懃。琵琶曲未終。回頭凝望處。那更廉纖雨。漫道玉爲堂。玉堂今夜長。或以爲孫將亡時所作。非也。

蔣通判女

錢符字合夫。紹興十三年。爲台州簽判。往寧海縣決獄。七月二十六日。憩於妙相寺。方凭案戲書。有掣其筆者。回顧無所見。是夜睡醒。覺床前彷彿似有物。呼從卒起。張燈作誓。念詰問。遂不見。次夜復至。立於故處。符問之。若果是鬼。可擊屏風。言未既。自上至下。凡擊數十聲。符大懼。命燃兩炬於前。便有大飛蛾撲燈。滅物踞坐。榻床上。背面不語。審視。蓋一婦人。戴圓冠。著淡碧衫。繫明黃裙。狀絕短小。久之不動。符默誦天蓬呪數遍。遽掀幕而出。宿直者迭相驚呼。問其故。曰。有婦人自內出行。甚亟。踐諸人面以過。說其衣服。乃

向所見者符謂已去。且夜艾不暇徙。復就枕。夢前人徑登床。枕其左肩。體冷如冰石。自言我是蔣通判女。以產終於此。強符與合符力拒之。遂寤。次日詢諸寺中寓居郭元章者。言其詳。與符所見無異。設榻處正死所也。

葉若谷

承信郎葉若谷。洪州人。爲鑄錢司催綱官。廨舍在虔州。葉不挈家。獨處泉司簽廳。紹興甲子歲正月十六日未晡時。有女子款扉而入。意態閑麗。前與葉語。初意其因觀燈誤至。未敢酬。恍惚間不覺就睡。女亦至。則並寢。以言挑之。陽爲羞避之狀。已而遂合。凝然一處子耳。良久歡甚。一老嫗自外至。手持錢篋。據胡床箕踞而坐。傍若無人。徑趨床揭帳。以兩手拊席曰。你兩箇好也。葉疑女家人。懼甚。女搖手掩葉口。令勿語。嫗遂退。女迨夜分方去。自是連日或隔日一至。至必少留。葉猶以爲旁舍女子。往來幾兩月。漸覺羸悴。繼得疾。憊甚。徙居就醫。乃絕不至。方初見時。著粉青衫。水紅袴襦。旣久未嘗易衣。然常如新。亦其異也。

林縣尉

紹興初。莆田人林迪功。爲江西尉。秩滿。用捕盜賞。改京官。未得調。時臨安多火。士大夫寓邸中者。每出必挾敕告之。屬自隨。林性尤謹畏。納告袖中。時時視之。初未嘗失墜。然每歸輒不見。則懸賞三十千求之。不經日。必有得而歸之者。如是數四。林亦不能測。獨宿室中。外閒常聞人共語者。怪之。不敢問。一夕辯論喧甚。久之寂然。明旦門不啓。店媪集同邸者。發壁以入。已仆於榻上。旁有剪刀股存。蓋用此以自刺也。林初獲賊時。兩人頗疑似。林欲就其賞。鍛鍊死之。是以獲此報。

史丞相夢賜器

史丞相登科時年恰四十矣。未策名之時清貧特甚。嘗當歲除之夕。隨力享先。既罷就寢。夢若在都城。二
中貴人乘馬來。宣喚甚急。遂隨入大殿下。王者正坐。左右金紫侍立。容衛華盛。中貴引趨謁。稽首拜舞。類
人閒朝儀。殿庭兩傍各設一案。金銀器皿羅陳其上。晶瑩奪目。未幾殿上人傳呼。奉聖旨賜史某金器若
干。銀器若干。凡四百七十件。史倥偬駭異。莫之敢承。兩青衣掖之使拜。乃跪謝而出。中貴復導之還。過巨
川高橋。方陟數板。失足墜水。悸而寤。正旦日以語貝夫人。夫人笑曰。昨夜大年節。民俗所重。我家尙無杯
酒。麪肉。虛度歲華。安得有金銀如是之富。真是姦鬼相戲侮耳。史亦爲之解顏。已而擢紹興乙丑第。踰一
紀始充太學官。至己卯歲。自祕書郎除司封郎。爲建王直講。財三歲際。遇飛龍在天之恩。遂躋位輔相。窮
富極貴。三十餘年。計前後錫賚。正與夢中四百七十之數同。一時所蒙。負絕倫輩。決非偶然。神明其知之
矣。

絳縣老人

周公才。字子美。溫州人。政和初。爲絳州絳縣尉。沿檄晉州。過姑射山。進謁真人祠。方下山。一人草衣丫髻。
道左。睨周曰。尊官大好。然須過六十方快。周時年三十餘。又與絳守同姓。守爲經營薦書數章。自意後任
當改秩。聞其言頗怒。而言不已。益忿忿。取劍欲擊之。忽騰上樹杪。復躍下。入木根穴中。周舉劍擊樹。其人
呼曰。我乃青羊也。與公誠言。何相苦如此。周捨去。會日將暮。卽止山下。邸中有道人先在。以一鶴及僕鐵
鬼自隨。揖周曰。天氣差寒。能飲一杯乎。酒至。冷不可飲。道人畫案作火字。眞杯其上。俄頃卽熱。飲畢。含餘

瀝。嘆。壁。間。復。嘆。周。面。曰。爲。君。祓。除。不。祥。君。今。日。必。見。異。物。具。以。前。事。告。曰。是。矣。是。矣。然。亦。不。足。怪。君。知。之。乎。此。正。昔。所。遇。呂。洞。賓。老。樹。精。輩。也。又。取。鯉。鮓。共。食。時。落。日。斜。照。料。上。鮓。皆。作。五。色。笑。曰。略。見。張。華。手。段。迨。夜。各。就。寢。拂。旦。行。道。人。已。起。曰。欲。與。君。款。語。而。行。李。甚。遽。奈。何。是。日。入。邑。境。薄。晚。不。值。驛。舍。就。民。家。假。室。鐵。鬼。忽。至。曰。先。生。以。昨。日。不。成。款。今。當。相。就。令。我。先。攜。酒。果。來。周。曰。先。生。安。在。曰。至。矣。周。出。迎。遙。望。道。人。跨。鶴。去。地。數。尺。而。行。既。至。民。帥。妻。子。以。下。羅。拜。道。人。亦。慰。接。之。曰。爾。家。皆。無。恙。否。民。跪。白。曰。縣。尉。至。方。患。無。伴。而。先。生。偶。來。某。家。有。麥。麪。適。又。得。驢。肉。欲。作。不。托。爲。供。何。如。道。人。領。之。民。揖。坐。東。向。而。周。爲。客。食。罷。步。至。牆。下。飲。周。連。引。滿。頗。醉。不。覺。坐。睡。及。醒。但。鐵。鬼。在。傍。曰。先。生。不。能。待。已。去。矣。獻。一。桃。甚。大。曰。先。生。令。君。食。此。當。終。身。無。病。後。八。十。年。相。會。於。羅。浮。山。周。遜。謝。且。贈。錢。二。百。大。笑。曰。我。何。所。用。長。揖。而。別。指。顧。間。已。不。見。民。曰。是。古。絳。縣。老。人。也。今。爲。地。仙。時。一。遊。人。間。識。之。者。皆。過。百。歲。某。自。少。獲。見。之。今。亦。八。十。矣。周。始。悔。恨。果。連。蹇。二。十。餘。年。甫。得。京。秩。後。監。進。奏。院。紹。興。十。六。年。以。正。旦。朝。謁。感。疾。召。鄉。人。林。亮。功。飯。具。言。平。生。所。履。乃。及。此。事。又。三。日。而。亡。壽。止。六。十。八。所。謂。羅。浮。再。會。之。語。不。可。曉。云。

周史卿

周史卿。建州浦城人。元祐初。如京師。赴省試。中途遇道者云云。卽歸與妻子入由果山。鍊丹。聲價藉藉。士大夫經山下。無不往見。呂吉甫自建安移宣州。苦足疾不能行。來謁周。周請呂伸足直前爲布氣。令人以扇扇之。少頃足底火熱。炙上徹心。良久痛遂已。凡在山二十年。丹垂成。一夕風雷大作。霹靂甚震。曉視藥爐。丹已失矣。周不意。遂出神求之。謂妻曰。我當略往。七日且復回。未死也。切勿焚我。妻如其言。周平生與

一僧善。僧亦在他山結廬。聞周死。來弔。力勸其妻曰。學道之人。視形骸如糞土。既去矣。安足惜。妻信僧言。泣而焚之。明日而周回。則已無形體可生矣。空中咄咄責其妻而去。異日僧復來。妻以前事告之。僧曰。吾適方聞訃。故來。前日未嘗至。乃悟魔所化也。其家後置周影像於僧舍。日輪一行者。奉香火。必於地得四錢。又留醋一壺。至今不敗。往往爲人取去。然未嘗竭。縣人劉翔云。由果山甚淺隘。氣象索然。非神仙所居也。

張屠父

平江城中草橋屠者張小二。紹興八年。往十五里外黃埭柳家買狗。狗見張屠有喜色。直前拖之。張提其耳。以度輕重。用錢三千得之。狗不待束縛。徑隨張歸。至齊門外。懼其逸。方以索繫之。狗忽人言曰。我乃爾父。又不欠爾債。不可殺我。張醉且困。不省其言。遂以歸。令妻具飯。狗又告其妻曰。新婦來。我乃阿翁也。七八年不見。爾夫妻面。今幸得歸。只欠柳家錢三千。已償了。切不可殺我。爾夫壽甚短。只一二年。宜急改業。後世不可爲人矣。我覺飢甚。可持飯來。妻急以其夫飯分半與之。夫不知也。夫食畢復索。則已無甚。怒妻曰。分一半與阿翁食矣。具以狗言白夫。始大懼。留飼養。不敢殺。三日後。出至蔣氏家。鬻人爲所殺。張屠遂改業爲賣油家作僕云。

島上婦人

泉州僧本僂。說其表兄爲海賈。欲往三佛齊。法當南行三日而東。否則值焦上。船必糜碎。此人行時。偶風迅。船駛。既二日半。意其當轉而東。卽回舵。然已無及。遂落焦上。一舟盡溺。此人獨得一木。浮水三日。漂至

一島畔。度其必死。捨木登岸。行數十步。得小逕。路甚光潔。若常有人行者。久之。有婦人至。舉體無片縷。言語啾嘶。不可曉。見外人甚善。攜手歸石室中。至夜。與共寢。天明。舉大石室。其外。婦人獨出。至日晡時。歸。必齋異果。至其味珍甚。皆世所無者。留稍久。始聽自便。如是七八年。生三子。一日。縱步至海際。適有舟抵岸。亦泉人。以風誤至者。乃舊相識。急登之。時婦人繼來。度不可及。呼其人罵之。極口悲啼。撲地氣幾絕。其人從蓬底舉手謝之。亦爲掩涕。此舟已張帆。乃得歸。

京師異婦人

宣和中。京師士人元夕出遊。至美美樓下。觀者闐咽不可前。少駐步。見美婦人舉措張皇。若有所失。問之。曰。我逐隊觀燈。適遇人極隘。遂迷失侶。今無所歸矣。以言誘之。欣然曰。我在此稍久。必爲他人掠賣。不若與子歸。士人喜。卽攜手還舍。如是半年。嬖寵殊甚。亦無有人蹤跡之者。一日。召所善友與飲。命婦人侍酒。甚款。後數日。友復來。曰。前夕所見之人。安從得之。曰。吾以金買得之。友曰。不然。子宜實告我。前夕飲酒時。見每過燭後。色必變。意非人類。不可不察。士人曰。相處累月。焉有是事。友不能強。乃曰。葆真宮王文卿法師。善符籙。試與子謁之。若有祟。渠必能言。不然。亦無傷也。遂往。王師一見。驚曰。妖氣極濃。將不可治。此祟異絕。非尋常鬼魅比也。歷指坐上。它客曰。異日皆當爲左證。坐者盡恐。士人已先聞友言。不敢復隱。備告之。王師曰。此物平時有何嗜好。曰。一錢篋極精巧。常佩於腰間。不以示人。王卽朱書二符授之。曰。公歸。俟其寢。以一寘其首。一寘篋中。士人歸。婦人已大罵曰。託身於君許久。不能見信。乃令道士書符。以鬼待我。何故。初尙設辭諱。婦人曰。某僕爲我言。一符欲置吾首。一寘篋中。何諱也。士人不能辨。密訪僕。僕初不言。

始疑之。迨夜伺其睡，則張燈裂衣，將旦不息。士人愈窘，復走謁王師，師喜曰：渠不過能忍一夕，今夕必寢。第從吾戒，是夜果熟睡。如教施符，天明無所見，意謂已去。越二日，開封遣獄吏逮王師下獄，曰：某家婦人，瘵疾三年，臨病革，忽大呼曰：葆真宮王法師殺我，遂死。家人爲之沐浴，見首上及腰間篋中，皆有符，乃詣府投牒。云王以妖術取其女，王具述所以，卽追士人，并向日坐上諸客證之，皆同。始得免。王師建昌人。

黃山人

贈太師葉助，縉雲人，爲睦州建德尉。年壯無子，問命於日者黃某，黃云：公嗣息甚貴，位至節度使。然當在三十歲以後，若速得之，亦非令器也。天祐（助字）不樂，後官拱州。黃又至，令以周易筮之，得賁卦。黃曰：今日辰居士，土加賁爲墳字，君當生子，但必有悼亡之戚。果生男數歲，而晁夫人卒，其子卽少蘊也。旣擢第，爲淮東提刑周種堦，周嘗延一黃山人，少蘊命之筮，遇晉卦。黃曰：三年後當學生二女，晉之卦，坤下離上，二陰也。晉之字，從兩口，爻辭曰：晝日三接，三年之象也。俟此事驗，當以前程奉告。少蘊深惡其說，已而果然。自維揚歸，與復見之，少蘊曰：君昔日所言果中，異時休咎，盍以告我。黃曰：公貴人也，自此當徧儀清要，登政府，終於節度使，宜善自愛。少蘊異之，以白乃父。父曰：憶三十年前，有客亦姓黃，爲吾言得汝之期，且謂當建節鉞，豈非此人乎？試使召之，真昔所見者。父子相視而笑。待黃生如神。建炎中，少蘊爲尙書左丞，紹興十六年，年七十，上章告老，自觀文殿學士，除崇慶軍節度使，致仕二年而薨，竟如黃言。

饒州官廨

饒州譙門之南，一官廨，素有怪。紹興十一年，常平主管官韓參居之，延樂平士人胡价爲館客，郡守程進

道亦遣其子從學。會程受代，价納官奴韓秀賂，白程爲落籍。程許之，韓倡乘夜攜酒肴，竊入价書室與飲。且堅囑之，遂得自便。他夕，倡復攜具至，既飲，又徧以餘尊犒從者。自是數至。一夕過三鼓，西鄰推官廳會客散，望价書室燈尙明，呼之，猶與相應答。及天明，則价臥榻上死矣。主人詰問侍童，及外宿直者，皆云每夜有婦人，自宅堂取酒炙以出，意宅中人不，敢言。及旦則去。昨宵已難唱，聞先生大呼，疑其夢魘，不謂遽死。蓋鬼詐爲倡，以惑价，而价不悟。後三年，通判任良臣居之，其女十餘歲，常見二人相攜以行，因大病，急徙出，後以爲驛舍云。

宗本遇異人

僧宗本者，邵武田家子。宣和元年，因餉田行山隴中，遇道人，麻衣椎髻，丐食。本曰：吾父未晡餐，可同至家取食否？道人怒，唾左拇端，抽一劍脅之。本對如初。道人笑曰：獠子可教。解衣帶小瓢，傾紅藥三顆授之。本舉掌欲服，問其二墜地不可得，但嚙其一。道人復笑曰：分止此耳。忽不見。本不復歸家，入進村雙林院，止佛殿上，卽能談僧徒隱事，咸驚異。走告其家，妻子來視，斥去不使入。明日，謹傳一鄉來詢休咎者，系道不絕。郡將以下，咸遣書乞頌。本握筆瞑目，頌立成，筆法清勁可愛。寺僧指爲生佛，欲令久居，以壯聲勢。本曰：吾緣不在是。當往汀州謁定光佛，奮臂便行。至泰寧之豐巖，樂其山水秀邃，亦夢紫衣金章人挽留，遂止不去。縣人共出錢爲祝髮，得廢丹霞院額，標其巖，未幾，羅疇疇老，自沙縣遣信招迎，欣然而往。時李伯紀丞相，自右史斥監邑，征本與頌曰：青共立米去皮。此時節，甚光輝。伯紀罔測，泊靖康初，得君驟拜執政，方悟其語。鄧肅志宏，以諸生見本，本指伯紀謂肅曰：君他日貴由此人。及伯紀登庸，志宏白衣至左正言，本

留沙縣躡年。復還丹霞。建炎四年。伯紀自嶺外歸。見本。本大書机上。作紹興二字。明年果改元。語伯紀曰。茲地血腥。觸人當有兵起。公可居福州。從之。二月。環境盜起。邑落焚劉無餘。二年六月。伯紀帥長沙。過邵武。迂道訪本。本送至建寧。趣其速行。戒之如泰寧。復大書邑廳壁曰。東燒西燒。又連書七七數字。纔出境。江西賊李敦仁。入邑縱火。正七月七日也。本初住丹霞。有飛雀立化于佛前香爐上。疇老爲著瑞雀頌。人以爲師所感。云紹興十六年。豫言某日當去。至期無疾而化。本晚工詩。殖貨不已。尤忝嗇。視出一錢如拔齒。其徒多諫之。曰。此吾宿業也。

桐城何翁

舒州桐城縣何翁者。以貲豪於鄉。嗜酒及色。年五十得風疾。手足奇右不能舉。輿之同郡良醫李百全。幾道家。治療月餘。而病良已。將去。幾道飲之酒。酒半。問之曰。死與生孰美。翁愕然曰。公醫也。以救人爲業。豈不知死不如生。何用問。幾道曰。吾以君爲不畏死耳。若能知死之可惡甚善。君今從死中得生。宜永斷房室。若不知悔。則必死矣。不復再相見也。翁聞言大悟。才歸。卽於山顛結草庵。屏處。卻妻妾不得見。悉以家事付諸子。如是二年。勇健如三十許人。徒步入城。一日行二十里。幾道見之曰。君果能用吾言。如持之不懈。雖未至神仙。必爲有道之士。翁自是愈力。但多釀酒。每客至。與奕。基飲酒。清談窮日夜。凡二十有五年。建炎初。江淮盜起。李成犯淮西。翁度其且至。語諸子曰。急竄尙可全。諸子或顧戀妻孥金帛。又方治裝。未能卽去。翁卽杖策。腰數十錢。獨行至江邊。賊尙遠。猶有船可度。徑隱當塗山寺中。諸子未暇走。而賊至。皆委鋒刃。翁在寺。與鄰室行者善。一日呼與語曰。吾欲買一棺。煩君同往取之可乎。曰。何用此。笑不應。遂買

棺歸寘室內。數自拂拭。又謂行者曰。吾終廬公矣。吾屋後儲所市薪。明日幸以焚我柩。恐有吾家人來。但以告之。行者且疑且信。密察其所爲。至暮臥棺中。自托蓋掩其上。明日就視。死矣。時年七十九。後歲餘。翁有姪。亦脫賊中。訪翁蹤跡。至是寺。方聞其死。翁與中書舍人朱新仲。翌有中外之好。朱公嘗記其事。以授予云。

龐安常鍼

朱新仲租居桐城時。親識間一婦人。妊娠將產。七日而子不下。藥餌符水。無所不用。待死而已。名醫李幾道。偶在朱公舍。朱邀視之。李曰。此百藥無可施。惟有鍼法。然吾藝未至此。不敢措手也。遂還。而幾道之師龐安常。適過門。遂同謁朱。朱告之故。曰。其家不敢屈先生。然人命至重。能不惜一行救之否。安常許諾。相與同往。纔見孕者。卽連呼曰。不死。令家人以湯溫其腰腹間。安常以手上下拊摩之。孕者覺腸胃微痛。呻吟間。生一男子。母子皆無恙。其家驚喜拜謝。敬之如神。而不知其所以然。安常曰。兒已出胞。而一手誤執母腸胃。不復能脫。故雖投藥而無益。適吾隔腹捫兒手所在。鍼其虎口。兒旣痛。卽縮手。所以遽生。無他術也。令取兒視之。右手虎口。鍼痕存焉。其妙至此。

昌國商人

宣和間。明州昌國人。有爲海商。至巨島泊舟。數人登岸伐薪。爲島人所覺。遽歸。一人方瀾。不及下。遭執。以往縛。以鐵繩令耕田。後一二年稍熟。乃不復繫。始至時。島人具酒會其鄰里。呼此人當筵燒鐵箸。灼其股。每頓足號呼。則烘堂大笑。親戚問聞之。才有宴集。必假此人。往用以爲戲。後方悟其意。遭灼時。忍痛齧齒。

不作聲。坐上皆不樂。自是始免其苦。凡留三年。得便舟脫歸。兩股皆如龜卜。

李邦直夢

孫巨源。李邦直。少時同習制科。熙寧中。孫守海州。李爲通判。倅廳與郡闢接。孫季女常遊圃中。李望見。目送之後。每出。聞其聲。輒下車便旋。邦直妻韓夫人。於牖中窺見。屢矣。詰其故。李以實告。一夕夢至圃。見孫女。踵之。不可及。亟追之。躡其鞋。且以花插其首。不覺驚寤。以語韓夫人。韓大慟曰。簪花者。言定之象。鞋者。諸也。君將娶孫氏。吾死無日矣。李曰。思慮之極。故入於夢。寧有是。未幾。韓果卒。李徐令媒者。請於孫公。孫怒曰。吾與李同硯席交。年相若。豈吾季女偶邪。李不敢復言。已而孫還朝。爲翰林學士。得疾將死。客見之。孫以女未出。適爲言。客曰。今日士大夫之賢。無出李邦直。何不以歸之。曰。奈年不相匹。客曰。但得所歸。安暇它問。未及綢繆。而孫亡。其家竟以女嫁之。後封魯郡夫人。邦直作巨源墓誌曰。三女長適李公彥。二在室。蓋作誌時。未爲壻也。邦直行狀。晁無咎所作。實再娶孫氏云。

何丞相

縉雲何丞相（執中）在布衣時。貧甚。預鄉貢。將入京師。無以爲資。往謁大姓假貸。閤人不爲通。捧刺危坐。俟命。主人晝寢。夢黑龍蟠戶外。驚寤。出視。則何公在焉。問之曰。五秀何爲至此。以所欲告。主人舉萬錢贈之。且曰。君異日言歸。無間得失。必過我。何試竟。復造其家。館於外廡。迨日暮。執卷徙倚楹間。主人髣髴又見黑龍蜿蜒而下。攀繞庭柱。就視之。則又何公也。心異之。密告何曰。君且大貴。毋相忘。已而何擢第。調台州判官。有術者。能聽物聲。知吉凶。聞譙門鼓角聲。曰。是中有貴人。誰其當之。或意郡守貳視之。不然。凡

閱數日不可意。一日何乘轎出。術者見之曰。此真貴人。角聲之祥。不吾欺也。何後以徽宗皇帝藩邸恩。至宰相。終於太傅。贈清源郡王。

潘君龍異

縉雲富人潘君。少貧。嘗貿易城中。天且暮。值大雨。急避。止道傍人家。不能歸。因丐宿焉。不知其倡居也。倡夜夢黑龍繞門左。旦起視之。正見潘臥簷下。心以爲異。延入厚禮之。欲與之寢。潘自顧貧甚。方辭。至再三。強之不可。一日醉以酒合焉。自是傾家貲濟之。不問其出入。潘藉以爲商。所至大獲。積財數十百萬。因聘倡以歸。生子擢進士第。至郡守。其家至今爲富室云。

縉雲鬼仙

處州縉雲鬼仙。名英華。姿色絕艷。肌膚綽約。如神仙中人。居主簿廨中。建炎間。主簿王傳表弟齊生者。與之相好。交歡如夫婦。簿家亦時見之。以詰齊。齊笑不答。一日與英偶坐。而簿至。英急入帳中。簿求見甚力。英曰。吾容色迴出世人。若見我。必有惑志。子有室家。恐嫌隙遂成。非令弟比。決不可得見也。居無何。簿妻病心痛。瀕死。更數醫。莫能療。英以藥一劑授齊生。云以飲爾嫂。當有瘳。世間百藥不能起其疾。若不吾信。則死矣。齊先以白簿。簿曰。人有疾而服鬼藥。何耶。妻雖病困。然微聞其言。亟攘藥服之。少頃。卽甦。明日而履地。舉室大感異之。踰年。齊辭歸。英送至臨安城外。曰。帝城多神明。不可入。將告別。英泣曰。相從之久。不忍語離。觀子異日必死於兵。吾授子一炷香。願謹藏去。脫有難。焚之。吾聞香煙。卽來救子。但天數已定。恐不可免爾。既別。而齊生從張王軍淮上。與李成戰。竟死。久之。他盜犯縉雲。吏民奔竄。及盜去。堂吏某中奉

者據主簿官舍。簿乃居山間。英至山間。問簿妻何以未反邑。具以告。英曰。吾能去之。盛飾造中奉宅。因稱主簿侍兒。厲聲譴責。忽不見。中奉大恐。急徙出。嘗有部使者至邑。威嚴凜然。官吏重足。正坐廳事。一婦人緩行廡下。歷階。屣而升。訝之。以詢從吏。皆不敢對。會邑官白事。語之曰。諸君婢媵。不爲隄防。乃令得至此。衆以英爲解懼甚。卽日治行。後轉之丞廳。丞爲所染。沿檄按行經界。英亦同塗。丞未幾死。邑令趙道之。欲去其害。齋戒數日。將奏上帝。英已知之。語令曰。吾非下鬼比也。若我何。俄齋室振動。合家大小皆病。遂不敢奏。至今猶存。（按英華事別見耆舊續聞齊生作曹生）

宣和宮人

宣和中有宮人得病。譫語持刃縱橫。不可制。詔寶籙宮法師治之。不效。盡訪京城道術者。皆莫能措手。於是閉之空室。不給食。如是數年。有程道士者。從龍虎山來。或以其名聞。命召之。上曰。切未可啓戶。彼挾刃將傷人。道士請以禁衛數百。執兵仗圍其室。三匝。隔門與之語。且投符使服。宮人笑曰。吾服符多矣。其如子何。遂吞之。已而稍定。曰。此符也得。道士遂啓門。宮人饒饒不已。然旣爲符所制。不能出。道士以刀割地爲獄。四角書火字。叱之曰。汝爲何鬼所憑。盡以告我。不然。舉輪火焚汝矣。不肯言。取火就四角延燒。始大叫曰。幸少寬我。將吐實。道士爲滅去兩角火。乃言曰。吾亦龍虎山道士。死而爲鬼。凡丹呪法籙。皆素所習。故能解之。不意仙師有眞符。今不敢留。願假數日而去。道士怒曰。宮禁中豈宜久此。必速去。卽入奏曰。此鬼若不誅殛。必貽禍他處。非臣不可治。遂縛草爲人。書牒奏天。訖。斬之。宮人卽蘇。

楊大同

楊大同。懷州人。未第時。隨兄官下。嘗與兄之小兒。肩輿爲戲。兒已下轎。楊揭簾。見婦人抱幼女坐轎中。大驚異。卽以兄子歸。急出外舍。思所以挑招之策。旋踵問婦。已在臥內。笑曰。在此待子。遂與之狎。問其故。曰。我某家婦。夫行役不歸。累年。以子獨居。故逸而從子。子勿泄。勿娶。我雖久此。外人不能知。自是與同寢食。歷數月。楊顏色日枯悴。兄家疑之。亦嘗開夜榻人聲。意有淫厲。呼道士以天心六丁符籙治之。婦忽變形。作可畏相。欲殺楊。楊哀鳴懇拜曰。請後不敢。遂如初。少時。自垂泣辭去。曰。我乃爾三生前妻。此女爾女也。爾爲商往他州。顧戀倡女。不知還。我貧困不能自存。攜此女赴井死。訴之帝。帝令天獄口法曰。爾逐利忘家。致妻子死於非命。雖有別善業。當登科。然終不能享。自此十年間。將受報。我以前緣未斷。來尋盟。今數盡。當去。亦從此受生矣。出門卽不見。紹興五年。楊登科。再仕爲廣西帥。屬以事至柳州。過靈文廟。廟祝請入謁。楊不可。祝曰。不然。神且譴怒。楊叱之。徑謁太守。飲湯未畢。盞落手而仆。卽死。皆云柳侯所怒。不知其向來事。相距正十年云。

婦人三重齒

鄭公肅右丞（雍）姪某。家於拱州。時京東饑。流民日過門。有婦人塵土其容。而貌頗可取。鄭欲留爲妾。婦人曰。我在此。飢困不能行。必死。於是得爲婢子。幸矣。乃召女僮立券。盡以其當得錢。爲市脂澤衣服。婦人慧而麗。鄭嬖之。凡數月。一夕大雷雨。聞寢門外人呼曰。以向者婦人見還。此是餓死。數不當活。鄭初猶與問答。已而悟其怪。拒不應。且而念之。欲遣去。又戀戀不忍。計未決。他夜扣門者復至。鄭罵曰。何物怪鬼。敢然。任百計爲之。我終不遣。相持累夕。婦人忽苦齒痛。通夜呻吟。天明視之。已生齒三重。極聲牙可畏。鄭

氏皆懼。卽日遣出。形狀既異。無復有敢取之者。竟死於丐中。會稽唐闕信道。鄭出也。云少時聞母言云然。而失其舅名。

陳昇得官

邵武威果卒。陳昇嗜酒。嘗大醉。感其身世微賤。歎曰。何日脫此厄。少頃。如夢非夢。有人告曰。明日爲官人。何歎也。昇明且醒。能憶其語。曰。鬼神戲我如此。我何從得官。其日薄暮。欲至軍校之舍。聞一卒與軍校耳語。卒旣出。昇隨其後。與俱至酒家飲。又與之錢。稍醉。問之曰。爾適告管營何事。卒具以語之。曰。營中某人等謀亂。欲以夜半燒譙門。伺太守出救火。卽殺之爲變。昇亟與之同謁軍校。三人偕列名走告於郡。郡守亟召兵官。密將他營兵。如狀中人數捕之。皆獲。獄具悉斬之。告者皆得官。昇爲承信郎。時紹興十三年。

建德妖鬼

祁門汪氏子。自番陽如池州。欲宿建德縣。未至一舍間。過親故居。留與飲。行李已先發。飲罷。獨乘馬行。遂迷失道。與從者不復相值。深入支徑。榛莽中。日且曛黑。數人突出執之。行十里許。至深山古廟中。反縛於柱。數人皆焚香酌酒。拜神像前。有自得之色。禱曰。請大王自取。乃扃廟門而去。汪始知其殺人祭鬼。悲懼不自勝。平時習大悲呪。至是但默誦乞靈而已。中夜大風雨。林木振動。聲如雷吼。門軋然豁開。有物從外入。目光如炬。照映廊廡。視之大蟒也。奮迅張口。欲趨就汪。汪戰栗誦呪愈苦。蛇相去丈餘。若有礙其前。退而復進者三。弭首徑出。天欲曉。外人鼓簫以來。欲飲神胙。見汪依然。大駭。問故。具以事語之。相顧曰。此官人有福。我輩不當得獻。解縛謝之。送出官道。戒勿敢言。汪旣脫。竟不能窮其盜。

晁安宅妻

鄧州晁氏大族也。相傳云自漢以來居南陽。劉先主嘗從貸錢數萬緡。諸葛孔明作保。立券猶存。其家建炎二年。鄧殘於胡兵。或俘或死。晁氏男女數百人。皆囚以北。至汾州青灰山。爲紅巾邵伯邀擊。盡失所掠而去。晁安宅之妻某氏。并其女及乳母。皆爲邵之黨王生所得。張丞相宣撫陝蜀。邵舉軍來降。王生爲右軍小將。與晁婦同處於閫中。閫有靈顯王廟。婦與乳嫗。以月二日往焚香。嫗視道上一丐者病。以敝紙自蔽。形容甚悴。諦觀之。以告婦曰。有丐者。絕類吾十一郎。遣詢其鄉里。姓行果安宅也。婦色不動。令嫗持金釵與之。約十六日復會。且戒無易服。及期相見。又與金二兩。曰。以其半詣宣撫司投牒。其半買舟置某所。以待我。安宅旣通訴。宣撫下軍吏逮王生。會王出獵。婦攜己所有直千緡。與嫗及女。赴安宅舟。順流而下。王生家貲巨萬。一錢不取也。王晚歸。不見其妻。而追牒又至。視室中之藏。皆在。喟然曰。素聞渠爲晁家婦。今往從其夫。理之常也。了不以介意。晁氏夫婦離而復合。如初。婦人不忘故夫。於丐中求之。古烈女可也。惜逸其姓氏。王雖武夫。蓋亦知義理可喜者。

蛇王三

方城民王三善捕蛇。每至人門。則能知其家蛇多少。見在某處。有爲害者。取食之。人目爲蛇王三。方城令得一蛇。召之使食。爲爪所傷。抉二齒。近村民苦毒蟒。出沒爲害。釀金十萬。命王作法以捕。王畫地爲三溝。語人曰。若是常蛇。越一溝卽死。極不過二。如能歷三溝。則我反爲所噬矣。旣而蛇徑前無所畏。欲就王。王甚窘。亟脫袴中裂之。蛇分爲兩死焉。嘗適麥陂村。謂富室曰。君家有巨黑蛇。方旺財。不宜取。富室欲驗其

言強使取之。王書片紙，命其人投於厨後牆左角小穴，呼曰：「她王三喚汝，卽急走，勿反顧，恐傷汝。」其人不信，投紙畢，少留觀之，則巨黑蛇已出，其人驚仆。她從旁徑出，至王所，王袖之而行。其家自是果破。予婦家居麥陂，數呼之至，建炎盜起，不知所終，或以爲她精云。

辛中丞

辛企李次膺紹興八年，自右正言出爲湖南提刑，舟到武昌，大將岳飛來江亭通謁，辛以道上不見賓客爲解，岳不肯去，良久不獲已見之，卽欲以明日具食，殊懇切不得辭，旣宴，酒三行，延辛入小閣，盡出平生所被宸翰，凡數百紙，具言眷遇之渥，執辛手曰：「前夕夢爲棘寺逮對獄，獄吏曰：『辛中丞被旨推勘，驚寤，遍體流汗，方疑懼不敢以告人。』而津吏報公至，公自諫官補外，他日必爲獨坐，飛或不幸下獄，願公救護之。」辛悚然不知所對，纔罷酒，卽解維，後數年，飛罷副樞，奉朝請，故部將王貴迎時相意，告其謀叛，繫大理獄，命新除御史中丞何伯壽（鑄）治其事，方悟昨夢，乃新中丞也。何公後辭避不就，乃以付万俟卨相云。

豬精

紹興十年春，樂平人馬元益赴大理寺監門，與婢意奴俱行，至上饒道中，同謁一神祠，丐福，是歲六月，婢夢與馬至所謁祠下，有親事官數輩，傳呼曰：「大卿請指前高樓云。」大卿在彼宰豬爲慶會，召寮屬，明日馬以語寺卿，周三畏意建亥之月，常有遷陟，明年冬，寺中作制院，鞠岳飛，遇夜，周卿往往閒行至鞠所，一夕月微明，見古木下一物，似豕而角，周疑駭，卻步，此物徐行往獄旁小祠而隱，經數夕復往，月甚明，又見前怪，首上有片紙，書發字，周謂獄成，常有恩渥，旣而聞岳之門僧惠清言，岳微時居相臺，爲市游徼，有舒翁

者善相人。見岳必烹茶設饌。嘗密謂之曰：君乃豬精也。精靈在人間，必有異事。它日當爲朝廷握十萬之師，建功立業。位在三公。然豬之爲物，未有善終，必爲人屠宰。君如得志，宜早退步也。岳笑不以爲然。至是方驗。

衛達可再生

衛仲達字達可，秀州華亭人。爲官職時，因病入冥府。俟命庭下，四人坐其上。西嚮少年者呼曰：與它檢一。檢三人難之。少年曰：若不檢，如何行遣？三人曰：渠已是合還，何必檢？恐出手不得爾。少年意不可回，呼朱衣吏諭意。吏捧牙盤而上，中置紅黑牌二。紅者金書善字，黑者白書惡字。少年指黑牌，吏持以去。少焉，數人捧簿書盈庭，一秤橫前，兩首皆有杵。吏舉簿，奠東杵，杵重壓至地，地爲動搖。衛立不能安，三人皆失色。曰：向固云不可檢，今果爾。奈何？少年亦慘沮，有悔意。須臾曰：更與檢善看。吏又持紅牌去。忽西北隅微明，如落照狀。一朱衣道士捧玉盤出，四人皆起立。道士至，居中而坐，望玉盤中文書，僅如筭大。吏持下，奠西杵，杵亦壓地。而東杵高舉向空，大風歛起，捲其紙蔽天。如烏鳶亂飛，無一存者。四人起相賀，命席延衛坐。衛拱手曰：仲達年未四十，平生不敢爲過惡，何有簿書充塞如此？少年曰：心善者惡輕，心惡者惡重。舉念不正，此卽書之，何必真犯？然已灰滅無餘矣。衛謝曰：是則然矣，敢問善狀何事也？少年曰：朝廷興工修三山石橋，君曾上書諫，此乃奏稿也。衛曰：雖曾上疏，朝廷不從，何益於事？曰：事之在君盡矣。君言得用，豈只活數萬人命？君當位極人臣，奈惡簿頗多，猶不失八坐，勉之。遂遣人導歸。衛後至吏部尙書。

車四道人

蔡元長初登第，爲錢塘尉，巡捕至湯村，薄晚休舍，有道人狀貌甚偉，求見蔡，平日喜接方士，亟延與語，飲之酒而去。明日宿它所，復見之。又明日泊近村，道人復至，飲酒盡，數斗，懇曰：「夜不能歸，願托宿可乎？」蔡始猶不可，其請至再，不得已許之。且同榻，命蔡居外，已處其內，戒曰：「中夜有相尋覓者，勿告言。」蔡意其姦盜亡命，將有捕者，身爲尉，顧匿之不便也。然無可奈何，輾轉至三更，日不交睫，聞舍外人聲，俄頃漸衆，遂排戶入，曰：「車四元在此，何山可耐，欲就牀擒之。」或曰：「恐并損牀。」外人帝必怒，吾屬且獲罪。蔡大恐，起坐呼衆吏，無一應者。道人安寢自如，撼之不動。外人云：「又被渠擲了六十年，可怪可怪，咨嗟良久。」聞室內如揭竹紙數萬番之聲，雞鳴乃寢，呼從者始應。問所見，皆不知。道人巖然興謝曰：「某乃車四也，賴公脫此大厄，又可活一甲子，已度世三次矣。自此無所患，公當貴窮人爵，吾是以得免。如其不然，與公皆死矣。念無以爲報，吾有藥能化紙爲鐵，鐵爲銅，銅爲銀，銀又爲金，公欲之乎？」蔡拒不受，強語乾汞之術，曰：「它日有急，當用之。天且明，別去，後不復見。」蔡唯以其說傳中子脩。蔡死，脩家竄廣西，賴是以濟。蔡之客陳丙嘗爲象郡守云然。

碧瀾堂

南康建昌縣民家，事紫姑神甚靈，每告以先事之利，或云下江茶貴可販，或云某處乏米，可載以往，必如其言，獲厚利。一日晝來，曰：「來日貴客至，宜善待之。」其家夙戒子弟奴僕，數輩候門，盡日無來者，將闔門而一丐者至，卽延以入，爲具沐浴更衣。丐者雖喜過望，而懼其家或事神殺己，懇請曰：「雖乞丐至賤，亦惜微命，幸貸其死。」主人告以昨日之故，丐者曰：「若然，幸復致禱，將得自詢之。」始焚香而神至，書九字於紙上，曰：

吁君忘碧瀾堂之事乎。丐者觀之，則悶絕。久之方蘇。泣而言：少年時本富家子，與一娼有終身之約。憚父母不容，遂挾以竄。已而窘窮日甚，又慮事敗，因至吳興游碧瀾堂，乘醉推娼入水，遂亡命行丐。今公家所致，蓋其冤也。言已復泣。其家贈以數百金遣去。自是不復事神云。

升平坊官舍

洪州升平坊一官舍，多怪。紹興二十一年，空無人居。有鬻冠珥者過後門，二婦人呼之入，徧閱所貨物，買二冠。先償半直，會自大門取餘金，鬻者信之。至前候伺，守舍老兵扣其故，具以告。兵曰：此空室耳，安得有所謂婦人者。率與俱入，堂宇凝塵如積。二冠高掛壁間，始悟爲鬼。出視所償錢，亦無有矣。又一年，予族弟燿爲江西漕，屬居之。其姪城夜被酒如廁，見桃樹下人白髮鬚髻，身甚大，箕踞而坐。城方醉不問，及從廁還，尙如故。漸近漸小，僅高數寸，叱之乃滅。

晏氏媪

晏元獻家老乳媪燕氏，在晏氏數十年，一家頗加禮。旣死，猶以時節祭之。嘗見夢曰：冥間甚樂，但衰老須人挾持，苦乏使耳。其家爲畫二婦人焚之，復夢曰：賜我多矣，奈軟弱不中用何。其家感異，囑匠者厚以紙爲骨，且繪二美婢。它日來謝曰：新婢絕可人意，今不寂寞矣。明年寒食，家人上塚歸，復夢曰：向所得婢，今又捨我去。曰：何得爾。曰：初不欲言，以少年淫蕩，皆爲燕三誘去。家人曰：燕三人也，安得取媪侍女。曰：亦已來矣。曰：然則當爲辦之，不難也。明日相語，皆大笑。燕三者媪姪也，素不檢，自媪死不復聞其在。亡遣詢之，果已死。遂復畫二老者與之，又來致謝。蓋前後五夢，而得二老婢云。

鄭峻妻

鄭峻字敏叔。福州人。寶文閣待制閻中之子也。先娶王氏。生一女秦娘。王氏且死。執夫手囑之曰。切勿再娶。善爲我視秦娘。既卒。鄭買妾以居。久之。京師有滕氏女。將適人。鄭聞其美。乃背約納幣。一日將趨朝。尚未起。見王氏入其室。自取兀子坐牀畔。以手掛帳。拊鄭與語。死生契闊。且問再娶之故。鄭曰。家事付一妾。殊不理。不免爲是。王曰。旣已成約。吾復何言。若能撫養秦娘。如我在時。亦何害。吾不復措意矣。又語過。去它事甚悉。忽曰。盛寵已來。呼君當上馬矣。遂去。鄭急問之曰。何時當再會。曰。更十年。於江上舟中相見。鄭明日與其弟語。悲歎不樂。然卒婚滕氏。建炎初。自提舉湖南茶鹽罷官。買巨杉數千枚。如維揚。時方營行在官府。木價踴貴。獲息十倍。未幾。金虜犯揚州。人多竄徙。鄭以錢爲累。戀戀不肯去。乃謀買舟泛江而下。而江中舟如織。不得前。又聞寇已至。急復入城。買金百餘兩。纔出門。胡騎已在後。鄭乘馬馳去。一騎自後射之。鄭回顧曰。我鄭提舉也。不可害我。騎知其官人。追及之。投以刀。卽墜馬。騎取金而返。鄭創甚。困臥草間。僕走視之。已不可救。兩日死。鄭無子。去王氏所言正十年。

化成寺

沈持要爲江州彭澤丞。紹興二十四年六月。被檄往臨江。過湖口縣六十里。宿於化成寺。已就客館。至夜訪主僧。僧留止丈室。別榻。方談客館之怪。曰。舊有旅襯在房中。去年一客投宿。望棺中有光。頗駭。起坐。凝思諦觀。覺光中如人動作狀。愈恐。所居鄰佛殿。客度且急。則當開門徑趨殿上。方啓帳。伸首次。棺中之鬼亦揭棺伸首。客下一足。鬼亦下一足。客復收足。鬼亦然。如是數四。客惶駭。知不可留。急走出。鬼起逐之。客

入殿環走。且大呼乞救。羣僧共赴之。未至。客氣乏仆地。幾爲所及。鬼忽與殿柱相值。有聲鏗然。遂寂無所聞。僧至扶客起。就視其物。則枯骨縱橫碎於地矣。它日死者之家來。疑寺中人發其柩。訟於官。數月乃得解。

土偶胎

仙井監超覺寺九子母堂。在山巔。一行者姓黃。主給香火。願土偶中乳婢。乳垂於外。悅之。每至必摩拊咨惜。一旦偶人口動。遂起行。攜手入屏後狎昵。自是日以爲常。累月矣。積以臥病。猶自力登山不已。主僧陰伺之。至半山。卽有婦人迎笑。明日尾其後。婦人復至。以拄杖擊之。鏗然仆地。於碎土中得一兒胎。如數月孕者。令行者取歸。暴爲屑和藥以食。遂愈。

永康娼女

永康軍有娼女。謁靈顯王廟。見門外馬卒頎然而長。容狀偉碩。兩股文繡飛動。諦觀慕之。眷戀不能去。至暮家人強挽以歸。如有所失。意忽忽不樂。過一夕。有客至求宿。其儀觀與所慕丈夫等。娼喜不勝情。自以爲得客晚。其人遲明卽去。黃昏復來。留連數宿。忽泣曰。我實非人。乃廟中廐卒也。以爾悅我故。犯禁相就。屢不赴夜。直爲主者所糾。得罪。明日當杖脊流配。至時過爾家門。幸多買紙錢贈我。娼亦許之。如期。此卒荷鐵校。血流滿體。刺面曰配某處。二健卒隨之。過辭娼家。娼設奠焚錢。哭而送之。他日詣廟。偶人仆地矣。

解三娘

興州後軍統領趙豐。紹興二十七年春。以帥檄按兵諸郡。次果州。館於南充驛。命吏置榻中堂。驛人前白

曰是堂有怪。夜必聞哭聲。常時賓客至此。多避不敢就。但舍於廳之西閣。豐笑曰。吾豈畏鬼者耶。竟寢堂上。至夜間。哭聲從外來。若有物直赴寢所。豐曰。汝豈有冤欲言者乎。言之。吾爲汝直。否則亟去。頃之又來。羣從者皆聞履聲。趾趾然。明日以語太守王中孚。中孚曰。王以爲妄也。是夕赴郡宴。夜歸。方酒酣。未得寐。倚胡牀以憩。一女子散髮在前。立曰。妾乃解通判女三娘者也。名蓮奴。本中原人。遭亂入蜀。失身於秦司茶馬李恣戶部家。實居此館。李有女嫁郡守馬大夫之子紹京。以妾爲媵。不幸以姿貌見私於馬君。李氏告其父。杖妾至死。氣猶未絕。卽命掘大窖。倒下妾屍。瘞之。今三十年矣。幸將軍哀我。使得受生。豐曰。汝死許久。士大夫日日過此。何不早自直。曰。遣體思葬。未嘗須臾忘。是間有神司守。不許數出。十年前。妾夜哭出訴。地神告曰。後有趙將軍來此。是汝冤獲伸之時。日夜望將軍至。故敢以請。豐曰。果如是。吾當念之。女謝去。遣人隨視之。至堂外牆下。沒不見。明日召僧爲誦佛書。作薦事。遂行。晚至潼川之東關縣。止縣驛。女子復在前。已束髮爲高髻。豐曰。吾旣爲汝作佛事。何爲相逐。曰。將軍之賜。固已大矣。但白骨尙在堂外牆下。非將軍誰爲出之。豐曰。吾爲客。又已去彼。豈能爲汝出力。胡不訴於郡守王郎中。曰。非不知也。戟門有神。明詎容輒入。然妾之冤。非王郎中不能理。非將軍爲地。何以達於王郎中乎。妾骨不出。則妾不得生。使妾骨獲出而得生。在將軍一言。宛轉間耳。豐又許之。再具其事。走介白王守。王乃訪昔時李戶部所使從卒。獨有譚詠一人在。委詠訪其骨。詠率十數兵來牆下。發土求之。凡兩日。迷不得所在。詠致一巫母問之。巫自稱聖婆。口作鬼語。呼詠責曰。汝當時手埋我。豈眞忘所在耶。今發土處卽是。但尙淺耳。當時倒下我。蓋以木床。木今尙在。若得木骨。卽隨之。頂骨最在下。千萬爲我必取。我不得頂骨。不可生。詠驚怖伏狀。又

明日果得屍。郡爲徙葬於高原。時紹京爲渠州鄰水尉。未幾就調普州推官。見解氏來說當日事。紹京繼踵亦卒。關壽卿（耆孫）初赴教官。適館於此。嘗爲作記。虞井甫爲渠州守。紹京正作尉云。

峽山松

廣州清遠縣之東峽山寺。山川盤紆。林木茂盛。有古飛來殿。殿西南十步許。大松傍崖而生。婆娑偃蓋。大觀元年十月。南昌人皇城使錢師愈。罷廣府兵官北還。艤舟寺下。從者斧松根取脂照夜。明年殿直錢吉老。自廣如連州。過寺。夢一叟鬢鬚幡然。面有愁色。曰。吾居此三百年。不幸值公之宗人。不能戢從者。至斧吾膝。以代燭。使我至今血流。公能爲白方丈老師。出毫髮力補治。庶幾盲風發作。無動搖之患。得終天年。爲賜大矣。吉老問其姓氏及所居。曰。吾非圓首方足。乃植物中含靈性者。飛來之西南。卽所處也。幸無忘吉老。覺疑其松也。以神異彰灼。須寺啓關。將入告。時曉鐘未鳴。復甘寢至明。則舟人解纜已數里。悵然不能忘。過滄光。以語令建安彭鈺。政和二年。鈺解官如廣府。過寺。卽以吉老言訪之。果見巨松。去根盈尺。皮膚傷剝。膏液流注不止。蓋七年矣。乃白主僧和土以補之。圍大竹護其外。曲江人胡愈。作松夢記述其事。予嘗往來是寺。松至今猶存。

楊靖償冤

臨安人楊靖者。始以銜校部花石至京師。得事童貫。積官武功大夫。爲州都監。將滿秩。造螺鈿火饋三合。窮極精巧。買土人陳六舟。令其子十一郎。費入京。以一供禁中。一獻老蔡。一與貫。以營再任。子但以一進御。而貨其二於相國寺。得錢數百千。爲游冶費。愆期不歸。靖望之久。乃解官北上。遇諸宿泗間。子畏父責。

己。乃曰。所獻物皆爲陳六所賣。兒幾不得免。靖信之。至京呼陳六詰問。陳答語不遜。靖杖之。方三下。陳呼萬歲。得釋。還至舟。謂其妻曰。楊大夫不能訓厥子。翻以其言罪我。我不能堪。遂赴汴水死。靖得州鈐轄。以歸。都轉運使王復。領應奉局。辟靖兼幹官。當留使院中。時宣和七年也。是歲四月某日。靖在僉廳。有綱船挽卒。醉相毆。破鼻出血。突入漕臺。紛紛間。靖矍然。如有所覩。急趨入屏後。遂仆地。舁歸家。卽臥病。語言無緒。不食。時臨平鎮有僧。能以穢跡法治鬼。與靖善。遣招之。至則見鬼曰。我梢工陳六也。頃年以非罪爲楊大夫所殺。赴愬於東嶽。嶽帝命自持牒追逮。經年不得近。復還白。帝怒。立遣再來。云。楊靖不至。汝無庸歸。今又歲餘矣。公門多神明。久見墜遏。前日數人被血入土地。輩皆驚避。乘間而進。乃得至此。僧諭之曰。汝他生與是人。有冤。今世故殺汝。汝又復取償。翻覆無窮。何時可已。吾令楊氏飯萬僧。營大水陸齋。薦謝汝。汝捨之何如。鬼拜而對曰。疇昔之來。苟聞和尙此語。欣然去矣。今已貽怒主者。懼反命。則冥冥之中。長無脫期。非得楊公不可也。僧無策可出。視靖項下有鎖。曰。事已爾。姑爲啓鑰。使之飽食。且理家事可乎。許諾。乃拔鎖。靖卽起如平常。然與僧纔異處。則復昏困。數日死。富陽人吳興舉。舊爲吾家僕。親見靖病及其死云。

乘氏疑獄

興仁府乘氏縣豪家傅氏子。歲販羅綺於棣州。因與一倡狎。累年矣。嫗獨不樂。禁止之。倡忿怨。自絞死。傅子不知也。一旦遇之於乘氏。曰。我爲養母所虐。不可活。訟於官。得爲良人。脫身來相就。君能納我乎。傅子喜。慮妻妬不容。爲築室於外。明年復往棣州。詢舊游。息耗聞其死甚駭。然牽於愛。溺於色。迷不省。口語藉

藉妻始得知之。懼其夫以鬼死也。傅有弟。頗壯勇。與嫂謀。刻日欲殺之。具酒殺。使夜飲而伺於外。傅坐室中。東偏。婦人居西。坐已定。弟挾刃徑趨西邊。且至。手誤觸燈滅。暗中刺刃而出。暨燭至。則傅子流血洞腋死矣。婦人無所見。縣捕兩人下獄。劾以殺夫及兄。且鞠姦狀。期年不得情。任信孺（古）與諸傅往來。親見其事。府以爲疑獄。上諸朝。時宣和七年矣。會京師多故。不暇報。竟不知爲如何也。

李舒長僕

福州寧德人李舒長。字季長。政和初。偕鄉里五人。補試京師。共雇一僕。曰陳四。僕愿而朴。多遲鈍。不及事。四人者。日日訶責。惟李不然。且時與酒錢慰恤之。既至京。四人皆中春選。李獨遭黜。及秋。始入學。而僕謝去。又二年。李謁告。至保康門內。聞有再呼李十一。祕校者。回顧則陳四也。邀李詣食肆。食畢。李亟欲去。陳問故。李曰。比日窘索。謀鬻少物耳。陳遺以銀一笏。曰。姑用之。不必外求也。越數日。又遇於馬行市中。邀飲於莊樓。告李曰。觀郎之分。不應登第。若學道當有所得。李曰。我不遠數千里游學。須得一官歸。爲父母榮。何謂學道。且汝僕隸也。何從知之。陳曰。自前歲別後。隨一道人。給薪水。道人攜我先人崆峒山。授以要法。且使我物色求人。我告以公平生所爲。頗有意。今能同一往否。因口授養生旨訣。皆簡易徑妙。然李卒不肯從。復出銀一笏與之。遂去。絕不再覩。李自是亦無意於世。以表兄余丞相（深）恩。補官隱居。不仕。嘗游縣之支提山。謁天冠千佛。行深山中。奏瀾無水盥手。方折草接莎。一人在傍。持銅槃盛水。以奉之。又執布巾以進。見其手青色。面亦然。不覺顧之笑。青面者亦笑。已而隱不見。蓋山靈所爲也。

天津丐者

王樓者，邵武人，赴調京師，過天津橋，遇丐者爲人毆擊甚苦，王問之，曰：負錢五百，久不償我，王惻然，爲以囊中錢代償而去。他日復至橋上，丐者探懷取一餅餉之，王惡其衣服垢膩，鼻涕垂頤，謝不取。他日又見拉王訪其家，家乃委巷窮閭，敗席障門，亦具酒果爲禮，王復不食。旣得官南還，行汴堤上，大風雨作，跬步不可前，望道間小旗亭，亟下車少駐，主人出迎，審其貌，則向丐者也，相見良悅，酌杯酒以進，王念曩日穢污，終不肯飲，其人曰：天氣苦寒，非酒無以禦，公強爲我酬此，再三持勸，訖不濡吻，其人殊怏怏，乃包果實數種爲贈，曰：姑以是別。王不忍重違，勉受之。上車數步，欲授其僕，覺甚重，啓視之，桃李石榴皆黃金也，方悟爲異人，大痛恨，以手擣雙目而哭，丐者又至，曰：此自官人無仙骨耳，去此二十年，當再訪公，勿恨也。指顧問，酒家與人皆不見。後二十年，以餌丹砂，疽發背死。

毛烈陰獄

瀘州合江縣趙市村民毛烈，以不義起富，他人有善田宅，輒百計謀之，必得乃已。昌州人陳祈，與烈善，祈有弟三人，皆少慮，弟壯而析其產也，則悉舉田質於烈，累錢數千緡，其母死，但以見田分爲四，於是載錢詣毛氏，贖所質，烈受錢，有乾沒心，約以他日取券，祈曰：得一紙書爲證，足矣。烈曰：君與我待是耶，祈信之。後數日往，則烈避不出，祈訟於縣，縣吏受烈賄，曰：官用文書耳，安得交易錢數千緡，而無券者？吾且言之，令決獄，果如吏旨，祈以誣罔受杖，訴於州，於轉運使，皆不得直，乃具牲酒，誣於社，夢與神遇，告之曰：此非吾所能辦，盍往禱東嶽行宮，當如汝請。旣至殿上，於幃幃蔽映之中，屑然若有言曰：夜間來，祈急趨出，迨夜復入拜謁，置狀於几上，又聞有語曰：出去，遂退。時紹興四年四月二十日也。如是三日，烈在門內，黃

衣人直入，猝其胷，毆之，奔迸得脫。至家死。又三日，牙僧一僧死。一奴爲左者亦死。最後祈亦死。少焉復蘇。謂家人曰：「吾往對毛張大事（卽烈也）善守我七日，至十日勿斂也。祈入陰府，追者引烈及僧參對。烈猶以無償錢券爲解。獄吏指其心曰：『所憑唯此耳。』安用券？取業鏡照之。覩烈夫婦並受祈錢狀。曰：『信矣。』引入大庭下。兵衛甚盛。其上袞冕人怒叱吏械烈。烈懼乃首服。主者又曰：『縣令聽決不直，已黜官若干。吏受賕者，盡火其居，仍削壽之半。』烈遂赴獄。且行，泣謂祈曰：『吾還無日爲語。吾妻多作佛果救我。君元券在某櫃中。又吾平生以詐得人田，凡十有三契，皆在室中錢積下。幸呼十三家人併償之，以減罪。主者又命引僧前。僧曰：『但見初質田時事，他不預知也。與祈俱得釋。』旣出，經聚落屋室，大抵皆囹圄。送者指曰：『此治殺降者，不孝者，巫祝淫祠者，逋誑佛事者，其類甚衆。自周秦以來，貴賤華夷，悉治不擇也。』又謂祈曰：『子來七日矣，可急歸，遂抵其家而寤。遣子視縣吏，則其廬焚矣。視其僧，茶毗已三日。往毛氏述其事。其子如父言，取券還之。是夕僧來，擊毛氏門，罵曰：『我坐汝父之故，被逮得還，而身已焚。將何以處我？』毛氏曰：『業已至此，惟有爲作佛事耳。』僧曰：『我未合死，鬼錄所不受，又不可爲人。雖得冥福，無用也。俟此世數盡，方別受生。今只守爾門，不可去矣。自是每夕必至。久之，其聲漸遠。』曰：『以爾作福，我稍退舍。然終無生理也。』後數年，毛氏衰替始已。

誤入陰府

李成季（昭玘）少時得熱疾，數日不汗，煩躁不可耐。自念若脫枕席，庶入清涼之境，便覺騰上帳頂。又念此未爲快。若出門，當更軒暢。卽隨想躍出，信步游行，歷曠野，意殊自適。俄抵一大城郭，塵市邑屋，如人

閩州郡李容與街中有舊識販繒媼死已久矣。遇李驚曰：何爲至此？此陰府也。李懼，求救。媼曰：我無能爲也。幸常販繒，出入右判官家，試爲扣之，乃相隨至其門，止李於外，曰：勿妄動，捨此一步，則真死矣。媼入，移時喜而出，曰：事濟矣。但當更與左判官議，乃可。俄聞索馬之聲，暫出，乃綠衣少年，媼呼李尾其後。至所謂左判官之舍，緋衣人出迎，綠衣曰：適有陽間人游魂至此，須遣人送還。緋衣曰：誰令渠自來？既至矣，又非此間，追呼何必遣。李側耳傾聽，益恐。綠衣曰：試爲檢籍，恐或有官祿。再三言之。緋衣始持不可，不得已，命吏取籍至。吏讀曰：李昭玘位至起居舍人，綠衣咤曰：如何如何？渠合有許大官職，擅留之得否？緋衣頗慚，乃相與作符共押之用，印畢，授一小鬼，使送李。李重謝媼，始行。有問者，卽示以符。小鬼瘡瘍滿頭，膿血腥穢，歌呼不絕聲，每數十步輒稱足痛而坐，哀祈之，乃行。前至曠野，曰：我只當至此，還汝符，擲之於地。李俯欲拾，蹶而寤，蓋昏然瞑臥經日矣。自是李氏春秋設媼位祠之，果終於右史。

沈持要登科

沈持要（樞）湖州安吉人。紹興十四年，婦兄范彥輝監登聞鼓院，邀赴國子監秋試。既至，則有旨：唯同族親乃得試，異姓無預也。范氏親戚有欲借助於沈者，欲令冒臨安戶籍爲流寓，當召保官，其費二萬五千。沈不可。范氏挽留之，爲共出錢以集事，約已定。沈殊不樂，而湖州當以八月十五日引試，時相去纔二日耳。雖欲還，亦無及。是日晚，忽見室中長人數十，皆如神祇，叱之曰：此非爾所居，宜速去。不然，將殺汝。沈驚怖得疾，急遣僕者買舟歸。行至河濱，見小舟呼舟人平章之曰：我安吉人，販米至此，官方需船，不敢歸。若得一官人，當不取其儻直。然所欲載何人也？曰：沈秀才。復詢其居，曰：吾隣也。雖病不可不載。卽率舟中

人共昇以登。薄暮出門，疾已脫然如失。十六日早，抵吳興城下，見白袍紛紛來問之，云：「昨日已入舉場，而試卷遇暴雨多沾漬，須易之。」移十七日矣。沈遂得趁試，所親者來賀曰：「徙日之事，特爲君設耳。試罷，且揭勝。夢大雷震而覺，出庭中視之，月星粲然，心以爲惑，欲決之蓍龜。遲明有占軌革者，過門筮之，得震卦。畫一婦人病臥牀上，一人趨而前，旁書奔字，其詞有龍化之語。占者曰：「公占文書甚吉，但家內常有陰人病，然無傷也。」卜者出報榜人已至，姓名曰賁勝（音奔）。沈中魁選及還家，妻果臥疾，明年赴省，以范爲考官，避入別院。一之日試經義，且出有廂部邏者，守之不去。時挾書假手之禁甚嚴，沈頗訝其相物色，曰：「何爲者？」曰：「見君篋中一二燭，甚佳，非湖州者邪？若無用，幸見與沈悉以與之。」次日試詩賦，其人又來曰：「適詣謄錄所，見主司抄一試卷，至於五六，絕類君所書，必高捷。今夕勿遽畢，吾已設一次於戶外矣。」沈意其欲得燭，又以贈之，受而還其一日，請君留此以自照。三年一來，不可不致詳也。晚出中門，引手招就坐，設一几，四顧無人。沈欲納卷出，挽使再讀，至家藏孝經詩，乃覺誤押兩方字，亟更焉。明日入訪之，了不復見。始驗神人以其誤委曲爲地也。是年遂擢第，蓋旅中所見鄰人拏舟雨污試卷，軌革之下，邏者之言，皆有默相之者，異哉。

木先生

汪致道（叔詹）徽州歙人，紹興十八年，以司農少卿總領湖北財賦，嘗赴大將田師中宴集，最後至。漕使鄂守先在，與田弈碁，道人木先生者亦坐於旁，見汪揖曰：「久別健否？」汪愕曰：「相與昧平生，何言久別？」道人曰：「公已爲貴人，忘之耶？獨不記宣州道店談牛奇章事乎？」矍然起謝，道人去。汪謂諸客曰：「崇寧五年，初

登第得宣州教授。以冬月單車之官投宿小村邸。唯有一室。一秀才已先居之。日甚暮。大雨不可前。不得已推戶徑入。曰：「值暮至此。與公同此室可乎？」秀才方踞火坐。顧曰：「唯唯。良久忽言曰：『公會讀唐書否？』某慍曰：『某雖寡學。寧鄙陋至是。』」又笑曰：「記得牛僧孺傳否？」某不答。秀才曰：「吾言無他。公乃僧孺後身。前生爲武昌節度使。緣未盡。今生當再往。異時官祿多在彼土矣。某異其語。疑爲相師。問其姓字。徐對曰：『公知有雍孝聞者乎？吾是也。』自崇寧之初。殿廷駁放。浪迹山林。偶有所遇。爾扣之不肯言。終夕相對。論文而已。至曉而去。不復再見。適覩道人之貌。蓋雍君也。風采與五十年前不少異。真得道者也。坐客莫不驚歎。汪再漕湖北。又守鄂州。爲總領。累年皆在武昌。木生名廣莫。往來漢沔間。見人唯談文墨。殊不及他事。無有知其爲異人者。沈道原（濬）亦識之。云：『政和中。以道士入說法。徽宗謂其得林靈素之半。故以木爲姓。』

佐命功臣

李希亮。政和中爲郎官。其鄰士甚貧。以教授爲業。嘗借馬出城。歸而言曰：「一月前。夢金紫人言。吾汝六世祖也。國初爲佐命功臣。墓在京城外十數里之某村。有祀享田。歲可得米二百斛。去世已久。不知子孫凋零如此。今田故在。但爲掌墓者所擅。汝往料理。足以餬口矣。既覺。未敢遽往。昨夕復夢。頗見譙責。某謝曰：『自少孤苦。不省先壠所在。與墓人亦不相識。且無契券。何以能取。』」祖曰：「汝言大有理。此田嘗有碑具載。今爲守者瘞於門外草中。第如吾言發視。必可得。某以再夢之驗。故以今日往。得大墓園。良是。而荒穢殊甚。呼守者出。責以不治之罪。答曰：『久無人拜掃。故至此。問田所在。謾云無之。令取碑爲證。』」不知所在矣。命鍬鍤斷地。果於近門草間。尺許得之。守者驚懼慚服。乃具說田處。亦頗有爲豪右吞并者。今當認於開封。

乞正之。希亮大異其事。爲贊於府官。盡得其田。居數月。復謂希亮曰。夜夢祖告云。行得官矣。吾同時佐命。有來爲相者。以汝屬之。渠當不忘舊好也。未幾。鄭達夫拜相。首乞甄錄。創業勳臣之裔。於是例得一官。

俠婦人

董國慶。字元卿。饒州德興人。宣和六年登進士第。調萊州膠水縣主簿。會北邊動兵。留家於鄉。獨處官下。中原陷。不得歸。棄官走村落。頗與逆旅主人相往來。憐其羈窮。爲買一妾。不知何許人也。性慧解。有姿色。見董貧。則以治生爲己任。罄家所有。買磨驢七八頭。麥數十斛。每得麵。自騎驢入城鬻之。至晚負錢以歸。率數日一出。如是三年。獲利愈益多。有田宅矣。董與母妻隔闊滋久。消息杳不通。居閑戚戚。意緒終不聊賴。妾數問故。董嬖愛已甚。不復隱。爲言我故南官也。一家皆處鄉里。身獨漂泊。茫無還期。每一深念。幾心折欲死。妾曰。如是不早告我。我有兄。喜爲人謀事。旦夕且至。請爲君籌之。旬日果有估客。長身而虬髯。騎大馬。驅車十餘乘。過門。妾曰。吾兄也。出迎拜。使董相見。叙姻連。留飲至夜。妾始言前日事。以屬客。是時虜下令。宋官亡命。許自言。匿不自言。而被首者死。董業已漏泄。又疑兩人欲圖己。大悔懼。乃抵曰。無之。客奮髯怒。且笑曰。以女弟託質數年。相與如骨肉。故冒禁欲致君南歸。而見疑若此。脫中道有變。且累我。當取君告身。與我以爲信。不然。天明縛君告官矣。董益懼。自分必死。探囊中文。悉與之。終夕涕泣。一聽客。客去。明日控一馬來。曰。行矣。董呼妾與俱。妾曰。適有故。須少留。明年當相尋。吾手製衲袍。以贈君。君謹服之。惟吾兄馬首所向。若反國。兄或舉數十萬錢爲饋。宜勿取。如不可卻。則舉袍示之。彼嘗受我恩。今送君歸。未足以報德。當復護我去。萬一受其獻。則彼責塞。無復顧我矣。善守此袍。毋失去也。董愕然。怪其語不倫。

且慮鄰里覺。卽揮涕上馬。疾馳到海上。有大舟臨解維。客麾童使登揖而別。舟遽南行。略無資糧。道路之備。茫不知所爲。而舟中人奉視甚謹。具食食之。特不相問訊。纔達南岸。客已先在水濱。邀詣旗亭上。相勞苦。出黃金二十兩。曰。以是爲太夫人壽。董憶妾別時語。力拒之。客曰。赤手還國。欲與妻子餓死耶。強留金。而出。董追及。示以袍。客駭笑曰。吾智果出彼下。吾事殊未了。明年當挈君麗人來。徑去不反顧。董至家。母妻與二子俱無恙。取袍示家人。俾縫綻處。黃色隱然。拆視之。滿中皆箔金也。旣詣闕自理。得添差宜興尉。踰年。客果以妾至。秦丞相與董有同陷虜之舊。爲追叙向來歲月。改京秩。幹辦諸軍審計。纔數月卒。秦令其母汪氏哀訴於朝。自宣教郎特贈朝奉郎。而官其子仲堪者。時紹興十年三月云。

羊冤

吳道夫說其妻族弟。爲淮西一邑主簿。邑陋甚。無人居羊。簿與令尉議。共贖金買諸旁郡。字養之。非祭祀。及大賓客。與公家所常用。勿得以私意殺。約已定。久之。簿妻妹自遠來。相見喜甚。買酒款曲。倉卒無以具饌。輒烹一羊。酒罷。二婦人同宿。簿獨寢外舍。且五更。聞羊鳴牀下。其聲怒而哀。拊牀驚之。不止。少選登牀。以角觸簿。且齧且罵。作人言曰。買羊待用。爾之謀也。與衆爲誓。而首背之。我某日當祭社。乃死。今遽殺我。不義。必償我命。乃可。簿曰。是我之罪。不敢逃。姑容入室別妻子。且囑後事可乎。羊曰。當爾殺我。肯少貸邪。簿亟入。扣寢門呼妻。妻方與妹酣寢。寂不應。簿曰。我以冤督死甚急。故欲與爾別。忍不相應。我死矣。爾勿得嫁。否則當爲厲。以報爾。妻驚覺。啓門。則其夫已臥血中死。直宿小史云。但見簿說爭時事。無所覩也。妻尙少。父母欲嫁之。每媒氏至。必夢故夫責己。竟守志焉。

蔣教授

永嘉人蔣教授。紹興二年登科。得處州縉雲主簿。再調信州教授。還鄉待次。未至家百里。行山中。聞嶺上二人哭聲絕悲。至則一叟挾雙鬢女子。攔道哭。蔣悽然問其故。叟曰。從軍二十年。方得自便。不幸遇盜。挈我告身去。將往吏部料理。非五十萬錢不可辦。甚愛此女。今割愛鬻之。行有日矣。故哭不忍捨。蔣曰。以我囊中物與叟。少緩此計。何如。卽舉餘裝贈之。纔直十萬。叟曰。感君高義。然顧亡益也。蔣曰。叟不見疑。當以女寄我歸。叟姑持此錢往臨安。事若不濟。還吾家取之。吾善視叟女。非敢以爲姬妾。勿憂也。叟謝曰。諾。約明年暮春再相見。以女授蔣。拭淚而別。蔣下車。載女。自策杖踵其後。將至家。寘女外館。獨入見母妻。妻周氏迎謂曰。聞有隨車人。今安在。蔣以實告。妻曰。然則美事也。共成之。何害。使人喚女歸。蔣母柯氏愛之如己子。夜則與同寢處。女問至外舍與蔣戲。或相調謔。方初見時。猶常常女子。至是顏色日豔。嫣然美好矣。一夕醉不自持。遂留與亂。而叟亦絕不至。臨赴官。妻不肯往。曰。自有麗人。何用我。柯夫人亦曰。汝受人託子。而一旦若是。前程事可知矣。吾老當死鄉里。不能隨汝也。蔣力請不能得。竟獨與女之信州。居數月。薄晚呼女櫛髮。女把櫛揮涕不止。問之。不答。咄曰。憶汝父邪。欲去邪。女曰。身非有所悲。悲主君耳。人壽不可料。今數且盡。願急作書報君夫人。蔣怒罵之曰。小兒女子。安得爲不詳語。女曰。事亟矣。過頃刻。便不可爲。吾言不敢妄。顧廷下小史。令取筆札。女倉卒收櫛。乘筆強蔣使書。蔣怒且笑曰。所書當云何。曰。但言得暴疾。以今日死。蔣不得已。寫十數字。復問曰。汝那得知。女忽變色厲聲曰。君知縉雲有英華者乎。我是也。拊掌而滅。蔣隨卽仆地死。耳鼻口眼皆血流。小史見一狐。自室中穿牖升屋而去。人皆謂蔣爲義不終至此。

或說蔣初赴縉雲。人語以英華事。蔣曰：必殺之。到官數日。行圃後隙地。得巨井。礮石覆之。意怪。處其下命發視。大白蚓長丈餘。麤若柱。引錐刺其首。蚓卽失去。及信州之死。疑是物云。

承天寺

滕愷。字南夫。婺源人。紹興五年登科。調信州司戶。既赴官。夢往它郡。游僧舍。榜曰承天寺。室宇甚壯。了無借居。獨老頭陀出。應客曰：此寺乃本師所建。既成。以緣事未了。捨之。游方。踰期不還。衆僧亦悉去。惟某僅存。老病無力。不得供洒掃事也。去幾何時。曰：二十七年。何時當來。曰：今歲歸矣。愷時春秋二十七。既寤。以爲不詳。會是年秋。考試校南康軍。至中塗。日薄晚。投宿民家。不肯容。指支徑小。曲曰：是間佛刹頗潔。士大夫來者。多就館。盍過之。行數十步。果得野寺。視其額。則承天也。入門寂然。廊廡殿宇。凝塵如積。徘徊良久。但一人出。相與問答。全如夢中所言。愷戲登禪牀。作長老說法。以爲夢證。已應無他矣。既而導至上方。啓戶拂榻。凡室中之藏。器玩。戒。皆歷歷可識。始大惡之。不能留。強宿於旁舍。明晨去之。自爾以來。精爽常鬱鬱。既入試闈。晝減食。夜忘睡。與同院交際。無復笑語。訝而問之。始告之故。曰：吾恐死。安得有樂趣。同院更出言諭解。莫能得。畢事。卽還。抵樂平驛。有道士上謁。曰：吾欲見戶曹君。小史入白。愷拒弗見。道士直入。睨愷曰：急治行。後三日。猶可與家人訣。緩則無及矣。不揖而出。愷愈懼。走信告其家。遂奄奄感疾。越三日。至德興。急招邑令相見。曰：愷見鬼。不暇與君語。路逢狂道士。言當命盡今日。設如其言。以身後事累公。令曰：安有此。君當勞苦成疾。吾歸取酒飲君。同宿於是。勿懼也。令甫上車。愷果死。其兄純夫在鄉里。自得樂平書。已憂之。是日徙倚門間。望一僧頂暖帽。策杖且來。謂爲庵中人。迎與語。僧不答。以袂蒙面。徑造純夫。

書室就視無人焉。純夫失聲泣。而德興奉愷喪至。以臥轎輿歸。首戴暖帽。則所見僧蓋愷也。

莫小孺人

紹興十五年。許子中叔容。自丹陽還烏墩。舟至奔牛。與前廣州鄭通判柩船同泊堰下。日且暮。一紫衣吏。自稱林提轄。求見曰。某鄭氏之隸也。主君嬖妾莫氏。本烏墩莫知錄庶女。嫡母不容。方在孕時。逐其母。女生於外舍。既長。遂爲人妾。會正室虛位。實主家事。號小孺人。主君死於南方。一子絕幼。不能歸。賴平江王侍郎（煥）有契好。使人致其柩。欲葺諸境內僧舍。中家貲絕豐。莫氏悉有之。將從此歸其父。聞君居烏墩。幸爲達一書。使來相迎。許曰。諾。行數十里。明日復會。林曰。莫氏願一見君。祈爲先致囊囊。許恐有他嫌。拒弗受。頃之。又至曰。書不暇作。但致此意於知錄君足矣。許至家。他日詣知錄君。告其事。驚云。無有也。居數月。許與中表高公儒遇。語及之。高驚曰。君幾墮其計中。乃話所見。初泊舟姑蘇館。亦值林生。其詞略同。末云。莫氏欲歸其父。自念平生不相聞。且失身於人。必不見禮。欲嫁爲人婦。士大夫有所不可。而閭閻市井。又非厥偶。思欲復入大家爲姬侍。其人顏色絕美。隨身資財。可直數千萬。使君頗有意乎。高入謀諸妻。妻慕其貨。許納焉。林曰。欲先見之否。高喜。留飲酒。出立舷外以俟。少時。婦人青衣紅裳。步堤上。令童子以小青蓋障面。腰支綽約。容止閑暇。爲之心醉。林笑曰。頗當君意否。然此良家子。難立券。君當稍致幣帛。如聘禮。乃可。卽以綵一束授之。及暮而來曰。約定矣。今悉舉囊中物置君舟。明日相見於某寺。然後成禮。話未訖。負十餘篋來。皆金珠犀象。沈麝之屬。及期。林導高入寺。至一室。戶外望簾間。數女子笑語。紅裳者在焉。顧見外人。皆反走。林曰。君少止。吾當先告語之。入半日許。悄無復命。堂下誦經僧。訝高久立來問。故具

以所見言僧曰山寺冷落安得有此高猶以爲妄厲聲咄之老僧自室中出歎曰必此怪也比類有所覩引入視則藏院後列殯宮十餘所皆出木牌書主名有曰小孺人莫氏最後曰提轄林承信方震駭走出僕人奔報舟且沒繼一僕云舟幸無恙而所寄之物皆非矣遽視之犀象香藥盡白黑紙錢灰所謂金珠器皿蓋憫骸獸骨馬牛糞也二人所遇如此高僅得脫耳

陽大明

南安軍南康縣民陽大明葬父於黃公坑山下結廬墓側所養白鷄爲狸捕去藏之石穴次夕大雷震石粉碎狸死焉人以爲孝感有道人至廬所見之歎其純孝指架上道服曰以是與我當有以奉報大明與之無靳色道人解腰間小瓢貯衣其中瓢口甚窄而衣入無礙俄取案間小黑石拊摩之噓呵良久則成紫金矣又變藥末爲圓劑以授大明明謝曰身居貧約且在父喪不敢覬富壽也道人益奇之復探瓢取道服還之曰聊試君耳題詩椽間曰陽君真確士孝行動穹壤皇上憐其艱七夕遣回往遂巡藥頑石遺子爲饋享子旣不我受吾亦不汝強風埃難少留願子志勿爽會當首鼠記青雲看反掌遂別去鄉人聞者競觀之題處去地幾丈許始以淡墨書旣而墨色粲發字體飛動皆疑其人仙者云時紹興十三年也里胥以事聞於縣縣令李能一白郡守上諸朝明年詔賜帛十匹令長吏以歲時存問之其事具起居注

王通直祠

福州人王純字良肱以通直郎知建州崇安縣方治事食炊餅未終急還家卽仆地死死之二日衆僧在堂梵唄王家小婢忽張目叱僧曰皆出去吾欲有所言舉止語音與良肱無異遂據榻坐遣小史招承簿

尉承簿尉至錄事吏亦來婢色震怒命左右擒吏下杖之百語邑官曰殺我者此人也吾力可殺之爲其近怪故以屬公等吾未死前數日得其一罪甚著吾面數之曰必窮治汝其人忿且懼遂賂庖人寘毒前日食餅半卽覺之蒼黃歸舍欲與妻子語未及而絕幸啟棺視之可知也丞以下皆泣呼匠發之舉體皆潰爛爲黑汁始詰問吏吏頓首辭服并庖人皆送府府以其無主名不欲正刑密斃之於獄邑中令爲立廟曰王通直祠云

趙士藻

趙士藻紹興中權廣東東南道稅官旣罷與同官劉令孫尉共買舟泛海如臨安士藻挈妻子已下凡六人俱初抵廣利王廟下舟人言法常具牲酒奠謁藻欲往而令尉者持不可是夕藻夢與二人入廟中王震怒責之曰汝曹爲士大夫當知去就大凡過一郡一邑猶有地主之敬今欲航巨浸而傲我不謁豈禮也哉藻言初心願展謁之意王捨之顧左右執二人斬首少焉吏以銀料盛二豬頭至前血淋漓屬地藻驚悟視令尉則亦起坐意甚恐怖告以夢夢協而二人皆生於亥云明日三人同詣廟拜謁謝罪藻獨禱於神問去留之計孟琰曰吉乃歸舟至夜令尉同榻寢有蛇如箸大徑其腹以過自三更幾達明乃絕且而視其下一物蜿蜒蟠繞如數百丈案留半日乃不見皆大駭然業已辦行不暇止是晚海中火光如電掣舟人大懼急入一瀟浦中巨浪隨至須臾舟已溺藻立近舷外虞候挾之登腳船取佩刀斷纜僅得至岸入一寺中謂僧曰它物無所惜獨告身及妻妾淪沒爲可痛耳有行者健甚自云能入水不濡卽許厚賞遣之時舟雖沉望桅檣猶可認行者移兩時方出已癡不知人久乃能言曰值大黑龍不見首尾其身

充滿於船中。無隙可入。震悸而出。幾爲所吞。藻臨水號慟。明日浪止。於溺處得告勅囊。及零陵香一席。遂復還郡中。初藻客游。得攝事。以竊賄成家。始娶婦買妾。及是儼然孤窮。與初不異。乃貨所餘香。陸行歸浙。

司令眞君

余嗣字昭祖。福州羅源人。官朝散郎。紹興十八年。居鄉里。與福帥薛直老。有同年進士之好。丐部銀綱。往行在。欲覬賞典。合年勞。遷兩秩。明年郊祀。恩任子。九月五日至郡中。館於所親林氏。十九日。往大中寺。飲於表弟韓知剛（岷）家。歸時。已二鼓。倦甚。就枕。月色甚明。似夢非夢。見一人排闥而入。道衣小冠。持旌幢。立於牀前。呼曰。司令眞君相召。嗣索所逮符檄。曰。面奉嚴旨。並無文書。嗣卽起。著紫窄衫。繫帶而出。回視己身。臥榻如故。歎曰。吾必死矣。逆旅中至此。爲之奈何。追者前導。常遠數步。欲與之語。不可得。纔出東門。覺非平日所行路。夾道高木。陰森蔽虧。日色晃耀。乃似辰巳間。經五六里許。不逢行人。心甚怖。俄見一城巍然。門旁兩人對立。軟巾束帶。如唐人衣冠。追者曰。眞君門下引進使者。在此相候。可進矣。二使揖入。門內有亭。供張甚盛。一人華冠螺髻。衣紅綃袈裟。嗣升亭。二使俱坐。不交一談。飲湯而退。復引入。度行三四里。所過金碧輝映。磴地皆琉璃。私喜。知決非惡地。憂心稍釋。入轉一曲角。舍宇益雄麗。使者曰。此眞官治事所也。嗣問曰。若至彼。用何禮。以見曰。公無朝服。只合肅揖。聞呼卽登殿。入門。揭金書牌曰。司令眞官之殿。如儀以謁。卽引上。視眞官冠服。與今朝服等。熟視之。蓋建炎間越州同官某也。笑謂嗣曰。此間今年考校。得二十人。見公姓名。特去相召。嗣皇恐謝曰。嗣官卑材下。無寸長可紀。安得預考校之列。眞官厲聲曰。此間問人貴賤。不問官尊卑。但看一念之間。正不正爾。與公有舊。欲公知前程事。公官資儘有。而所

享之壽。止七十四。若能辭榮納祿。可延一紀。自此以往。積功累行。又有乘除所得之數。蓋不止此。公欲之乎。嗣曰。敢不聽命。真官曰。今日非奏過天曹主宰。亦召公不得。然不可過三時。宜速歸。顧二使令引出。遂退由元路。行經一殿門。聞人聲嘈嘈。有呻吟號泣者。使者曰。司過真君殿也。方坐殿。訊囚。嗣問曰。人世何事爲重罪。曰。不孝爲大。欺詐次之。殺生又次之。及外門。花冠者出。向嗣合掌曰。此官員不可思議。吾到此半年。見多少人入來。何嘗有出去者。此官員實是不可思議。復揖坐飲湯。下階。使者曰。尋常只到此。以公與真官有分。且又慈仁。今特遠相送。旣出。嗣問曰。適花冠者何人。曰。渠是三十三天上人。以微過謫監門。滿一年。卽復歸矣。所飲何湯。曰。入時是醍醐。出時爲甘露。嗣懇曰。今幸得歸。何以見教。曰。輒有厭禳之術。公到家。曰。取門上桃符。親用利刃斫碎。以淨籃貯之。至夕二更。令人去家一里外。於東南方穴地三尺。埋之。此人出。公卽靜坐冥心。呪曰。天皇地皇。三綱五常。急急如律令。俟其還乃止。又云。公歸家。食當異席。寢當異被。食當祭先。寢當存息。皆修持之要。嗣曰。此行念無以報德。使者何所須。二人相視而笑。掉頭曰。此中無用。此中無用。固問之曰。公平日誦金剛經。回向一兩卷足矣。往來酬答唯一人。其一默不語。又行一里。辭去曰。此去無他歧徑。歸卽至。嗣獨行。如及城東門。足跌而寤。已三更矣。儼如白晝。出謁之狀。遂呼僕張燈。作辭綱劄子。遲明詣薛白之。且言欲致仕。泊還家。取桃符。如所教以行。然不曉何理也。竟自列掛冠。明年拜命。始爲人道。其始末如此。且自作記。人謂嗣必享上壽。福未艾也。然是後七年而卒。殊與所夢不侔云。

紹興三十二年。劉子昂爲和州守。方淮上亂定。獨身之官。他日見好婦人出入郡舍。意惑之。招與合。歷數月久。因詣天慶觀朝謁。有老道士請問曰。使君不挈家而神色枯頹。黧黑。殆有妖氣。如何。劉初諱不答。再三言之。乃以買妾對。道士曰。非人也。將不可治。今以二符相與。逮夜宜懸於戶外。渠當不敢入。劉以符歸。夜半。婦人至。怒罵曰。相待如夫婦。何物道士。乃爾。吾去卽去。無憶我。劉不能割愛。亟起取符壞之。終不寤。生人何以畏符。復綢繆如初。又數日。道士入府問訊。望見劉。驚惋曰。弗活矣。奈何。奈何。然當令使君見之。命取水數十擔。覆於堂。其一隅方五六尺許。水至卽乾。掘之。但巨屍偃然於地。略無棺衾之屬。僵而不損。劉審視。蓋所偶婦人也。大惡之不旬日而殞。

張女對冥事

妻父張淵道。自兵部侍郎奉祠。寓居無錫縣南禪寺。次女已嫁梁元明。來歸寧。紹興己未正月七日。因游惠山寺。食煎餅差冷。還家心痛。至夜遂劇。正睡落枕。元明扶之起坐。但淚下不語。指其口曰。說不得。問何所見。應曰。張渥在此。渥者。淵道叔也。死於兵間。後降靈其家。云爲泰山府直符。走吏。意其爲祟。呼洞虛觀道士視之。道士取紙焚香作法。請家人共視。皆曰。髣髴見紙上有影。如人戴幘頭者。道士曰。然則正神。非祟也。是必陰府追對事耳。書符使吞之。天明稍甦。猶心痛。忽忽如癡。晚乃能言。始病時。有持符來牀下云。官追汝女曰。我士大夫家女子。何得輒喚。曰。陽間如此。陰府不問也。便覺身隨此人去。至寺後牆門欲出。一人長丈許。推之入。責追者曰。張侍郎小娘子。爾何人而得呼之。追者不答。則身已在牆外。有兜檐甚飾。使登焉。兩人肩舁。約行數百里。又渡錢塘江。久之入一大府。朱門明煥。上施大金釘。殿屋九間。皆垂簾。其

中三間簾捲。王者紅袍碧玉冠。坐其上。追者前白公事到。王竦身凭案立。問曰。張相公在陝西殺趙哲。汝父爲參議官。預其事否。女欲言不知。恐累父。答云。初不預謀。亦曾諫。不見聽。王曰。諫而不聽。何不去。答曰。嘗求一郡不得。請王顧左右。令詣司供狀。方對答時。望西廡一人。側聽而笑。東廡亦有一人。皆狀貌堂堂。既詣曹。曹使指曰。笑者乃趙哲。其西則曲端也。吏以下皆長一丈。戴鐵幘頭。著褐布袍。具筆札。令女爲狀。且曰。當追長子。以其不慧。故免。蓋澗道長子通。自幼多病。不解事。俄持盤食來。甚豐。或曰。不可食。食則不得歸矣。廡下各列門戶。或榜云。鑊湯地獄。或榜云。剉確地獄。其室甚多。皆扁鑊不見人。遙見故姻家宋氏母。據案相望而笑。傍人云。見判善部。須臾供狀畢。王命放還。無復轎乘。獨隨追者行。及江頭。見貴人公服乘馬。導從甚盛。問人云。呂相公也。是時呂忠穆公已臥病。後一月始薨。蓋其魂兆先逝矣。

袁州獄

向待制子長元符中。爲袁州司理。考試南安軍。與新昌令黃某。并別州鄭判官三人俱。畢事。且還。鄭君有女弟。嫁爲宜春郡官妻。欲與向同。如袁。而黃令者。前三年實爲袁理官。以故二人邀與皆往。黃不可。鄭強之。且笑曰。公遽能忘情於煙花中人乎。黃不得已。亦同塗。然意中殊不樂。逮至。又欲止城外。向力挽入官舍。坐定。向將入省。二親揖之。就便室。黃如不聞。卽其側呼之。瞪目不答。俄指向所用銅槃曰。其價幾何。可輟買否。向得其發言。頗喜。顧小史。令持往所館。問之曰。此常物爾。何遽爲。曰。將寘吾棺中。向始疑懼。引其手使少憩。亦不動。亟招鄭君同視之。掖以就榻。少頃。發聲大呼。若痛不可忍。遂洞泄血利。穢滿一室。登榻復下。號叫通夕不止。向與鄭同辭告曰。君疾勢殊不佳。蓋有以見屬。黃領首曰。願見母妻。向卽日爲書。走

駛步如新昌告其家。又語之曰：君本不欲來，徒以吾二人故。今病如是，尊夫人脫未能來，而君或不起，是吾二人殺君也。何以自明？願君力疾告我，所以不欲來及危憊如此之狀。黃開目傾聽，忍痛言曰：吾官於此時，宜春尉遣弓手三人買雞豚於村墅，閱四十日不歸。三人之妻訴於郡，郡守與尉有舊好，令尉自爲計。尉給白府曰：部內有盜起，已得其根株窟穴所在，遣三人者往偵，恐其徒泄此謀，姑以買物爲名，久而不還，是始斃於賊手。願合諸邑求盜吏卒共捕之。守然其言。尉自將以往，留山間兩月，無以復命。適村民四輩耕於野，貌蠢甚，使從吏持錢二萬招之，與語曰：三弓手爲盜所殺，尉來逐捕，久不獲，不得歸，倩汝四人詐爲盜以應命。他日案成，名爲處斬，實不過受杖十數，卽釋汝。汝曹貧若此，今各得五千錢，以與妻孥，且無性命之憂，何不可者？汝若至有司，如問汝殺人，但應曰：有之，則飽食坐獄，計日脫歸矣。四人許之，遂執縛詣縣。會縣令闕，司戶攝其事，劾囚服實如尉言，送府。吾適主治之，無異詞，乃具獄上憲臺，得報皆斬。旣擇日赴市矣，吾視四人者皆無囚狀，意其或否。屏獄吏以情詰之，皆曰：不寃。吾又摘語之曰：汝等果爾，明日皆斬首，身首一分，不可復續矣。囚相顧泣下曰：初以爲死，且復生，歸家得錢用，不知果死也。始具言其故，吾大驚，悉挺其傳。尉已伺知之，密白守曰：獄掾受囚賂，導之上變。明日吾入府白事，守盛怒，叱使下。曰：君治獄已竟，上諸外臺閱實矣。乃受賄賂，妄欲改變邪？吾曰：旣得其寃，安敢不爲辨？守無可奈何，移獄於錄曹，又移於縣，不能決。法當復申憲臺，別置獄。守曰：如是則一郡失入之罪衆矣。安有已論決而復變者？悉取移獄辭焚之，但以付理院，使如初款。吾引義固爭，累十數日不得直，遂謁告郡守，令司戶嘗攝邑者代吾事。臨欲殺囚，守復悔曰：若黃司理不書獄，異時必訟我於朝矣。令同官相鑄諭曰：囚必死，君雖固

執亦無益。今強爲書名於牘尾。人人知事出郡將。君何罪焉。吾黽俛書押。四人遂死。越二日。黃衣人持挺押二縣吏來。追院中。二吏曰。急取案。吏方云云。黃衣以挺擊之。四吏俱入舍不出。吾自往視。舍門元未啓。望其中。案牘橫陳。逡巡四吏皆暴卒。又數日。攝令死。尉用他賞改秩。已去官。亦死。而郡守中風不起。相去纔四十日。吾一日退食。見四囚拜於下曰。某等枉死。訴於上帝得請矣。欲逮公。吾懇曰。所以知此冤而獲吐者。黃司理力也。今七人已死。足償微命。乞勿追竟。帝曰。使此人不書押。則汝四人不死。汝四人死。本於一押字。原情定罪。此人其首也。某等哭拜天廷。凡四十九日。始許展三年。卽揜袴露膝。流血穿漏。曰。拜不已。至於此。又曰。大限若滿。當來此地相尋。又拜而去。吾適入門。四囚已先在。云候伺已久。恐過期。且令亟取母妻與訣別。吾所以不欲來者。以此故爾。今復何言。向曰。鬼安在。黃指曰。皆拱立於此。向與鄭設席焚香。具衣冠拜禱曰。爾四人明靈若此。黃君將死。勢無脫理。旣許其與母妻訣。何必加以重疾。令痛苦若此哉。禱畢。黃喜曰。鬼聽公矣。痛卽止。利不復作。然厭厭無生意。又旬日。告向曰。吾母已來。幸爲我辦肩輿。出迎。向曰。所遣卒猶未還。安得遽至。曰。四人者已來告。遂出。果相遇於院門之外。褰簾一揖而絕。

趙七使

宗室趙子舉。字升之。壯年時喪其妻。心戀戀不已。於房中飾小室。事之如生。夜獨宿次。覺有從室中啓戶出者。恐而呼侍婢。婢旣寢。復寢。須臾間。已至牀前。牽帳低語曰。莫怕。莫怕。我來也。時精爽頓昏。不知死生之隔。遂與其寢。歡如平生。自是日。日至。每飲食。必對案。僕妾輩從旁窺之。無所見。但器中物。亦類有人殘餘者。繼繼益久。意中憤憤。漸不喜食。行步言氣衰劣。然未嘗與人言。有道人乞食過門。適見之。歎曰。君甘

與鬼游。獨不爲性命計。吾能行天心正法。今以授君。努力爲之。鬼不攻自退矣。子舉灑然悟。卽再拜傳授。繪六甲六丁像。齋戒奉事。唯謹。妻猶如故態。頗亦不樂。時時長吁。如不得志者。又半年。涕泣辭訣曰。久留恐壞君法。吾去矣。遂絕不至。子舉從此奉法愈力。爲人治病。輒驗。建炎二年。子妻族張氏。避地自京師南下。寓居揚州龍興寺。先是有祖姑嫁趙氏。夫爲絳州守。未赴。居太原。值虜騎圍城。姑隕於礮下。又有八叔者。爲賊所得。鬻食之。是歲妻祖母田氏病。彷彿見此兩人在窗外。子舉適同居寺中。外舅以事告之。子舉焚香禱請。久而旨曰。是一男子一婦人。皆以非命死。然是公家戚屬。不宜加罪。當以酒幣善遣之。如其言。病亦尋愈。

畢令女

路時中字當。可以符籙治鬼。著名士大夫間。目曰路真官。常齋鬼公案。自隨。建炎元年。自都城東下。至靈璧縣。縣令畢造。已受代。檣舟未發。聞路君至。來謁曰。家有仲女。爲鬼所禍。前後迎道人法師治之。翻爲所辱罵。至或遭箠去者。今病益深。非真官不能救。願辱臨舟中一視之。路諾許。入舟坐定。病女徑起。著衣出拜。凝立於旁。略無病態。津津有喜色。曰。大姐得見真官。天與之幸。平生抑鬱不得吐。今見真官。敢一一陳之。大姐乃前來媽媽所生。二姐則今媽媽所生也。恃母鍾愛。每事相陵侮。頃居京師。有人來議婚事。垂就。唯須金釵一雙。二姐執不與。竟不成婚。心鞅鞅以死。死後。冥司以命未盡。不復拘錄。魂魄漂搖。無所歸。遇九天玄女出遊。憐其枉。授以祕法。法欲成。又爲二姐壞了。大姐不幸生死。爲此妹所困。今須與之俱逝。以償至冤。且以謝九天玄女也。真官但當爲人治祟。有冤欲報。勢不可已。願真官勿復言。路君沉思良久曰。

其詞強。顧畢令曰：君當自以善力禱謝之，法不可治也。女忽仆地，掖起之，復困憊如初。蓋出拜者，乃二姐之身。而其言則大姐之言也。死已數年矣。明日，二姐殂。路君來弔其父，曰：昨日之事，曲折吾所不曉。而玄女授法，乃死後事。二姐何以得壞之？君家必有影響，幸無隱。在我法中，當洞知其本末。畢令曰：向固有一異事，今而思之，必此也。長女既亡，敢於京城外僧寺，當寒食掃祭，舉家盡往。葺室之側，有士人居焉。出而扃其戶，家人偶啓，封入房窺觀。仲女見案上銅鏡，呼曰：此大姐柩中物，何以在此，必刼也。吾以爲物有相類，且京師貨此者甚多。仲女力爭曰：方買鏡時，姊妹各得其一，繫結襖緣，皆出我手，所用紙某官謁刺也。視之信然。方嗟歎而士人歸，怒曰：貧士寓舍，有何可觀，不告而入，何理也？仲女曰：汝發墓取物，姦賊具在。吾來擒盜耳。遂縛之。士人乃言半年前，夜坐讀書，有女子扣戶曰：爲阿姑譴怒，逐使歸。父母家，家在城中，無從可還。願見容一夕，泣訴甚切，不獲已，納之。繾綣情通，自是每夕必至，或白晝亦來。一日，方臨水掠鬢，女見而笑曰：無鏡耶？我適有之，遂取以相餉。卽此物也。時時攜衣服去補治，獨不肯說爲誰家人。昨日見語曰：明日我家與親賓聚會，須相周旋，不得到君所。後夜當復來，遂去。今晨獨處無悰，故散步野外，以遣日。不虞君之涉吾地也。吾家聞之，皆悲泣。獨仲女曰：此郎固妄言，必發驗，乃可走往殯所，蹤跡之。其後有罅，可容手，啓輒見棺，大釘皆拔起寸餘。及撤蓋板，則長女正疊足坐，縫男子頭巾，自腰以下肉皆新生，膚理溫軟，腰以上猶是枯脂。始悔恨，復掩之。釋士人使去。自是及今，蓋三年餘矣。所謂玄女之說，豈非道家所謂回骸起死，必得生人與久處，便可復活耶？事旣彰露，不可復續，而白發其事，皆出仲女，所謂壞其法者，豈此邪？路君亦爲之驚咤，道出山陽，以語郭同升。升之子泐說。

西內骨灰獄

政和四年有旨修西內命京西轉運司董其役轉運使王某坐科擾爲河南尹蔡安持劾罷起徽猷閣待制宋君於服中以爲都轉運使免判常程文書專以修宮室爲職宋銳於立事數以語督同列曰速成之釀賞可立得也轉運判官孫貺獨以役大不可成戲答曰公聞狐墻虎之說乎狐有女擇墻得虎焉成禮之夕儻者祝之曰願早生五男二女狐拱立曰五男二女非敢望但早放卻臊命爲幸耳今日之事正類此也宋不樂貺卽引疾罷去凡宮城廣袤十六里創立御廊四百四十間殿宇丹漆之飾猥多率以趣辦需牛骨和灰不能給洛城外二十里有千人冢數十邱幹官韓生獻計曰是皆無主朽骸發而焚之其骨不可勝用矣自王漕時已用此宋然之管幹官成州刺史郭璉容佐使臣彭玘十餘人皆幸集事舉無異詞宋以功除顯謨閣學士召爲殿中監而卒宣和中孫貺病死至泰山府外門榜曰清夷之門獄吏粹以入令供滅族狀孫曰我何罪殿上厲聲曰發洛陽古冢以幸賞乃汝也安得諱孫請與諸人對望兩囚荷鐵校立廡下各有一卒持鐵扇障其面時時揮之扇上皆施釘血流被體引至前乃宋王二君也猶相撐拄孫歷舉狐虎之說及所以去官狀廷下人皆大笑兩人屈服去孫復甦他日韓生亦夢如孫所見者供狀畢將引退仰而言曰某罪不勝誅但先祖魏公有大勳勞於宗社不應坐一孫而赤族主者疑思良久曰只供滅房狀乃如之自是數日死不一歲妻子皆盡今唯取同宗之子以繼云予聞此事於臨川人吳虎臣吳得之韓子倉予以國史院簡策參之得其歲月官職如此邵武李郁光祖云有朝士亦以是役進秩後居鄧州得異疾疽生於臀長寸許中有骨焉不可坐臥醫以藥齧之久而墜地拳曲如小豬尾數日

又如故。復以前法治之。如是歲餘。凡落三十六節。乃死。王日嚴云。宋君初與官屬議。或以爲不便。宋入宅思之。必欲行。自批一紙出付司。孔目官某。慮異時爲人所訟。以所批黏入牘中。後數年。冥府攝對獄。見牛頭卒引一人從烈焰出。乃宋也。孔目訴曰。事皆由待制。手筆尙存。王者敕一卒往取。頃刻卽至。以示宋。宋引伏。孔目者。乃得歸。明日詣曹閱故牘。首尾千百番。皆在。獨失宋批矣。遂以病自列。去吏歸。而棄家爲苦行道者。

布張家

邢州富人張翁。本以接小商布貨爲業。一夕閉茶肆。訖聞外有人呻痛聲。出視之。乃晝日市曹所杖殺死囚也。曰。氣絕復蘇。得水尙可活。恐爲邏者所見。則復死矣。張卽牽入門。徐解縛。扶置臥榻上。設薦席令睡。與其妻謹視之。飼以粥餌。雖子婦弗及知。經兩月。脅瘡皆平。能行。張與路費。天未曉。親送之出城。亦未嘗問其鄉里姓名也。過十年久。有大客乘馬從徒。齋布五千疋入市。大駟爭迎之。客曰。張牙人在乎。吾欲令貨。衆嗤笑。爲呼張來。張辭曰。家貨所有。不滿數萬錢。此大交易。願別擇豪長者。客曰。吾固欲煩翁。但訪好鋪戶賒與之。以契約授我。待我還鄉復來。索錢未晚。張勉如其言。居數日。客謂翁可具酒飲我。勿招他賓。旣至。邀其妻共飲。酒酣起曰。翁識我否。乃十年前床下所養人也。平生爲寇。劫往來十餘郡。未嘗敗。獨至那一出而獲。荷翁再生之恩。旣出門。卽指天自誓云。今日以往。不復殺人。但得一主好錢。持報張翁。更不作賊。纔上太行。便遇一人獨行。劫之。正得千餘緡。遂作賈客販賣。今於晉絳間有田宅。專以此布來償翁。媪恩元約復授。翁可悉取錢營生產業。吾不復來矣。拜訣而去。張氏因此起富。費至十千萬。邢人呼爲布

張家。

何丞相

何文縝丞相在太學與同舍生黃君詣日者孫黯問命黯袒衣踞坐丞相先占既布算黯正襟揖曰命極貴不惟魁天下且位極人臣二人相視笑曰何相侮邪黯慍曰黯老矣粗有生計今詔一秀才其獲幾何奈何命實中格丞相曰然則何時作狀元曰乙未歲何年爲相曰不出一紀但有一事絕異君拜相後當死於異國尋常奉使絕域者不過侍從官何由有宰相入國者此爲不可曉耳初丞相自仙井來時過桐柏於廟中上書乞夢其夕夢人報霍侍郎來見何狀元遂出相見霍曰將來殿策問道及至京又求夢於二相公廟夢人告如霍所言既覺試作策頭數百字以示黃君黃以爲不佳丞相時爲鄧洵武樞相館客又夢一人報霍侍郎來既坐霍曰君昨擬道策甚謬上所解道德經更三日以賜二府君當首見之宜熟讀也如期鄧公果拜賜卽錄本晨夕誦讀乙未歲廷試果問道悉以經語對遂爲第一人後十二年至靖康丙午拜少宰從二帝北狩死於虜皆如黯言霍公蓋先兩榜爲龍首者

秀州司錄廳

秀州司錄廳多怪常有著青巾布袍形短而廣行步遲重者又有婦人每夜輒出惑打更吏卒者先公居官時伯兄丞相方九歲白晝如有所見張目瞪視連稱水水移時方蘇後兩日公晚自郡歸侍妾執公服在後忽大呼仆地公素聞鬼畏革帶卽取以縛妾扶置床久之乃言曰此人素侮鬼神適右手持一物甚可畏我不敢近却不知我從左邊來方幸擒執又爲官人打鍾馗陣留我我卽去願勿相苦問汝何人不

肯言。至於再三。乃曰。我與縣農人支九也。與鄉人水三者。兩家九口。皆以前年水災漂餓。方官賑濟活人時。獨己先死。今居於宅後大樹上。前日小官人所見。乃水三也。公曰。吾事真武甚靈。又有佛像及土地。竈神之屬。汝安得輒至。曰。佛是善神。不管閑事。真聖每夜被髮杖劍。飛行屋上。我謹避之耳。宅後土地。不甚振職。唯宅前小廟。每見輒戒責。適入廚中。司命問何處去。答曰。閑行。叱曰。不得作過。曰。不敢。遂得至此。公曰。常時出者二物。爲何。曰。青巾者石精也。稱爲石大郎。正在書院牕外籬下。入地三尺許。婦人者秦二娘。居此久矣。公曰。吾每月朔望。以紙錢供大土地。何爲返容外鬼。汝爲我往問。明日當毀其祠。曰。官豈不曉。雖有錢用。奈腹中飢餒何。我入人家有所得。必分以遺之。故相容。至今默默。食頃復言曰。已如所戒。白之土地。怒我饒舌。以杖驅我出。公曰。曾見吾家廟祖先否。曰。每時節享祠。必往觀。聞飲食芬芳。欲食不得。列位中亦有虛席者。唯一黃衫夫人。見我必怒。又使往覘。俄氣喘色變。徐乃言曰。方及門。爲夫人持杖追逐。急反走。僅得脫。所爲夫人者。曾祖母紀國也。公問所須。曰。鬼趣苦飢。願得一飽饌。好酒肥鵝。與衆人共之。無如常時。以瘦雞相待也。語畢。竦然傾耳。如有人呼之。遽曰。土地震怒。逐我兩家出。今暫止城頭。無所歸托。願急放我歸。自此不敢復來矣。乃解其帶。妾昏睡經日乃醒。

胡氏子

舒州人胡永孚說。其叔父頃爲蜀中倅。至官數日。季子適後圃。見牆隅小屋。垂箔若神祠。有老兵出拜曰。前通判之女。年十八歲。未適人而死。葬此下。今去而官於某矣。問容貌何似。曰。老兵無所識。聞諸倡言。自前後太守。以至餘官。諸家所見婦人。未有如此女之美者。胡子方弱冠。未授室。聞之心動。指几上香火曰。

此亦太冷落。明日取熏爐花壺往爲供。私酌酒奠之。心搖搖然冀幸得一見。自是日日往。精誠之極。發於夢寐。凡兩月餘。他日又往焉。屋簾微動。若有人呼嘯聲。俄一女子衽服出。光麗動人。胡子心知所謂。徑前就之。女曰。無用懼我。我乃室中人也。感子眷眷。是以一來。胡驚喜欲狂。卽與偕入室。夜分乃去。自是日以爲常。讀書盡廢。家人少見其面。亦不復窺園。唯精爽消鑠。飲食益損。父母竊憂之。密以扣宿直小兵。云夜與人切切笑語。呼問子。子不敢諱。以實告。父母曰。此鬼也。當爲汝治之。子曰。不然。相接以來。初頗爲疑。今有日矣。察其起居上下。言語動息。無少分不與人同者。安得爲鬼。父母曰。然則有何異。曰。但每設食時。未嘗下箸。只飲酒啖果實而已。父母曰。俟其復至。使之食。吾當自觀之。子反室而女至。命具食延之。至於再三。不可曰。常時來往。無所礙。今食此。則身有所著。欲歸不得矣。子又強之。不得已一舉箸。父母從外入。女矍起將避匿。而形不能隱。踉蹌蹣跚。泣拜謝罪。胡氏盡室環之。問其情狀。曰。亦自不能覺。向者意欲來。則來。欲去。則去。不謂今若此。又問曰。旣不能去。今爲人耶。鬼耶。曰。身在也。留則爲人矣。有如不信。請發瘞驗之。如其言。破冢見柩。有隙可容。指中空。空然。胡氏皆大喜。曰。冥數如此。是當爲吾家婦。爲改館於外。擇謹厚婢服事。走介告其家。且納幣焉。女父遣長子與家人來視。眞吾女也。遂成禮而去。後生男女數人。云。今尙存。女姓趙氏。

攔街虎

趙濤憲公父元卿。爲東州某縣令。有婦人亡賴健訟。爲一邑之患。稱曰攔街虎。視筭撻如爬搔。公雖知之。然未嘗有意治也。會其人以訟事至庭。詰問理屈。遂杖之。數至八而斃。卽日見形爲厲。行步坐臥。相追隨。

不置。雖飲食亦見於杯盤中。公殊以爲苦。既罷官。過岱嶽。入謁。女鬼隨之如初。暨登殿。焚香再拜。猶立其旁。公端笏禱曰。元卿受命治縣。以聽訟爲職。此婦人自觸憲罔法。當決杖。數未訖而死。邂逅致然。非過爲慘酷殺之也。而橫爲淫厲。累年於茲。至於大神之前。了無忌憚。神聰明正直。願有以分明之。使曲在元卿。不敢逃譴。如其不然。則不應容其久見苦也。禱畢。乃拜而起。遂無所見。

八段錦

政和七年。李似矩爲起居郎。有欲爲親事官者。兩省員額素窄。不能容。却之使去。其人曰。家自有生業。可活妻子。得爲守闕。在左右無以俸爲也。乃許之。早朝晏出。未嘗頃刻輒委去。雖休沐日亦然。朝晡飲膳。無人會窺見其處者。似矩嘉其謹。呼勞之曰。臺省親事官。名爲取送。每下馬歸宅。則散去不顧矣。况後省冷落。爾曹所棄。今獨如是。何也。曰。性不喜游嬉。且已爲阜隸。於事當爾。似矩素於聲色簡薄。多獨止外舍。傲方士熊經。烏巾之術。得之甚喜。自是令席於牀下。正睡熟時。呼之無不應。嘗以夜半時起坐。噓吸按摩。行所謂八段錦者。此人於屏後笑不止。怪之。詰其故。對曰。愚鈍村野。目所未見。不覺笑耳。非有他也。後夜復然。似矩謂爲玩已。叱曰。我學長生安樂法。汝旣不曉。胡爲屢笑。此人但謝過。旣而至於三。其笑如初。始疑之下。牀正容而問曰。自爾之來。我固知其與衆異。今所以笑。必有說。願明以告我。對曰。愚人耳。何所解。固問之。踟躕良久。乃言曰。吾非逐食庸庸者。流吾之師。嵩山王真人也。愍世俗學道趨真者益少。欲得淳朴端敬之士。教誨之。使我至京洛求訪。三年於此矣。昨見舍人於馬上。風儀洒落。似有道骨。可教。故托身爲役。驗所營爲。比觀夜中所行。蓋速死之道。而以爲長生安樂法。豈不大可笑歟。似矩聽其言。而熱汗下。具

衣冠向之再拜。事以師禮。此人立受不辭。坐定。似矩拱手問道。此人略授以大指。至妙處。則曰。是事非吾所能及也。當爲君歸報王先生。以半歲爲期。復來矣。凌晨不告而去。明年五月。似矩出知光州。終身不再見。

餘杭宗女

唐信道。宣和五年。自會稽如錢塘。赴兩浙漕試。館於普濟寺。寺後空室。有旅櫬。欲觀之。僧止之曰。是中乃一婦人棺。半開半闔。時時出與人往來。非數人同入視不可。唐曰。豈有秀才畏鬼者乎。竟獨往視棺上。誌曰。某王宮。幾縣主之柩。蓋距是時已四十年矣。一女子可二十許歲。粉黛鉛華。如新傅者。容色與生人無少異。驚歎而出。還會稽。以語吳械材。材老曰。是烏足爲異哉。吾鄉餘杭縣寺中。亦有宗女。柩寄僧坊者。每夕與僧飲酒歌笑。旁若無人。通衽席之好。遲明就木。僧必送之以往。如是二年。事浸聞其父。父怒。謀舉而焚之。母夢女悲泣。告曰。兒不幸死。而冥數當與僧合。自知淫穢。以貽父母羞。然腹已有孕。儻不得生子。則沉淪幽趣。長無脫期。少緩三月。使畢此緣。然後就焚。無害也。母亦泣而寤。以告夫。夫愈怒曰。兒已死。乃與庸僧遊。又欲爲生子。吾不能受此辱。必焚之。乃可是夜。母及一家人。悉夢女來。如前訴之語。而加苦切。申言至數四。明日。合詞白其父。父堅忍人也。愈益怒。不俟所擇。日至。立使呼凶肆之人。輿薪厝火。斧棺而爇之。其腹皤然。少焉坼裂。果有嬰兒。已成形矣。

閩清異境

福州閩清縣近村。有大溪。溪北有寺。溪南大山長谷。草樹綿延。父老相傳。自古以來。人跡所不到。到則遇

奇怪。有三僧從他處來。皆好尋幽選勝。欣然欲往。相與裹糗糧。擊小舟。渡彼岸。爲三宿計。行未久。滿道虵虺縱橫。踐之以過。異鳥形容可憎。鳴噪紛紛。觸目生怖。不半日。兩人願還。一僧獨奮曰。出家兒視死爲等閑。况怖懼乎。我將獨往。乃并兩人所齋草行露宿。愈益南去。二之日。蛇鳥漸少。稍有徑路可尋。三之日。亦覺勸苦。遙望山下。木杪炊煙起。知有人居。復行前抵其處。得茅屋一間。寂不見人。僧就憩。取亂葉爇之。俄一人自外荷鋤至。架鋤於門上。趨近附火視之。人也不交一談。袖中出芋十枚。炮熟。指其半與僧。自食其半。既暮。徑臥土榻上。僧亦同宿。終不相誰何。天將曉。人已去。僧亦從此歸。添道處處記之。到寺。具以所見語兩人。兩人悔前日空返。乃相約重尋之。歷三日。與曩所記無異。及大木下。則茅屋已焚。但斫木皮尺餘。題詩其間曰。偶與雲水合。不與雲水通。雲散水流去。杳然天地空。悵然而歸。後無有能去者。

玉華侍郎

莆田人方朝散。失其名。政和初爲歙州婺源宰。病熱困臥。覺耳中鏘鏘天樂聲。少焉有女童二十四輩。各執旌纛。幢幢至前。俄采雲從足起。掩苒飛騰。瞬息間到一城。城中大樓明奐高潔。金書其門曰。太華之宮。正中設榻。使就坐。侍女列立。長髯道士乘雲至。碧冠霞衣。執玉簡直前再拜。方驚起欲致答。道士拱手言。某於先生役隸也。願端坐受敬拜。畢。跪白曰。碧落洞玉華宮莫真君。敬問先生。瑤臺一別人。人間甲子周矣。嗣見有日。欽遲好音。方懵然不知所答。道士曰。下土溷濁。能移人肺腸。先生應已忘前事。今當縷陳之。先生唐武后時人也。生於冀州。能屬文。而嗜酒不檢。浮沉里中。時河北大疫。死者如亂麻。先生書所得藥方。揭於通衢間。病者如方治之。卽愈。由此相傳益廣。所活不可計。夢中有人告曰。子陰德上通於天。上帝嘉

其功當以仙班相召。先生素落魄，且自恃將爲天人，愈益放誕，竟以狂醉墮井死。死後久之，乃用前功得召見於白玉樓。蓋李長吉所作記處也。時有四人同召，當試文一首。帝自書大道無爲賦爲題。先生有警句曰：帝鑿竅而喪魄，蛇畫足而失楛。帝覽之大喜，擢列第一。拜爲脩文郎，專以文字爲職。繼有玉華侍郎之命，同寮十八人，皆上清仙伯也。每侍帝左右，出則陪從，金輿嘗曉幸紫霞宮，宮人不知輦至，或晚起，纔畫一眉，卽趨出迎謁。帝顧之笑，命諸侍郎賦詩。先生卒章云：曉粧不覺星輿至，只畫人間一壁眉。帝吟諷激賞，卒以恃才怙寵爲衆所嫉，下遷羣玉外監。既陞辭，帝曰：羣玉殿乃吾圖書之府，非卿文學出倫，未易居此。是後宴見稍疎。一日帝與諸仙游瑤圃，思先生之材，遣使來召。先生辭以疾，獨與侍女宋道華泛舟池上，執手眷眷。有人間夫婦之想，爲使者所劾。帝批其奏曰：男爲東家男，女爲西家女，皆謫墮人世。道華生於蜀中，而先生乃爲閩人。先生旣登第，爲邵武判官。日帝命召還，有不相樂者，奏云：邵武分野，炎氣方重，須此人仙骨以鎮之，乃止。近已有詔，更一紀復故處，莫真君乃代先生爲侍郎者，懼塵世易流，又有他過，則仙梯愈不可攀。故遣弟子來，鄭重達意。宋道華者，先已得歸，正持寶幢立於側，拜而言曰：人世紛紛，眞可厭苦。若得再入碧落洞中，望見金毛師子，千秋萬歲，永無閑思念也。方君聞兩人語，始瞿然如有所省。道士及衆女皆謝去，遍體汗流，遂寐。蓋已三日，卽召會丞尉及子孫，歷道所見，遂申郡乞致仕。時年六十，有二後不知所終云。先君頃於鄉人胡霖卿處得此事，亦有人作記甚詳，久而失去，詢諸胡氏子及婺源人，皆莫知，但能道其梗概如是。今追書之，復有遺忘處矣。

米張家

京師脩內司兵士闕喜。以年老解軍籍。爲販夫。賣果實自給。其婦湯氏。舊給事掖廷。晚乃嫁喜。宣和二年六月。喜賣瓜於東水門外。汴堤叢柳間。所坐處去人居百許步。柳陰尤密。午暑方盛。行人不至。聞木杪呼小鬼。續有應之者。呼者曰。物在否。應者曰。在。如是再三。仰頭周視。無所視。懼不自安。欲歸而妻饋食適至。具以事語之。妻曰。老人腹虛耳。聒妄聞之。無懼也。明日復如前。又以語妻。妻曰。然則翼日我於此代汝。汝當爲我饋。湯氏慧人也。伺其時至。聞應答聲畢。遽曰。既在。何不出示。卽於樹間擲金數十顆。銀十餘錠。黃白爛然。妻四顧無人。亟收置瓜籃中。未畢而喜至。驚笑曰。吾不暇食矣。喜見黃物形製甚異。疑不曉。妻曰。此褻蹠金也。盡拾瓜皮。與所坐敗簞。覆籃共舁以歸。僅能行百步。重不能勝。暫寄於張家茶肆中。出募有力者挈取。張氏訝其蒼黃如許。發籛見物。悉以瓦礫易之。喜夫婦不復閱視。及家始覺。妻曰。姑忍勿言。明當復用前策。尙可得也。泊坐樹下。過時無所聞。乃效其呼。小鬼亦應曰。諾。妻曰。再以昨日之物來。曰。亡矣。問何故。曰。已煩賣瓜人。送與張氏。竟喜將訟於官。妻曰。鬼神不我與。雖訴何益。不若謀諸張氏。張曰。物已歸我。又無證驗。安得取。且爾夫婦皆老而無子。多貲亦奚爲。幸館於吾門。隨所用錢相給。畢此一世可也。喜乃止。張氏由此益富。徙居城北。俗呼爲米張家云。

肇慶土偶

鄭安恭爲肇慶守。有直更卒。每夜半見城上亭中火光。往視之。乃十餘人及小兒數輩聚博。卒有膽。不懼。戲伸手乞錢。諸人爭與之。幾得三千以還。明日驗之。真銅錢也。不以語人。次夕又如是。遂賂掌宿節級。求專直三更。所獲益富。踰兩月矣。會軍資庫失錢千餘緡。并銀數百兩。揭榜根捕。或告云。此卒近多妄費。又

衣服鮮明。可疑也。試擒之。詰其爲盜之端。不能隱。具以實言。鄭意必土偶爲姦。乃繫卒。使人部往。遍索諸廟。至城隍廟中。有土偶。狀貌類所見者。碎之。腹中得銀一笏。盡剖之。皆然。因發地。凡偶人下。各得數十千。合此卒用過之數。更無少差。卽盡毀偶像。其怪遂絕。

秦昌時

秦昌時。昌齡。皆太師檜從子。紹興二十三年。昌齡宮觀滿。將赴調。見達真黃元道。戒曰。君壽命不甚永。然最忌爲宣州官。若得之。切不可受。受必死。旣而添差寧國軍簽判。不欲往。具以事白其叔父。叔父諄責之。遂受命。以九月十八日至家。五日而死。竟不及赴官。昌時自浙東提刑來會葬。聞達真在溧陽。往見之。達真曰。今年葬簽判。明年葬提刑。吾將往會稽奉送。昌時怒且懼。明年十二月十二日。果訪之於會稽。取紙寫詩。有二五相逢路再迷之語。昌時曰。壽止二年。或五年。邪。曰。否。二月。或五月。邪。曰。否。然則但二日。五日乎。曰。恐如是。時會稽守趙士彰。提舉常平高百之。皆在坐。密問曰。提刑方四十五歲。精爽如此。何爲有是言。曰。去歲見之於溧陽。神已去。幹會與約送葬。壽夭定數也。何足訝。今不過七日耳。是月十八日。昌時具飯。召百之。及其壻馮某。達真在焉。昌時坐間。取永嘉黃柑。手自銓擇。達真隨輒食之。食數顆。又擘其餘。擲之地。昌時以情白曰。叔父生朝不遠。欲持以爲壽。願先生勿相苦。達真嘻笑曰。自家死日。不管。卻管他人生日。左右見其語切。皆伸舌縮頸。昌時不樂。顧百之及馮壻。招之出。自掩關作書。囑虞候曰。若黃先生尋我。但以睡告。虞候立戶外。忽聞筆墜地。入視之。已仆於胡床。涎塞咽中。革革然。其家呼醫巫。絡繹妻詹氏泣。達真求救。笑曰。吾曩歲固言之。今日專來送葬。命止於此。雖扁鵲何益。善視之。三更當去矣。至時果死。

武夷道人

建州崇安縣武夷山。境象幽絕。中臨清溪。盤折九曲。游者泛舟其下。仰望極目。道流但指言古跡所在。云莫有登之者。紹興初。有道人至。沖佑觀。獨欲深入。訪洞天。經數月。尋歷殆遍。無所遇。忽於山崦間。得草庵。有道姑。屏處。長眉紅頰。傍無侍女。問其來。故謂曰。洞天有名無形。相傳如是。吾處此久矣。不見也。道人曰。業欲一往。要當盡此身尋之。時天色陰翳。日已暮。姑邀宿庵中。道人謝曰。子婦人。獨居於義。不可曰。非有他也。玆地多虎狼。恐或傷君耳。竟不肯入。危坐於戶外。夜未久。果有虎咆哮來前。姑急開門呼之。答曰。寧死於虎。決不入。少焉。又增一虎。嗥嘯愈甚。姑又語曰。此兩黑虎。性慈仁。餘皆搏人不遺力。君將爲齏粉矣。道人守前說。不爲動。俄而五虎同集。銜其頭足。以往。纔十數步。擲於坡下而去。體無少損。遂堅坐達明。姑延入坐。嘉歎曰。子有志如此。非我所及。洞天蓋去此不遠。然尙隔深淵。淵闊十餘丈。驚湍怒流。但一竿竹橫其上。非身生羽翼。不可過。亦時時有雙髻樵人往來。子試往。幸而相遇。當拜而問塗。不然。無策也。既至溪流。洶湧崩騰。木石皆振。弱竹裊裊。不可著脚。適逢樵者出。乃前再拜。樵者矍然。退避曰。山中野人。采薪以供家。安敢當此。具以所欲。拱白之。樵始祕不言。旣而曰。誰爲君道此。曰。聞諸庵中女。樵怒曰。多口老婆。妄泄吾事。令道人閉目。挽其衣以行。覺如騰虛空。雲龍出沒。湧洞兩耳間。旣履地。乃在平岡上。宮殿崔嵬。金鋪玉戶。一人碧冠朱履。顧左右曰。安得有凡氣。道人趨出稽首。碧冠叱曰。誰引汝來。以樵者告。卽遣追至前。袒其背。以鐵拄杖鞭之。三百六十血肉分離。骨破髓出。道人亦戰懼。碧冠曰。洞天乃高仙所聚。汝何人。乃得輒至。貴汝罪。宜速回。積行累功。他時或可來。命取水一杓。飲之。中有胡麻飯一顆。飲水畢。嚼飯咀。

嚙移時。僅能食三之一。腹已大飽。碧冠笑曰。汝食吾飯一粒。尙不能盡。豈得居此。遂還至崖下。見被杖者。呻痛草間。曰。坐汝至此。吾方被謫墜。不知經幾百劫。乃得釋。汝去矣。歸途不復見溪。安步長林。而足常去地寸許。回望高山深谷。皆非昨境。道姑與庵。亦失其處。遂棲於巖石中。至今猶在。黃元道七八年前曾見之。云山東人也。

王俊明

蜀人王俊明。洞知未來之數。雖瞽兩目。而能說天星災祥。宣和初。在京師。謂人曰。汴都王氣盡矣。君夜以盆水直氏房下望之。皆無一星。照臨汴分野者。更於宣德門外。密掘地二尺。試取一塊土。嗅之。燥枯索寞。非復有生氣。天星不照地脈。又絕。而爲萬乘所都可乎。卽投匭上書。乞移都洛陽。時中國無事。大臣交言其狂妄。有旨。遂出府界。寓於鄭許間。靖康改元。頗思其言。命所在津遣。召入禁中。詢之。猶理前說。曰。及今改圖。尙不爲晚。仙井人虞齊年。時爲太常博士。俊明告之。曰。國事不堪說。唯蜀爲福地。不受兵。君宜西歸。勿以家試禍。虞曰。先生當何如。曰。吾命盡今年。必死於此。但恨死時。妻子皆不見耳。虞雅信其言。亟謁鄉相何文縝。求去。得成都倅。京城將陷之日。有旨遣四衛士。輿轎急召俊明。至宮門。聞胡人已登城。委之而去。匍匐下車。莫知其所往。疑擠於溝壑矣。其家行哭尋之。數日。竟不見。遂以去家之日爲死日云。

洪粹中

樂平士人洪旂。字粹中。爲人俊爽秀發。然好以語言立譏議。嘗作山居賦。純用俗語綴緝。凡里巷短長。無不備紀。曲盡一鄉之事。獨與族兄樸友善。政和八年登第。未得祿而卒。無子。凡喪葬之費。皆出於樸。後數

年樸與醫者葉君禮夜坐。葉先寢。樸忽起與人相揖。便延坐交語。家人竊聽之。粹中聲也。愀然曰。思君如昨。願一見道舊。謝送死之恩。而屢至門。皆爲闖者所阻。今隨令兄七承事。自周原來。故得入。念臨終時。非吾兄高義。朽骨委溝壑矣。始死了不自覺。但見吏卒來云。迎赴官。卽隨以往。今在冥中判一局。絕優游無事。特苦境界黑暗。冥漠愁人。雖爲官百年。不若居人間一日也。冥吏與我言。生當爲大官。正坐口業妄說人過。故一切折除。今悔之無及矣。生時所爲文一編。在十二郎處。煩兄明旦乘其未起。往取之。祇在渠箱中。替子上。樸恍忽間。不憶其已死。喚人點茶。遂不見。時燈火雖設。無復光焰。葉醫驚問之。始悟。明日往十二郎家。得其書。粹中夙與妻不睦。後再適葉氏。亦時時來附語。葉生詰之曰。平生聞洪粹中博學。若果是可誦周禮。卽應聲高讀。首尾不差一字。十二郎其姪也。

全師穢跡

樂平人許吉先。家于九墩市後。買大僧程氏宅以居。居數年。鬼瞰其室。或時形見。自言我黃三江一也。同爲賈客。販絲帛。皆終於是。今當與君共此屋。初亦未爲怪。旣而入其子房中。本夫婦夜臥如常時。至明則兩髮相結。移置別舍矣。方食稻飯。忽變爲麥。方食早穀飯。忽變爲晚米。或賓客對席。且食且化。皆懼而捨去。吉先招迎術士作法祛逐。延道流醮謝祀神禱請。略不效。所居側鳳林寺。僧全師者。能持穢跡呪。欲召之時。子婦已病。鬼告之曰。聞汝家將使全師治我。穢跡金剛。雖有千手千眼。但解於大齋供時。多攪酸餹耳。安能害我。僧旣受請。先於寺舍結壇。誦呪七日。夜將畢。鬼又語婦曰。禿頭子果來。吾且謹避之。然不過數月久。當復來。何足畏。吾未嘗爲汝家禍。苟知如是。悔不早作計也。僧至。命一童子立室中。觀伺。謂之開

光見大神持戈戟幡旗，杳杳而入。一神捧巨蠹，題其上曰：穢跡神兵。周行百匝，鬼趨伏婦牀下，神去。乃出其頭，比先時條大數倍，俄爲人擒，搦以行。僧曰：當更於病者牀後見兩物，始真去耳。明日牀後大櫃旁，涌出牛角一雙，良久而沒。自是遂絕不至。凡爲厲自春及秋，乃歇。許氏爲之蕭然。

上猶道人

鄉人董璞，宣和四年爲南安軍上猶丞。有道人從嶺外來，長六尺餘，云將自此朝南嶽。且言有戲術，董爲置酒召客，而使至前陳其伎。獨攜無底竹畚一枚，泥滿其中。庭下觀者數百，道人令自取泥如豆，納口內。人人詢之，欲得作何物，或果實，或穀饌，或飴蜜，不以時節土地所應有，皆以其意言。道人仰空吸氣，呵入人口中，各隨所須而變。戒令勿嚼，勿嚙，可再易他物。於是方爲肉者，能成果，爲果者，能成肉。千變萬化，無有窮極。而一丸泥自若也。董氏子弟或不信，遣鄉僕胡滿出，戒之曰：汝亦說一物，正使誠然，姑應曰：不是。試觀其何以處。僕含泥呼曰：欲櫻桃。道人呵問之曰：非也。再三問，皆然。笑曰：汝欲戲我耶？吾將苦汝。又呵氣入之，則爲大蒜，辛臭達於外。僕猶執爲未然。道人徧告衆曰：此人見侮已甚，當令諸君皆聞之。指其口曰：大糞出。應聲間，穢氣充塞，徹於庭上。僕急吐，取出水濯漱。良久，尙有餘臭。觀者大笑，益敬之。道人亦求去，與之錢，不受。獨索酒，飲數升，遂去。竟不知爲何許人，何姓氏也。董外孫洪應賢，邦直從在官下，親觀其異。

宣城寃夢

李南金客於宣州，與一倡善。紹興十八年，秦棣爲郡守，合樂會客。李微服窺之，以手招所善倡與語。秦適

望見大怒。械送於獄。將案致其罪。同獄有重囚四人。坐劫富民財。拘繫吏受民賄。欲納諸大辟。鍛鍊彌月。求其所以死而未能得。南金素善訟。爲吏畫策。命取具案。及條令。反覆尋索。且代吏作問目。以次推訊。四囚不得有所言。獄具皆杖死。吏果得厚賂。卽爲南金作道地。引贖出。後二年。南金歸樂平。與其叔師尹往德興。謁經界官王昺。宿於香屯客邸。夜中驚覺。叔呼之不應。撼之數十。但喉中介介作聲。叔走出喚鄰室人。并力叫呼。良久乃醒。起坐謂叔曰。惡事真不可作。曩者救急爲之。今不敢有隱。始盡說前事云。適夢身在宣城。逢四人於路。挽衣見苦。曰。汝無狀。用計殺我。我不負汝命。今當相償死。便取大鐵盆覆我。故不能出聲。非叔見救。真以斃死矣。又十年。竟遇蛇妖以卒。

京師酒肆

廉布宣仲孫煥肖之。在太學。遇元夕。與同舍生三人。告假出游。窮觀極覽。眼飽足倦。然心中拳拳。未嘗不在婦人也。夜四鼓。街上行人寥落。獨見一騎來。騶導數輩。近而覘之。美好女子也。遂隨以行。欲迹其所向。俄至曲巷酒肆。下馬入。買酒獨酌。時時與導者笑語。三子者亦入。相對据案。索酒。情不能自制。遙呼婦人曰。欲相伴坐如何。卽應曰。可皆欣然趨就之。且推肖之與接膝。意爲名倡也。婦人以巾蒙首。不盡覩其貌。客戲發之。乃一大面惡鬼。殊可驚怖。合聲大呼曰。有鬼。酒家奴出視。則寂無一物。嗤其妄。具以所遇告。奴曰。但見三秀才入肆。安得有此。三子戰栗。通夕至曉。乃敢歸。

徐偲病忘

婺州永康人徐偲。字彥思。素以能文爲州里推重。鄉人欲爲父祖立銘碣。必往求之。平生無時頃輟讀書。

後仕至建州通判歸。暮年忽病忘世間百物，皆不能辨。與賓客故舊對面不相識。甚至於妻孥在前，亦如路人。方食肉，不知其爲肉。飲酒，不知其爲酒。飢渴寒暑晝夜之變，一切盡然。手亦不能作一字。閱三年乃卒。蓋苦學精思，喪其良心云。

海中紅旗

趙丞相居朱崖時，桂林帥遣使臣往致酒米之饋。自雷州浮海而南，越三日，方張帆早行，風力甚勁。顧見洪濤間紅旗靡靡相逐而下，極目不斷。遠望不可審，疑爲海寇。或外國兵甲呼問舟人，舟人搖手令勿語。愁怖之色可掬。急入舟，被髮持刀出蓬背立，割其舌出血，滴水中。戒使臣者使閉目坐船內。凡經兩時頃，聞舟人相呼曰：更生更生。乃言曰：朝來所見，蓋巨鱷也。平生未嘗覩所謂紅旗者，鱗鬣耳。世所傳吞舟魚，何足道。使是鱷與吾舟相值，在十數里之間，身一展轉，則已淪溺於鯨波中矣。吁！可畏哉。是時舟南去而鱷北上，相望兩時，彼此各行數百里，計其身當千里有餘。莊子鯤鵬之說，非寓言也。時外舅張淵道爲帥云。

董穎霜傑集

饒州德興縣士人董穎，字仲達。平生作詩成癖，每屬思時，寢食盡廢。詩成，必徧以示人，嘗有警語云：雲壑釀成千嶂雨，風蘋吹老一汀秋。蒙韓子蒼激賞。徐師川爲改汀字爲川。汪彥章曰：此一字大有利害。目其文曰霜傑集。且製鼓以表出之。然其窮至骨。他日入郡，爲人作秦丞相生日詩，窮思過當，遂得狂疾。走出欲投水，或爲遣人呼其子買舟載以歸。歸數日而死。家貧子弱，葬不以禮，亦無錢能作佛事。歷十餘日，宗

人董應夢者。夢見之曰。穎死後以家貧之故。不蒙佛力。尙未脫地獄苦。吾兄儻施宗誼。微爲作齋。七以資冥路。併刻霜傑集傳於世。則瞑目九泉。別當報德矣。應夢如其請。先飯僧作齋。又夢來謝曰。荷兄追拔。已得解脫。霜傑願終惠也。以詩一章爲謝。記其一句曰。日斜人度鬼門關。應夢家正開書肆。竟爲刻集。

張撫幹

延平人張撫幹。有術使鬼神。鍾士顯病瘡。折簡求藥。張不與藥。不答簡。但書押字於簡板上。戒曰。以舌舐之。當愈。果愈。鍾婦翁林氏富人。也用千緡買美妾。林如福州。而妾病沉困。不食。鍾邀張治之。張曰。事急矣。度可延三日命。林君如期歸。則可見。乃呵氣入妾口中。少頃。目開體動。索粥飲之。頗能語。信宿林歸。妾亦死。又與鄧秀才者。同如福州。鄧羸劣不及事。張曰。吾以一力假君。何如。鄧曰。君自無僕。何戲我。前過一神祠。指黃衣卒曰。以此人奉借。鄧特以爲相戲。侮。遂分道各行。至前溪渡頭。舟人橫船待曰。君非鄧秀才乎。值有急脚過此。令具舟相載。固已怪之矣。晚到村市。見旅舍貼片紙曰。鄧秀才占問之。又此人也。自是三日皆然。至福唐。夢黃衣來曰。從公數日。勞苦至矣。略無一錢相謝。何耶。我坐貪程行速。蹙損兩指。當亟爲療治。覺而異之。卽焚楮鏹數萬。祝獻歸途。過祠下。視黃衣足指。果斷其二。自和泥補治之。

何村公案

秦棣知宣州。州之何村。有民家釀酒。遣巡檢捕之。領兵數十輩。用半夜圍其家。民富族也。見夜有兵甲。意爲凶盜。卽擊鼓集鄰里。合僕奴持械迎擊之。巡檢初無他慮。恬不備。并其徒皆見執。民以獲全。火盜爲功。言諸縣。縣旣知之矣。以事諉尉。尉度不可以力爭。乃輕騎往。好謂之曰。吾聞汝家獲強盜。幸與我共之。民

固不疑也。則大喜。盡以所執付尉。而與其子及孫。凡三人。同護以往。遂趨郡。棣釋巡檢以下。而執三人。取麻繩通纏其體。自肩至足。然後各杖之百。及解索。三人者皆死。棣兄方據相位。無人敢言。通判李季懼。即丐致仕。明年棣卒於郡。又明年。楊原仲厚爲守。白日見數人。驅一囚。杻械琅璫。至階下。一人前曰。要何村公案。照用。楊初至官。固不知事緣由所起。方審之。已不見。呼吏告以故。吏曰。此必秦待制時。富民酒獄也。抱成案來。楊閱實。大駭。趣書史端楷錄。竟買冥錢十萬同焚之。

宣州孟郎中

乾道元年七月。婺源石田村汪氏僕王十五。正耘於田。忽僵仆。家人至。視之死矣。舁歸舍。尙有微喘。不敢斂。凡八日復甦。云初在田中。望十餘人自西來。皆著道服。所齋有箱篋大扇。方注視。便爲摔着地上。加毆擊。驅令荷擔。行至縣五侯廟。有一人具冠帶出。結束若今通引官。傳侯旨。問來何所須。答曰。當於婺源行瘟冠帶者入。復出曰。侯不可。趣令急去。其人猶遷延。俄聞廟中傳呼曰。不卽行。別有處分。遂捨去。入嶽廟。復遭逐。乃從浙嶺適休寧縣。謁城隍。及英濟王廟。所言如婺源。皆不許。遂至徽州。遍走三廟。亦不許。十人者慘沮不樂。迺邇之宣州。入一大祠。才及門。數人已出迎。若先知其來者。相見大喜。入白神。神許諾。仍敕健步徧報所屬土地。且假一鬼爲導。自北門孟郎中家始。旣至。以所齋物藏竈下。運大木立寨柵於外。若營壘然。逮旦。各執其物。巡行堂中。二子先出。椎其腦。卽仆地。次遇僕婢輩。或擊或扇。無不應手而隕。凡留兩日。其徒一人入報西南火光起。恐救兵至。亟相率登陴。望火所來。曠弩射之。卽滅。又二日。復報營外火光屬天。暨登陴。則已大熾。焚其柵立盡。不及措手。遂各潰散。獨我在。悟身已死。尋故道以歸。乃活。里人汪

廣新調廣德軍簽判。見其事。其妹婿余永觀。適爲宣城尉。卽遣書詢之。云孟生乃醫者。七月間闔門大疫。自二子始。婢妾死者二人。招村巫治之。方作法。巫自得疾歸而死。孟氏悉集一城師巫。併力禳禱。始愈。蓋所謂火焚其柵者此也。是歲浙西民疫。禍不勝計。獨江東無事。歛之神可謂仁矣。

十八婆

葉審言樞密。未第時。與衢州士人馬民彝善。民彝素清貧。後再娶峽山徐氏。以資入。因此頗豐贍。稱其妻爲十八婆。紹興三十二年。葉公自西府奉祠歸。壽昌縣故居。曰社勘。時方冬日。有兩村夫。荷轎輿一老婦人。自通爲馬先生妻。來相見。葉公命其女延之中堂。視其容貌。昔肥今瘠。絕與十八婆不類。問其故。答曰。年老多事。形骸銷瘦。無足怪者。皆疑之。扣其僕。僕曰。但見從店中出。指令來此。不知所自也。葉氏客徐。欽鄰。觀此。嫗面色枯黑。覺其非人。又從行小奴。攜裝匣在手。皆紙所爲。已故弊。乃送死明器耳。大呼而入曰。此鬼也。逐出之。嫗猶作色曰。謂人爲鬼。何無禮如是。旣出門。轎不由正道。而旁入山崦間。遂不見。數日後。民彝至。言其妻蓋未嘗出也。

張淡道人

衢州人徐逢原。居郡之峽山。少年時。好與方外人處。有張淡道人過之。留館其門。巾服蕭然。唯著青巾夾道衣。中無所有。雖盛冬不益也。每月夕。則攜鐵笛入山間吹之。徹曉乃止。逢原學易。嘗閉戶撰大衍數。不得其法。張隔室呼之曰。一秀才。此非君所解。明當語子。明日。授以軌析算步之術。凡人生死日時。與什器草木禽畜成壞壽夭。皆可坐致。持以驗之。不少差。最好飲酒。時時入市。竟日。必酣醉乃返。而囊無一錢。人

皆云能燒銀以自給。逢原欲測其量。召善飲者四人。更迭與飲。自朝至暮。皆大醉。張元自如。夜入室中。外人望見其倒立壁下。以足掛壁。散髮實瓦盆內。酒從髮際滴瀝而出。逢原之祖德詮。年七十餘矣。張曰。十八翁。明年五月有大厄。速用我法禳禱。可復延十歲。徐氏不信。以爲道人善。以言相恐。勿聽也。語纔出口。張已知之。卽捨去。入城中羅漢寺。時年五月。德詮病。逢原始往請之。不肯行。果死。其徒有頭陁一人。又祕藏紙畫牛一頭。每與客戲。則取圖掛壁。劉生草其旁。良久。草或食盡。或齧訖過半。遺糞在地。可掃也。後以牛與頭陁。而令買火麻四十九斤。紐爲大索。囑之曰。吾將死。死時勿棺斂。只以索從肩至足。通纏之。掘寺後空地。爲坎埋我。過七日。輒一發視。頭陁謹奉戒。旣死七日。發其穴。面色如渥丹。至四十九日。凡七發。但餘麻緇在。并敗履一雙。尸空空矣。逢原嘗贈之詩曰。鐵笛愛吹風。月夜夾衣能禦雪。霜天伊子試問行年。看笑指松筠。末是堅。張以匹絹大書之。筆蹟甚偉。又以匹絹書永法授逢原。逢原死。鄉人多求所書法。其子夢良不欲泄。舉而焚之。軌析之術。徐氏子孫略知其大概。而不精矣。

嘉陵江邊寺

中奉大夫王旦。字明仲。興州人。所居去郡數十里。前枕嘉陵江。嘗晚飲。霑醉。獨行江邊。小憩礧石上。望道左松檜森蔚。成行。月影在地。顧而樂之。憶常時所未見也。乘輿步其中。且二里。得一蕭寺。佛殿屹立。長明燈熒熒然。寂不見人。稍行至方丈。始有一僧迎揖。乃故人也。就坐良久。忽悟僧已死。問曰。師去世累歲矣。乃在此邪。僧曰。然。語笑如初。存問交游。今皆安在。幾至夜半。倦欲寐。僧引入西偏小室。使就枕。戒之曰。此多惡趣。毋輒出。須天且明。吾來呼公起矣。遂去。旦裴回室中。覺境象荒闐。不能睡。俯窺牕外。竹影參差。心

愈動。登牀展轉。目不交睫。不暇俟其呼。徑起出戶。遙見僧堂燈燭甚盛。趨就焉。衆方列坐。數僕以杓行粥。鉢內炎炎有光。逼而視之。蓋鎔銅汁也。熱腥迎鼻。不可聞。犇而還。復見昨僧。咄曰。戒君勿出。無恐否。命行者秉炬送歸。中塗炬滅。旦蹶於地。驚而寤。則身元在石上了。未嘗出。殆如夢游云。

休寧獵戶

休寧張村民張五。以弋獵爲生。家道粗給。嘗逐一麕。麕將二子行。不能速。遂爲所及。度不可免。顧田之下。有浮土。乃引二子下。擁土培覆之。而自投於罔中。張之母遙望見。奔至罔所。具以告其子。卽破罔出。麕并二雛皆得活。張氏母子相顧。悔前所爲。悉取罌罌之屬焚棄之。自是不復獵。休寧多猴。喜暴人稼穡。民以計籠取之。至一檻數百。然後微開其板。纔可容一猴。呼語之曰。放一枚出。則釋汝。羣猴共執一小者推出之。民擊之以椎。卽死。檻中猴望而號呼。至於墮淚。則又索其一。如是至盡乃止。土人云。麥禾方熟時。猴百十爲羣。執臂人立。爲魚麗之陣。自東而西。跳跟數四。禾盡偃。乃攫取之餘者。皆摔踏委去。邱中爲空。故惡而殺之。然亦不仁矣。

賈成之

賈成之者。寶文閣學士謙之子。通判橫州。有吏材。負氣不肯處人下。太守鄱陽王翰。不與校。以郡事付之。得其歡心。凡同寮四年。而後守趙。持來始至。卽與賈立敵。盡捕通判羣吏。械於獄。必令列其官不法事。吏不勝笞掠。強誣服云。通判每納經制銀。率取耗什三以入己。持以告。轉運判官朱玘。玘知其不然。移檄罷其獄。且召賈入幕府。持慮爲己害。與所善鄧教授謀。遣軍校黃賜。采毒草於外。合爲藥。而具酒延賈。中席

更衣呼其子。以藥授官奴阮玉。投酒中。捧以爲壽。寧浦令劉儼。時在坐。酒入。賈口便覺腸胃掣痛。眼鼻血流。急命駕歸。及家。已冥冥。妻子環坐哭。賈開目曰。勿哭。我落人先手。輸了性命。不用經有司。吾當下訴陰府。遠則五日。近以三日爲期。先取趙持。次取鄧某。然後及儼。玉輩經夕而死。臨入棺。頭面皆坼裂。郡人見通判騎從如常。日儀趨詣府。闈者入白。持潑然如斗水沃體。明日出視事。未至廳屏。有撒沙自上而下。每著身處。皆成火燃。典客立於傍。一沙濺之。亦遭灼。良久乃止。又明日坐堂上。小孫八九歲。方戲劇。驚曰。賈通判掣翁翁頭巾。颺空去。持摸其首。則巾乃在地上。遂得病。時時拊膺曰。節級緩縛我。待教授來。我卽去。越三日死。時乾道元年七月也。鄧教授考試象州。與監試簽判王粲然。試官盧覺參語。忽起與人揖。回顧曰。賈通判相守。勢須俱行。煩鄉人爲我治後事。鄉人者覺也。二人曰。白晝昭昭。焉有是事。君豈以心勞致恍忽邪。鄧指廡下曰。彼在此危立久矣。趨入室。仆牀上。小吏喚之。已絕。黃賜阮玉不數旬繼死。劉儼罷官。桂林乘舟上灘水。見賈來壓其舟。遂病死。旣而復蘇。如是者至於再。不知今爲如何。持之子護喪至貴州。亦暴卒。復生。然昏昏如狂醉矣。

馬識遠

馬識遠。字彥達。東州人。宣和六年武舉進士第一。建炎三年。爲壽春守。虜騎南侵。過城下。識遠以靖康時嘗奉使至虜。虜將知之。扣城呼曰。馬提刑與我相識。何不開門。壽春人籍籍言郡守與虜通者。識遠懼不敢出。以印授通判。通判本有異志。卽自爲降書。啟城迎拜。虜亦不入城。但邀識遠至軍。與俱行。通判又欲以虜退爲己功。乃上章言郡守降虜。己獨保全一城。奏方去。而識遠得回。纔留北軍三日。通判窘懼。卽爲

惡言動衆。亡賴少年相與取讖遠殺之。家人子亦多死。朝廷嘉通判之功。擢爲本郡守。大喜過望。受命之日。合樂享吏士酒。纔三行。於坐上得疾。如有所見。叩頭雪泣。引罪自責曰。某實以城降。反冒以爲功。而使公罹非命。某悔無及矣。卽仆地死。至紹興十年。復河南地。觀文殿學士孟富文（庾）爲西京留守。辟椽屬十人。每日會食。承議郎王尙功者。忽以病不至。公遣掌客邀之。良久不反命。復遣一人焉。至於四五。皆不來。滿坐怪之。旣而數輩同至。面無人色。言曰。王制幹墮坐於地。頭如栲栳。形容絕可怖。見之皆驚蹶氣絕。移時乃蘇。是以後期至。孟公率幕府步往視之。王猶能言曰。乞召嵩山道士。時道士適在府。卽結壇召呼鬼神。俄有暴風肅然起於庭。風止。一人長可尺餘。紫袍金帶。眉目皆可觀。冉冉空際。詰道士曰。吾以冤訴於上帝。得請而來。非祟也。師安得以法繩我。道士不敢對。孟公親焚香問之。始自言爲馬識遠。曰。方守壽春時。王生爲法曹。嘗夜相過。說以迎虜。識遠拒不可。遂與通判謀翻城。又矯爲降文。宣言於下。以致殺身破家之禍。通判旣攘郡印有之。王生亦用保境受賞。嗟乎冤哉。言訖。泣下歔歔曰。帝許我報有罪矣。警然而逝。王生明日死。

祖寺丞

趙公時（霈）侍郎。政和八年冬。爲無爲軍教授。通判祖顛者。濟南人。本法家。嘗歷大理丞。處身廉謹。以法律爲己任。趙嘗夢游一小寺。寺旁有池。方不踰尋丈。四周朱欄三重。內一重可高二尺。中高三尺。其外四尺許。趙身在重欄內。去水止三四步。視池中有一浮屍。惡之。方欲越欄出。舉足極難。屍忽起。逐人。趙蹙之於水。再欲出。又起如初。復蹙之。至於三。其行稍緩。其容戚戚然。若有所訴。詢之云。昔日罪不至死。爲通

判祖寺丞枉殺。抱冤數年矣。趙曰：祖丞明習法律，於刑獄事尤詳敬，決不妄殺人。答曰：此事固非祖公意，然因其疑，遂送他所，竟以死罪定斷，故冤有所歸。渠壽命不得久，將死矣，聊欲君知之。言訖，卽躍入水。趙睨重欄，愈高，唯四角差低，甚易之。然卒不可踰，越屍自水中指云：從高處甚易，遂如其言。踉蹌一舉，已出平地。復賀曰：既過此欄，前程無留礙矣。覺而驚異之。時翺適出外邑，迨其歸，纔五日，得內障目疾，日以益甚，至不能瞻視。乃丐宮祠，又月餘，目頓愈。忽中風淫，手足遂廢。及得請而歸，過梁山灤口，舟壞水入，篙師急救，拯僅能登岸。翺驚懼暴亡。距趙夢不數月，噫，囹圄之事深可畏哉！趙夢中不能問其姓名，及所坐何事，爲可惜也。

潞府鬼

潞州簽判廳在府治西，相傳彊鬼宅其中，無敢居者。但以爲防城油藥庫。安陽王審言爲司法參軍，當春時與同寮來之邵綦亢數人，攜妓載酒往游焉。且詣後園習射，射畢酣飲於堂，忽聞屏後笑聲如偉丈夫，一坐盡驚。客中有膽氣者呼問曰：所笑何事？答曰：身居此久，壹鬱不自聊，知諸君春游，羨人生之樂，不覺失聲耳。能飲乎？曰：甚善。客起酌巨杯，翻手置屏內，卽有接者。又聞引滿稱快聲，俄擲空杯出。客又問曰：君爲烈士，當精於弓矢，能一發乎？曰：敢不爲君歡。然當小相避也。既以弓矢入，衆各負壁坐，少焉一矢破屏紙而出，捷疾中的，不少偏。始敬異之，皆起曰：敢問君爲何代人，姓名爲何，何以終此地？曰：吾姓賀蘭，名鑿，語未竟，或哂其名不雅馴，怒曰：君何不學，豈不見詩小戎篇，陰鞞鑿續者乎？遂言曰：鑿生於唐大曆間，因至昭義，謁節度使李抱真，干以平山東之策，爲讒口所譖，見殺於此地，身首異處，骸骨棄不收，經數百年。

逢人必申訴。往往以鬼物見待。怖而出。故沉淪至今。諸君俊人也。頗相哀否。坐客皆愀然。有問以休咎者。一一詢官氏。徐而語曰。來司戶位至侍從。然享壽之永。則不若王司法。時諸曹吏士及官奴。見如是。皆奔歸。謹傳一州。太守馬瑫中玉。獨不信。以爲僚吏。洎於酒。興妄言。盡械繫其從卒。且將論劾之。衆懼。各散去。明日。中玉自至其處。察視之。屏上穴紙。固在。命發堂門鑰。鑰已開。門閉如初。呼健卒。併力推扉。牢不可啓。已而大聲起於梁間。叱曰。汝何敢爾。獨不記作星子尉時某事耶。中玉趨而出。自是無人復敢往。司戶乃來之邵。果爲工部侍郎。審言以列大夫知萊州。壽七十五而卒。

舞陽侯廟

馮當可（時行）爲萬州守郡。有舞陽侯樊噲廟。民俗奉之甚謹。馮以爲噲從漢高祖入蜀。漢未久。卽還定三秦。取項羽。未嘗復西。而萬州落南已深。與黔中接。非噲所得至也。是必夷祓之鬼。假託附著。以取血食爾。法不當祀。卽日撤其祠。未幾。出視事。見偉丈夫被甲持戟。儀狀甚武。坐於公庭上。馮知其怪也。叱之。掀髯怒曰。吾乃漢舞陽侯。廟食於茲地。千歲矣。何負於君。而見毀撤。吾無所歸。今當與君同處。此馮以所疑質責之。其人自言爲眞噲。不已。馮奮曰。借使眞樊噲。亦何足道。歷詆其平生所爲。不少懾。神無以爲計。奄奄而滅。自是雖不復形見。然日撓其家。馮之子。年七八歲。屢執縛於大木之杪。如是數月。馮用公事去郡。然後已。

羅赤脚

羅赤脚。名晏。閬中人。少時遇異人。攜以出。歸而有所悟解。宣和中。或言於朝。賜封靜應處士。張魏公宣撫

陝蜀延致軍中。金虜攻饒風關。盡銳迭出。大將吳玠禦之。殺傷相當。猶堅持不去。公以爲憂。羅曰。相公勿恐。明日虜遁矣。有如不然。晏當伏鈇質。以受誤軍之罪。明日果引而歸。公始敬異之。連奏爲太和沖夷先生。好游漢州。每至。必館於王志行朝奉家。王氏傳三世見之矣。其事志行夫婦禮甚敬。曰。吾前身父母也。紹興丙辰歲。蜀大饑。志行買妾於流民中。姿貌甚麗。羅見而駭曰。此人安得在公家。留之稍久。得禍將不細。當相爲除之。命煮水數斗。取竈下灰一籃。喚妾前。以巾蒙其首。而注湯於灰上。煙氣勃勃然。妾卽仆地。蓋枯骨一具也。羅曰。渠來時。經女僧否。今安在。曰。在某處。亟呼之。伺且至。則又以巾蒙枯骨。復爲人形。舉止姿態。與初時不異。遂付於僧。而取其直。志行從弟志舉。登第歸。羅見之。他所授以書一卷。緘其外。戒曰。還家逢不如意事。則啓之。及家三日。而聞母訃。試發書。乃畫一官人綠袍騎馬。前列賀客。最後輿一柩。凶服者隨之。而哭。廣都龍華寺者。宇文氏功德院也。羅與主僧坐。忽起曰。房令人來。僧驚問何在。曰。入祠堂矣。僧謂其怪誕。明日。宇文時中信至。其妻房氏。正以前一日死。嘗往楊村鎮館於陳氏。夜如廁。奔而還。曰。異事異事。適四白衣人。踰垣入圃中。陳氏皆懼。羅曰。無預君事。明晨當知之。及旦。圃人告羊生四子。紹興三十年。在鹽亭得疾。寓訊如溫江。求迎於李芝提刑家。李遣數僕來。羅病良愈。卽上道。戒其僕曰。自此而左。唯金堂路近。且易行。然吾不欲往。願從廣漢。或它塗。以西。幸無誤。僕應曰。諾。退而背其言。行抵古城鎮。羅悶然不怡。曰。汝諸人必寘我死地。固語汝。勿爲此來。今無及矣。是夕病復作。古城者。金堂屬鎮也。及溫江而殂。蜀人以爲年百七八十歲矣。士人往問科名得失。奇應如神。茲不載。

費道樞

費樞字道樞廣都人宣和庚子歲入京師將至長安舍於燕脂坡下旅館解擔時日已銜山主家婦孀然倚戶顧客微笑發勞苦之語中夜獨身來前曰竊慕上客風致願奉頃刻之歡可乎費愕然曰汝何爲者何以得至此曰我父京師販繒主人也家在某里以我嫁此店子夫今亡貧無以歸不能忍獨宿冒恥就子費曰吾不欲犯非禮汝之情吾實知之當往訪汝父令遣人迎汝汝勿怒婦人羞愧不樂去費至京他日過某里得所謂販繒者家通名欲相見主人曰客何人安得與我有故答曰吾蜀人費樞也比經長安邂逅翁女有所託是以來翁躡履出迎曰疇昔之夜夢神告吾女將失身於人非遇費秀才殆矣君姓字真是也願聞其說具以告翁流涕拱謝曰神言君且爲貴人當不妄退而計其夢果所見女之時卽日遣長子取女歸而更嫁之明年費登科官至大夫爲巴東守

楊抽馬

楊望才字希呂蜀州江原人自爲兒童所見已異嘗從同學生借錢預言其箚中所攜數啓之而信旣長遂以術聞蜀人目爲楊抽馬容狀醜怪雙目如鬼所言事絕奇其居舍南大木蔽芾數丈忽書揭於門曰明日午未間行人不可過此過則遇奇禍縣人皆相戒勿敢往如期木自拔仆地盈塞街中而兩旁屋瓦略不損然所爲初乃類妖誕每持縑帛賣於肆若三丈若四丈主人審度之價錢使去旣而驗之財三四尺爾或跨驃訪人而託故暫出繫驃其庭行久不反驃亦無聲視之翦紙所爲也或詣郡告其妖云每祠祀時設爲位六虛其東偏二位而楊夫婦與相對又一僧一道士坐其下左道惑衆在法當死坐是執送獄獄吏素畏信之不敢加械杻又慮逸去楊知其意謂曰無懼我我當再被刑責數已定吾含笑受之吾

前日爲某事。某事法所不捨。蓋魔業使然。度此兩厄。則成道矣。司理楊忱。夜定獄。楊言曰。賢叔某有信來乎。殊可惜。忱不答。暨出戶。而成都人來。正報叔訃。他日又謂忱曰。明年君家有喜。名連望字者。四人及第。一女。年十六七歲。暴得疾。更數醫不效。則又告之曰。公女久病。醫陳生用某藥。李生用某藥。皆非。是此獨後庭朴樹內蛇。崇爾急屏去藥。須我受杖了。爲以符治之。女當平安。勿憂也。忱歸語其妻。且疑。且信。蓋常見小蛇。延緣樹間。而所說易醫用藥。皆不妄。後楊受杖歸。書符遺忱。使挂於樹。女卽洒然。明年。忱羣從兄弟類試。果四人中選。曰從望。民望。松望。泰望。先是楊取倡女爲妻。一日招兩杖。直至其居。與錢三萬。令用官大杖。撻己及妻。各二十下。兩人驚問。故曰。吾夫婦當罹此禍。今先禳之。皆不敢從而去。及獄成。與妻皆得杖。如所欲禳之數。而持杖者。正其所招兩人。晚來成都。其門如市。士人問命。應時卽答。或作賦一首。詩數十韻。長歌序引。信筆輒成。每類試。必先爲一詩示人。語祕不可曉。迨揭榜。則魁者姓名。必委曲見於詩。或全勝百餘人。豫書而緘之。多空缺偏傍。不成全字。等級高下。無有不合。四川制置司。求三十年前案牘。不得。以告楊。楊曰。在某室某匱第幾。杳中如言。而獲眉山師琛造其家。鄉人在坐。新得一馬。黑體而白鼻。楊曰。以此馬與我。君將不利。客恚曰。先生特有術。欲奪吾馬。吾用錢百千。未能旬日。而可脅取乎。楊曰。欲爲君救此厄。而不吾信。命也。明年五月二十日。寃當督報。謹志之。勿視其芻秣。善護左肋。過此日。或可再相見。客愈怒。固不聽。亦忘其語。明年是日。親飼馬。馬忽跑躍。蹠其左肋下。卽死。關壽卿（耆孫）爲果州教授。致書爲同僚。詢休咎。僕未至。楊在室告其妻。令以飯犒關教授。僕飯已具。僕方及門。又迎問之。曰。不問己事。而爲他人來。何也。僕驚拜。殊不知所以然。與華陽富家某氏子游。甚暱。嘗貸錢二十千。富子靳

不與夜處外室。聞扣門聲。曰：我乃東家女。夫壻使酒見逐。夜不可遠去。幸見容。富子欣然延納。與共寢。慮父母覺。未曉呼使起。杳不應。但聞血腥滿帳。挑燈照之。女身首斷爲三。鮮血橫流。如方被刑者。駭悸幾絕。自念奇禍作。非楊君無以救。奔詣其家。排闥入告。急。楊曰：與君游久。緩急當同之前。日相從假貸。拒不我與。今急而求我。何故。富子哀泣引咎。楊笑曰：此易爾。無庸憂。持吾符歸。寘室中。亟閉戶。切勿語人。富子謝曰：果蒙君力。當奉百萬以報。曰：何用許。但當與我所需二萬錢。遂以符歸。惴惴竟夜。遲明潛入室。不見尸。一榻皎然。若未嘗有漬汗者。不勝喜。即日攜謝錢。且攜酒殺過楊所。楊曰：吾家穴隘。不可飲。盍相與出郊乎。遂行訪酒家。命席對酌。視當壚婦。絕似前夕所偶者。唯顏色萎黃。爲不類。婦亦頻屬目。類有所疑。呼問之。對曰：兩日前。夢人召至一處。少年郎留連竟夕。暨睡醒。體中殊不佳。血下如注。幾二斗乃止。今猶奄奄短氣。平生未嘗感此疾也。始悟所致。蓋其魂云。虞丞相自荆襄召還。子公亮遺書扣所向。楊答曰：得蘇。不得蘇。半月去作同簽書。虞公以謂簽書不帶同字已久。旣而守蘇臺。到官十五日。召爲同簽書。樞密院事。時錢處和先爲簽書。故加同字。如此類甚多。不勝載。

青城老澤

青城縣外八十里老人村。土人謂之老澤。東坡集中所載。不食鹽酪。年過百歲者。蓋此也。平時無人至其處。關壽卿與同志七八人。以春暮作意往游。未到二十里。日勢薄晚。鳥鳴猿悲。境界淒厲。同行相顧。塵埃之念如掃。策杖徐進。久之山月稍出。花香撲鼻。諦視之。滿山皆牡丹也。幾二更。乃得一民家。老人猶未睡。見客至。欣然延入。布葦席而坐。諸客謝曰：中夜爲不速之客。庖僕尙遠。無所得食。願從翁賒一餐。明當償。

直矣。翁曰：幸不以糲食見鄙，敢論直乎？少頃，設麥飯一鉢，菜羹一盆，當席間，環以椀，揖客共食。翁獨據榻正中坐，俄烝一物，如小兒狀，寘於前，衆莫敢下箸。獨壽卿擊食少許，翁曰：吾儲此味六十年，規以待老。今遇重客，不敢愛，而皆不顧，何也？取而盡食之。此松根下人參也。明日，導往榜舍，亦皆喜，爭相延飲饌。曰：茲地無稅租，吾劬山爲壠，僅可播種，以贍伏臘。縣吏不到門，或經年無人跡，諸賢何爲肯臨之？留三日，始送出山。凡在彼所見數百人，其少者亦龐眉白髮，略無小兒女曹，後不暇再往。

閩州通判子

閩州通判之子，數遣小兵貨物於市，嘗持象笏至富民家。民詰之曰：此吾家物，汝從何得之？兵以實告。民入索篋中，果不見，證其爲盜，執而訟於官。時同郡數家被盜，所失財物甚衆，立賞迹捕，莫能得。及聞是事，皆詣府投牒，吏就鞠問，其對如初。郡守韓君以語倅倅，心疑其子，潛入書室，見所陳衣服器皿玩好，皆非己所有，大駭，呼問之，以竊對。父震怒曰：吾不幸生子，而以穿窬爲罪，世間之辱，何以過此！命擒縛送府。子殊無懼色，守以美言誘之曰：吾與汝父同寮，當爲汝地，但還諸人元失物，必不窮竟也。遣兵官監詣其室，盡取所藏，子具言某物某家者，某物某家者，乃各以付失主，但餘皮襪一雙，無主名，子再拜懇請曰：願以見賜。守問何所用，對曰：頃登子城，見此物在城下，試取著之，便履空如平地，自是入人家，白晝亦不能覺。守益不信，還其襪，且驗焉。子欣然，才著畢，騰升屋端，了無滯礙，其去如飛，竟失所往。予婦姪張寅爲臨桂丞，聞之於靈川尉王琨，琨云：此近年事，不欲顯其姓名，特未審也。

小溪縣令妾

蜀士某部綱東下。出成都泊舟江濱廟。天未明入祠拜謁。望正殿內一婦人已先在。疑其鬼也。甚懼。稍定倚戶窺之。婦人焚香亟拜。泣而禱曰。妾本京師人。早失父。隨母入川。嫁成都人某氏。今七年。生男女二人。良人去年赴敘州小溪令。不挈家行。亦無書信來。近聞負約別娶矣。妾窮獨難久處。四顧子子。更無親戚可依。曉夕思之。惟有一死。願大王監此心。卽以剃刀自刎。登時仆地。士人驚怪。且恐暗昧累己。亟登舟解維。過小溪。所謂縣令者。乃鄉人也。出迎於江亭。從容及其家事。令曰。向買一妾。留家間。久未暇取。士人略道其形容蹤跡。令驚曰。皆是也。君何由知之。乃話所見。令瞿然俯首不語。俄告去。喚湯至。已不能執杯。曰。君所言才畢。此人卽在傍。吾不免矣。遂升車回。及縣治而死。此乾道元年事也。

蘭溪獄

蘭溪祝氏。大家也。所居去縣三十里。一子甫冠。頗知書。宅之側。鑿大塘數十畝。秋冬之交。水涸。得枯骸一具於岸邊樹下。莫知所從來。鄰不敢隱。聞之。里正先是有道人行丐。至祝氏。需索無厭。祝怒。驅使出。語不遜。祝毆之。道人佯死。祝蒼黃欲告官。迫夜未果。道人知不可欺。遂謝罪去。里正夙與祝氏訟田。有隙。遂稱祝昔嘗筮人至死。今尸正在其塘內。以白縣。縣宰信以爲然。逮下獄。凡證左胥史。訟其冤者。宰悉以爲受賕。託愈加繩治。笞掠無虛日。祝素富室。且業儒。未嘗知官府事。不勝慘毒。自誣服。其母慮不得免。迎枯骨之魂。歸家焚香致禱。日夕號泣。且揭榜立賞。募人捕真盜。縣獄具將上之郡矣。前所謂行丐者。在鄂岳間。欲過湘南。陟衡嶽。夢人告曰。子未可遽行。翌日將有來追者。寤而異之。及明。別與一道流相遇。市酒共飲。問其從何來。有何新事。曰。吾從婺州來。到蘭溪時。聞市人籍籍談祝家冤事。因具語之。丐者矍然曰。詐之。

者我也。我坐此罪，固已得譴於幽冥。今彼繫圜，死在旦暮。我不往直之，則真緣我以死，冤債何時竟乎？乃強後來者與俱東，兼程抵婺，自列於縣。縣宰猶謂其不然，疑未決。已而它邑獲盜，訊鞫間，自言本屠者，嘗賒買客牛，客督直甚急，計未能償，潛害客，乘夜置尸祝氏塘中，云祝於是始得釋。

紅奴兒

池州青陽主簿斛世將，官滿還臨安。縣人劉錄事者，亦赴調，寓於它館。斛過之，共飯，飯才罷，又欲同詣肆，啜湯餅。劉曰：「食方下咽，勢不能卽飲，君盍還邸小憩。」吾徐往相就矣。斛去移時，劉往訪之，已病臥牀上。望見劉，悲淚如雨。良久言曰：「吾死期至矣，適從君所歸，穿抱劍營街未畢，逢一婦人呼語曰：『君向與我約，如何始以不娶欺我？』既而背之，我病，君略不相視。天地間豈有忍人如君比者？今事已爾，我亦不復云。但君亦且得病，病狀殊類我。我雖在此，必不往視君，君勉之，遂別去。吾行數步思之，蓋昔時所與游倡女紅奴兒者，其死三年矣。吾心惘然，迨反舍，意緒良不佳，疾勢已然，當不能起，奈何奈何。劉爲作粥，煮藥，至暮乃歸。後七日果死，其黨能談其往事者，云曲折病狀，皆與鬼言合。蓋索買湯餅之時，魂已去幹矣。時乾道二年。

徐侍郎

衢州人徐生，爲新喻丞，被憲司檄，鞠獄於廬陵。行未至吉水三十里，值暮，將宿客邸。大姓徐叟者，力邀，迎止其家，烹羊置酒，主禮勤甚。丞意以謂叟特以宗盟故耳。至夜，密告曰：「老人居此，未嘗與士大夫接。昨夕夢大官行李過門，先牌題云徐侍郎，而今日君至，君必且貴不疑。願以子孫爲託。」丞少年登科，自待良不

薄聞其語欣然。且約還日復過之。遂去抵郡。踰月而訖事。東歸。徑謁叟。叟館犒如初。然禮敬頗衰矣。臨別。慨然曰。丞公是行。得無有欺方寸乎。疇昔之夜。夢神人告我。謂君受人錢五百千。鞠獄故不以實。官爵當削除。而年壽亦不遠。君何不自重。負吾所期。丞驚愧不能答。既還家。會薦員滿品。詣臨安改秩。甫受告。卽得疾。死逆旅中。其父本米僧也。隨子之官。日夜導以不義。廬陵之役。本富民毆殺人。丞納民賂。抑民僕使。承僕坐死。故陰譴及之。既亡而父猶在。凡所獲亦隨手散去。其貧如初。

安氏冤

京師安氏女。嫁李維能。觀察之子。爲崇所憑。呼道士治之。乃白馬大王廟中小鬼也。用驅邪院法。結正斬其首。安氏遂甦。越旬日復作。又治之。崇憑附語曰。前人罪不至殊死。法師太不恕。須臾考問。亦廟鬼也。復斬之。後半月。病勢愈熾。道士至。安氏作鬼語曰。前兩崇乃鬼爾。法師可以誅。吾爲正神。非師所得治。且師旣用極刑。損二鬼矣。吾何畏之。有。今將與師較勝負。道士度力不能勝。潛遁去。李訪諸姻舊。擇善法者。拯之。纔至。安氏曰。師勿治我。我所訴者。隔世冤也。我本蜀人。以商賈爲業。安氏吾妻也。乘吾之出。與外人宣淫。伺吾歸。陰以計見殺。冤魂棲棲。行求四方。二十有五年。不獲。近詣白馬廟。始見二鬼。言其詳。知前妻乃在此。今得命相償。則可去。師無見苦也。道士曰。汝既有冤。吾不汝治。但曩事歲月已久。冤冤相報。寧有窮期。吾今令李宅作善緣。薦汝婢。汝盡釋前憤。以安生天。如何。安氏自牀趨下。作蜀音聲。喏爲男子拜。以謝。李公卽命載錢二百千。送天慶觀。爲設九幽醮。安氏又再拜謝。欵然而蘇。李舉家齋素。將以某日醮。前夕又病如初。李大怒。自詣其室。譙責之。拱而言曰。諸事蒙盡力。冥塗豈不知感。但明日醮。指當與何州何

人安氏前生爲何姓。前日失於稟白。今如不言。則功德失所付矣。李大驚異。悉令道所以然。又曰。有舍弟某亦同行。乞併賜薦拔。庶幾皆得往生。李從其請。安氏遂無恙。安氏之姊嫁趙伯儀。伯儀居湖州武康。爲王盼說。

無足婦人

關子東說其兄博士演在京師。見婦人丐於市。衣敝體垢。無兩足。但以手行。而容貌絕冶。有朝士見而悅之。駐馬問曰。汝有父母乎。曰無。有姻戚乎。曰無。能縫衽乎。曰頗亦能之。朝士曰。與其行乞棲棲。孰若爲人妾。斂眉歎曰。形骸若此。不能自料理。若爲婢子。則役於人者也。安能使人爲己役乎。且誰肯用之。士歸語其妻。妻亦惻然。取致其家。爲之沐浴更衣。調視其飲食。授以針指。敏捷工緻。一家憐愛焉。士亦稍與之昵。居一年許。出游相國寺。遇道人。駭曰。子妖氣甚盛。奈何。士以爲誑。已怒不應。異日再見。曰。祟急矣。子其實語我。我無求於子也。家豈有古器若折足鑄鼎之屬乎。曰無之。問不已。士不能掩。始以妾告。曰。是矣。是矣。亟避之。明日宜馳往百里外。藉使不能及。姑隨日力所至。託宿深關固拒。中夜聞扣戶者。無得開。或可以免。捨是無策也。士始怖。不謀於家。假良馬。盡日極行。逼暮。舍於逆旅。歇未定。道上塵起。旗幟前驅。一偉丈夫乘黑馬。亦詣焉。長揖而坐。指一房相對宿。略不交談。士愈懼。閉戶不敢寢。夜艾。外間疾呼曰。君家忽值喪禍。令我持書來。時燈火尙存。自隙窺覘。乃無足婦人。負兩肉翼。翼色正青。士駭汗如雨。偉人遽撤闌出。揮劍擊之。婦人長嘯而去。明旦士起。見偉人拜而謝之。曰。微尊官。吾不知死所矣。敢問公爲誰。曰。子識我乎。乃相國寺道人。也。曩固告子矣。我卽子之本命神。以子平生虔心奉我。故來救護。言訖。與車馬皆不見。

沈先生

沈先生者和州道士。不知始所以得道。常時默默。不深與人往來。值其從容時。肆意談說未來休咎事。無不中的。然不可問也。人與之食。受之不辭。居無事。或至經月不食。宣和間。有言其名於朝者。召入禁中。偃蹇不下拜。扣其所學。亦泛然無言。不合旨。猶以爲正素大夫。遣歸故郡。建炎元年秋。忽著蓑。蘇立於譙門外。拊膺大哭。良久。回首望門內而哭。三日乃止。未幾。劇賊張遇攻破城。郡守率州兵保子城。賊不能下。遂去。凡居民在外者皆被害。後二年。徧詣慶市。與人相別。且告之曰。有米莫做粥。有錢莫做屋。人不能領其意。自是不知所往。是歲虜犯淮西。和州受禍最酷云。

李吉爇雞

范寅賓自長沙調官於臨安。與客買酒昇陽樓上。有賣爇雞者。向范再拜。盡以所攜爲獻。視其人。蓋舊僕李吉也。死數年矣。驚問之曰。汝非李吉乎。曰然。汝既死爲鬼。安得復在。笑曰。世間如吉輩不少。但人不能識。指樓上坐者某人。及道間往來者曰。此皆我輩也。與人雜處商販傭作。而未嘗爲害。豈特此有之。公家所常使浣濯婦人。趙婆者。亦鬼耳。公歸試問之。渠必諱拒。乃探腰間。二小石以授范。曰。示以此物。當令渠本形立見。范曰。汝所烹雞可食否。曰。使不可食。豈敢以獻乎。良久乃去。范藏其石還家。以告其妻。韓氏曰。趙婆出入吾家二十年矣。奈何以鬼待之。他日趙至。范戲語之曰。吾聞汝乃鬼。果否。趙慍曰。與公家周旋久。無相戲。范曰。李吉告我如此。示以石。趙色變。忽一聲如裂帛。遂不見。此事與小說中所載者多同。蓋鬼技等耳。

方氏女

婺州浦江方氏女。未適人。爲魅所惑。每日過午。則盛飾插花就枕。移兩時乃寤。必酒色著面。喜氣津津然。女兒問其故。曰。不可言。人世無此樂也。道士百法治之。反遭困辱。或發其隱匿。曰。汝與某家婦人往來。道行如此。安得敢治我。或爲批頰抵冠。狼狽而出。近縣巫術聞之。皆莫敢至。其家掃室焚香。具爲訴。遣僕如貴溪。告於龍虎山張天師。僕至彼之日。女在堂上。見兩黃衣卒來追己。初猶不肯行。卒曰。娘子無所苦。纔對事畢。卽歸矣。遂隨以去。凡所經途。皆平日所識。俄至東嶽行祠。引入小殿下。殿正北向。主者呼女升殿。女竊視其服。紫袍紅鞵帶佩魚。全如今侍從之服。戒之曰。汝爲山魃。繖纒曲折。吾已盡知。但當直述。將釋汝。初女被祟時。實其亡叔爲媒。灼是日先在廷下。瞬目招女。使勿言。女竟隱其事。但說魅情狀。及所與飲狎者。主者判云。元惡及其黨十人。皆杖脊遠配。永不放還。而不刺面。餘五六十人。亦杖臀編管。傳囚決遣。與世間不少異。又敕兩卒送女還。時家人見女仆地。踰兩時。口眼皆閉。扶齒灌藥。施鍼灼艾。俱不省。但四體不冷。知其非死也。僕歸云。旣投狀。天師判送東嶽。限一時內結絕。故神速如此。自是女平安如常。踰年而嫁。則猶處子云。

錦香囊

德興縣石田人汪蹈。紹興十六年。延上饒龔滂爲館客。書室元設兩榻。龔處其東。虛其西以待外客之至者。秋夜龔已寢。燈未滅。覺西榻窸窣聲。俄有婦人揭帳出。寶冠珠翹。瑤環玉珥。奇衣衽服。儀狀瓌麗。圖畫中所未覩。徑前相就。龔喜懼交懷。肅容問之曰。君何人。何自至此。曰。中丞不須問。龔曰。吾布衣也。安得蒙

此稱曰君明年登名鄉書。卽擢第。前程定矣。遂留宿。鷄初鳴。灑泣求去。解所佩錦香囊爲別。曰：謹祕此物。無得妄示人。苟一人見。卽不復香矣。過四十年。當復來取之。戀戀良久。攜手出戶。仰視天漢。指一大星曰：此我也。方諦觀。次有物如白練。自星中起。下垂至地。婦人卽登之。旣去。丈餘。回顧曰：卽亟反室。脫有問者。勿得應。違吾言。將致大禍。遂冉冉上騰。而滅。龔凝竚瞻慕。不忍去。忽思向所戒。急歸閉關。未一息。聞人擊戶。拒不容。怒罵而去。至明。視所遺囊。文錦爛然。非世間物。中貯一合。如玳瑁。以香實之。芳氣酷烈。不可名狀。具以語汪翁。汪壻王慶老。屢求觀不得。乘醉發笥偷翫。香自此歇矣。龔果自此登科。所謂中丞之祥。未知信否。予族人絨。代龔爲館。見汪翁道此。

程佛子

德興縣新建村居民程氏。屋後二百步有溪。程翁每旦必攜漁具。往踞礮石而坐。施網罟焉。年三十時。正月望夜。夢人告曰：明日亟去釣。所當獲吞舟魚。覺而異之。鷄鳴便往。久無所覩。自念夢其欺我歟。忽光從水面起。照石皆明。掬水濯面。澄心諦觀。但有大卵石。白如雪。光耀粲爛。一舉網卽得之。持以歸。婦子皆驚曰：爾遍身安得火光。取置佛桌上。一室如晝。妻窺之。乃如乾紅色。頃刻化爲帶長三尺。無復石體。益驚異。炷香欲爇。間大已如楹。其長稱是。懼而出。率家人列拜。俄聞屋中膈膊聲。穴隙而望。如人拋擲散錢者。妻持竹畚入。漫貯十餘錢。方持行。已滿畚矣。小兒女用它器物拾取。莫不然。良久遍其所居。或擲諸水塘。未移時亦滿。其物在室中。連日翁拜而禱曰：貧賤如此。天賜之金。已過所望。願神尙亟還。無爲驚動鄉閭。使召大禍。至暮不復見。而柱下踊一牛頭。搖耳動目。儼然如生。明日乃寂然。程氏由此富贍。每歲必以正月。

十六日。設齋飯。縑黃名曰龍會齋。翁頗能振施貧乏。里人目爲程佛子。紹興二十九年。壽八十三歲而卒。其孫亦讀書應舉。

河北道士

宣和七年正月望夜。京師太一宮張燈。觀者塞道。二人墜於池。宮卒急拯之。不肯上。肆言如狂。道衆施符勅百端。皆勿効。事聞禁中。詔寶籙宮主者往治。主者懼不勝。躬詣道堂。徧揖曰。吾黨有高術者。願相與出力。不然。將爲教門之累。堂中數百人。皆不敢答。某道士從河北來。獨奮身起。謂之曰。平時不肯力學。緩急乃殢人。卽仗劍以往。至池畔。二溺人皆拱手。某道士語衆曰。此強鬼也。非先拔其骨不可。衆固不曉。爲何法。某道士繞池禹步。誦呪良久。遣健卒入水。掖溺者。已身軟如緜。泊至岸。則凝然塊肉也。叱問所自來。同辭對曰。某等亦道士也。生時善法籙。坐罪受譴。雖幽明殊塗。而平生所習。固在度非都下同儕所能敵。不意神師一臨。茫無所措。今過惡昭著。執而囚諸無間獄。亦唯命以爲。薑粉亦唯命。儻慈悲不殺。導以生路。使得免於下鬼師之惠也。許之。復默存食頃。悉起立如常。其家人扶以去。兩觀黃冠。合詞喜謝。扣其故曰。此鬼不易制。若與之角。雖千人不能勝。吾嘗學拔鬼筋法。故一施之。筋骨旣盡。無能爲矣。皆歎曰。非所及也。撫州民宋善長。爲人傭入京。得事此道士。宋狡而慧。頗窺見所營爲。又嘗竊發其笥。習讀要訣。私爲閩閩治小祟。輒驗。師亦喜之。將傳授祕旨。而宋詭譎無行。且懈惰。不肯竟其學。會靖康之亂。西歸。後爲道士居州之祥符觀。其治鬼魅。亦如神。凡病瘡及疫者。以指畫其面中間。須臾左熱如火。而右冷如冰。隨其冷熱呼吸之。應手而愈。門人數十。皆得其緒餘。一人嘗至村民家。民家大小。皆以疫臥。治之不愈。詣郡邀宋。

行。宋入道室。取神將前茅鞭。三擊地。又取供餅。裂其半授之。曰。無庸我去。持此與食。自能起矣。門人還至民家。病者皆已起。言曰。賴宋法師三聲雷救我。蓋其所習者。五雷法也。

僧法恩

紹興十年。明州僧法恩。坐不軌誅。恩初以持穢跡。呪著驗。郡人頗神之。不逞之徒。冀因是幸富貴。約某月某日。奉以爲主。舉兵盡戕官吏及巨室。然後掃衆趨臨安。不得志。卽逃入海。時郡守仇待制（愈）已去。通判高世定攝事。羣凶謂事必成。至聚飲酒家。舉杯勸酬。相呼爲太尉。未發一日。其黨書恩甲子。詣卜者包大常問休咎。方退。又一人來。迨午未間。至者益衆。而所問皆同。且曰。欲圖一事可成否。包疑焉。給最後者曰。此非君五行。在吾術中有不可言之貴。眠君狀貌。不足以當之。其人安在。我當自與言。不敢泄諸人也。問者喜。走白恩。與俱至包肆。包下帷對之。再拜曰。賤術何所取。而天賜之福。今乃遇非常之慶。家有息女。不至醜陋。願得備姬嬪之列。卽延入室。導妻子出拜。置酒歌舞。使女勸之飲。包敬立良久。託爲買殺饌。亟出告之。世定輒呼兵官。卽日悉擒獲。獄成。恩乃元惡。繫於市。餘黨死者數十人。陳尸道上。是夜路都監出徼巡。見一人展轉於衆尸中。乃杖死而復甦者。掖起詢之。云。初入市就刑。但知怖懼。不復記省。方杖脅一下。神從頂間出。坐屋簷上。觀此身受杖畢。乃冥冥如夢。不知今所以活也。都監曰。汝旣合死。那得活。舉足蹴其傷。復死。世定用是得直。祕閣包生亦拜官。郡人合錢百萬與之。

金君卿妻

荆南某太守之女。年十有八歲。旣得婿。將擇日成禮。夢人告曰。此非汝夫。汝之夫乃金君卿也。旣覺。不以

語人。但於繡帶至每寸。輒繡金君卿三字。母見而疑之。以告其父。父物色府中。至於胥史小吏。無有此人。詰其女。具以夢白。未幾所議之壻果死。後半歲。新峽州守入境。遣信至府。則金君卿也。始悟前事。至別。厚待之。留連累日。知其新失伉儷。以女夢告之。金曰。君卿犬馬之齒。四十有二矣。比於賢女。年長以倍。又加其六焉。且悼亡未久。義不忍也。主人強之。且曰。因緣定數。君安能辭。不得已。竟成昏。後三十年。金乃卒。妻生數子。金官至度支郎中。番陽人也。

太平宰相

宣和中。艮嶽之觀游。極其偉麗。既有絳霄樓。華胥殿。諸離宮矣。其東偏接景龍門。巨竹千箇。蔽虧翠密。京師他苑園。亦罕比。宮嬪出入其間。如仙宸帝所。徽宗命建樓以臨之。既成。而未有名。夢金紫人言曰。艮岳新樓。宜名爲倚翠。取唐杜甫詩。所謂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之句也。夢中問汝何人。對曰。太平宰相。寤而異之。明日。翰林學士李邦彥入對。奏事畢。偶問曰。近於苑中立小樓。下有修竹。當以何爲名。邦彥了不經思。卽以倚翠對。上驚喜。謂與夢協。時邦彥眷注已深。有意大用。自是數日間。拜尙書右丞。遂爲次相。

蔡州禳災

呂安老尙書少時入蔡州學。同舍生七八人。黃昏潛出游。中夕乃還。忽驟雨傾注。而無雨具。是時學制崇嚴。又未嘗謁告。不敢外宿。旋於酒家假單衣。衾以竹揭其四角。負之而趨。將及學牆東。望巡邏者持火炬。傳呼而來。大恐。相距二十餘步。未敢前。邏卒忽反走。不復回顧。於是得踰牆而入。終昔惴惴。以爲必彰露。且獲譴屏斥矣。明日。兵官申府云。昨二更後大雨正作。出巡至某處。忽異物從北來。其上四平如席。模糊

不可辨。其下謾謾如人行。約有脚三二十隻。漸近學牆。乃不見。郡守以下。莫能測爲何物。邦人口相傳。皆以爲巨怪。講於官。每坊各建禳災道場。三晝夜。繪其狀。祠而磔之。然則前史所謂席帽行籌之妖。殆此類也。

王八郎

唐州比陽富人王八郎。歲至江淮爲大賈。因與一倡綢繆。每歸必憎惡其妻。銳欲逐之。妻智人也。生四女。已嫁三人。幼者甫數歲。度未可去。則巽辭答曰。與爾爲婦。二十餘歲。女嫁有孫矣。今逐我安歸。王生又出行。遂攜倡來寓近巷客館。妻在家。稍質賣器物。悉所有藏篋中。屋內空室如窶人。王復歸見之。愈怒曰。吾與汝不可復合。今日當決之。妻始奮曰。果如是。非告於官不可。卽執夫袂走謁縣。縣聽其離。而中分其貲。產。王欲取幼女。妻訴曰。夫無狀。棄婦嬖倡。此女若隨之。必流落矣。縣宰義之。遂得女。而出居於別村。買餅罌之屬。列門首。若販鬻者。故夫它日過門。猶以舊恩意與之。語曰。此物獲利幾何。胡不改圖。妻叱逐之曰。旣已決絕。便如路人。安得預我家事。自是不復相聞。女年及笄。以嫁方城田氏。時所蓄積。已盈十萬緡。田氏盡得之。王生但與倡處。旣而客死於淮南。後數年。妻亦死。旣殯。將改葬。女念其父之未歸骨。遣人迎喪。欲與母合。各洗滌衣斂。共臥榻上。守視者稍怠。則兩骸已東西相背矣。以爲偶然。爾泣而移置元處。少頃。又如前。乃知夫婦之情。死生契闊。猶爲怨偶如此。然竟同穴焉。

賈縣丞

李德遠。紹興二十七年。調官臨安館於白壁營。與福州姚知縣同邸。時方盛夏。每夕納涼於後軒。姚之舊

友賈縣丞來料理亡失告身事。所居相去百步。早出暮還。必過姚夜話。李因得識之。賈丞長安人。談驪山宮闕故都井邑之盛。袞袞可聽。又嘗爲縉雲丞。說鬼仙英華事蹟。尤有據依。姚李更買酒設果。與之款接。凡兩月。始各捨去。又二年。李爲勅令所刪定官局中。從容與同僚唐信道語及怪神。唐具述英華之故。李應答如響。唐曰。君何以知之。以所聞告。唐駭曰。得非長身多髮者乎。曰。然。陝西人乎。曰。然。曰。是人自縉雲罷。卽死。其兄葬之於某處。吾送之窆。乃反於今年矣。安得如君所云者乎。李方追懼。毛髮爲洒。漸徐思之。相從如是久。而未嘗白晝一來。雖同飲啄語笑。然其坐常去燈遠。元不熟審其面目。今知乃鬼爾。姚生別後。歲餘而殂。

黃烏喬

邵武黃敦立。少時游學校。讀書不成。但以勇膽戲笑。優游閭里間。邑人以其色黑而狡譎。目之曰烏喬。所居十里外。有大廟。鄉民事之謹。施物甚多。皆門外祝者掌之。黃欲取其縑帛以嫁女。祝知難以詞卻。姑語之曰。君盍以盃琰卜。若神許君。無不可者。黃再拜禱曰。積帛廟中。頗爲無用。移此以惠人。神所樂也。而庸祝不解神意。尙復云云。大王果見賜。願示以聖琰。或得陰琰。則夫人垂憐。尤爲上願。若得陽琰。則闔廟明神。皆相許矣。祝不敢言。竟負帛以歸。它日。與里人會。或戲之曰。君名有膽。今能持百錢詣廟。每偶人手中置一錢。君然後歸。當釀酒肉以犒。黃奮衣卽行。二少年輕勇者。陰迹其後。問道先入廟。雜於土偶間。窺其所爲。有頃。黃至。拜而入。曰。黃敦立來施錢。大王請知。遂摸索偶像。各寘錢其手。或手不可執。則寘諸肩。上俄至少年所立處。突前執其臂。黃以爲鬼也。大呼曰。大王不能鈴勒部曲。吾來俵錢。而小鬼無禮如是。又

行如初。略無怯意。既畢事。扃廟門而出。其黨始歎服之。溪北舊有異物。好以夜至水濱。見徒涉者。必負之而南。或問其故。答曰。吾發願如此。非所求也。黃疑其必爲人害。詐爲它故。連夕往。是物如常態。負而南。後三日。黃謂之曰。禮尙往來。吾煩子多矣。願施微力以報物謝。不可。黃強舉而抱之。先已戒家僕束草然。巨石才達岸。卽擲於石上。其物哀鳴丐命。及燭至。化爲青面大獍矣。毆殺投火中。環數里皆聞其臭。怪自此絕。

王氏二妾

靖康二年春。都城不守。虜指取官吏軍民。無虛日。宗室婦女倡優。多不免。朝士王某家。早啓關。二婦人坐於外。徑趨入中堂。泣拜曰。妾等已發至軍前。竄身得歸。今不敢還故居。願爲公家婢。以脫命。二人皆美色。王納之。王無正室。嬖之甚至。與約不復娶。後爲中書舍人。出奉祠。忽起伉儷之議。一日食罷。二人盛飾出拜。驚問之。對曰。向者以當死之身。蒙主君力。以得更生。且有天日之約。不謂君賜不終。中饋將有所屬。妾誼不得生。行當永訣。故告辭。王方慰而止之。又泣曰。業已如是。然妾不忍獨死。早來湯餅中。輒已置藥。恐毒發須臾。願勉處後事。妾今先導入泉塗矣。再拜而出。王大駭。起視之。則徑相攜赴水死。王無以爲計。呼家人語其故。急求藥解之。不及而卒。

沈見鬼

越民沈氏。世居山陰道旁。郡人奉諸暨東嶽廟甚謹。每三月二十八日。天齊帝生朝。合數郡伎術人。畢集祠下。往來者必經沈生門。紹興乙亥歲。三道流歸天台。以是日至門少憩。一人老矣。衣服藍縷。二人甚壯。

頗整潔。隨身齋乾糧。及馬杓之屬。坐久。沈出見之。三人長揖。求湯沃飯。沈併遺以蔬菜濁酒。皆喜謝。畢飯。老者從容告曰。子將有目疾。解腰間小瓢。奉藥三粒。云疾作時。幸可用此。沈唯唯。須臾辭去。復言中秋日。當再過此。千萬候我於門。若不相遇。後不復會矣。沈亦唯唯。寘藥佛堂隱奧處。未嘗以語家人。亦莫之信也。夏六月。真苦赤目。腫痛特甚。寢食俱廢。凡可用之藥。無不試。有加無瘳。始憶道人語。而忘藥所在。命遍索之。經日。得於佛堂塵埃中。取一粒。沃之以湯。銅箸點入眼。如冰雪。冷徹腦間。痛卽止。腫亦漸退。是夜熟睡。明旦起。雙目如常。所居去城十五里。城外石橋曰跨湖。頃兵難時。多殺人於此。一日騎驢入城。過午而歸。經此橋。見橋上下被髮流血者。斬首斷臂者。三兩相扶。莫知其極。奇形異狀。毫毛不能隱。驚而墜。迨起。復見之。如故態。且驚且走。不敢開目。比至家。日已晡。暮出舍前。見田間水際。亦如是大怖而還。過數日。又入城。其歸差早於前。所見儼然。但正心澄念。以待之。悸魄稍定。自是常有所覩。漸不加畏。鄉人頗知其事。多往訪焉。韓總管喪愛子。念之不忘。召問沈。沈云。小人但見鬼物耳。若追召遣逐。不能也。韓曰。吾正不爲此。但恐兒魂魄尙幽滯。煩君一觀之。引詣昔所居。沈初不識。具容貌舉止。所衣之服。與生時了不異。立於室中。韓舉室大慟。其後問者。不可以縷數。大抵皆如韓氏事。遂呼爲沈見鬼。五年之後。漸無所覩云。所謂道人中秋之約。竟忘之矣。好事者爲惜之。

星宮金鑰

甲志載建昌某氏紫姑神事。同縣李氏亦奉之甚謹。一子未娶。每見美女子往來家間。遂與狎昵。時對席飲酒。烹羊擊鮮。莫知所從。致父母知而禁之。不可。乃閉諸空室。女子猶能來。經旬日。謂曰。在此非樂處。盍

一往吾家乎。卽攜手出外。高馬文輿。導從已具。促登車。障以帷幔。略無所覩。不移時。到一大城。瑤宮瑤砌。佳麗列屋。氣候和淑。不能分晝夜。時時縱游。它所見珠毬甚多。粲絢五色。挂於椽間。問其名。曰。此汝常時望見。謂爲星者也。留久之。一日凭闌立。女曰。今日世間正旦也。生豁然省悟。私自悼曰。我在此甚樂。當新歲節。不於父母前再拜上壽。得無詒親念乎。女已知其意。悵然曰。汝有思親之心。吾不可復留。汝宜亟還。亦宿緣止此爾。命酌酒語別。取小襖納其懷。戒之曰。但閉目斂手。任足所向。道上逢奇獸異鬼。百靈祕怪。從汝覓物。可探懷中者。以一與之。切不得過此數。過則無繼矣。俟足踏地。則到人間。然後爲還家計。生泣而訣。旣行。覺耳旁如崩崖飛湍。響振河漢。天風吹衣。冷透肌骨。巨獸張口銜其祛。生憶女所戒。與物卽去。俄又一物來。如是者殆百數。摸索所攜。只餘其一。忽聞市聲嘈嘈。足亦履地。開目問人。乃泗州也。空子一身茫不知爲計。啓襖視之。正存金鑰匙一箇。貨於市。得錢二十千。會網舟南下。隨以歸。家人相見。悲喜曰。失之數月矣。

徐大夫

紹興初。韓叔夏以監察御史。宣諭湖南歸。有旨令詣都堂白宰相。時朝廷草創。官府儀範尙疎略。兩浙副漕徐大夫者。素以簡倨稱。先在客次。眠韓綠袍。居下坐。殊不顧省。久之乃問曰。君從甚處至此。韓曰。湖外來。徐曰。今日差遣不易得。縱見得廟堂。亦何所濟。少焉朝退。省吏從廡下過。徐見之。拱而揖曰。前自指揮某事已。卽奉所戒。吏方愧謝。望見韓驚而去。徐固不悟。繼復一人至。其語如前。俄亦趨避。而丞相下馬。直省官抗聲言請察院。徐大駭。急起欲謝過。燎爐在前。袖拂湯餅。仆衝灰蔽室。而不暇致一語。是日韓除右

司諫。卽具所見奏劾之。以爲身任使者。媚事胥徒。遂放罷。後數年。起知婺州。時劉立道大中爲禮部尙書。旦夕且秉政。其父不樂在臨安。來攝法曹於婺。因白事遲緩。徐責之曰。老耄如此。胡不歸。劉曰。兒子不見容。所以在此。徐瞠之曰。賢郎爲誰。曰。大中也。遽易噴爲笑曰。君精采逼人。雖老而健。法掾非所慮。教官虛席。勉爲諸生一臨之。卽以權州學教授。

張拱遇仙

汴人張拱。舉進士不第。家甚貧。母黨龔氏。世爲醫。故拱亦能方術。置藥肆於宜春門後坊。仍不售。嘗晨起披衣櫛髮。未洗頰。有道士迎日而來。目光閃閃。射日不瞬。徑造肆中。顧而不揖。振衣上坐。拱頗忿其倨。作色問所來。答曰。汝無詰吾所從來。正欲見汝耳。拱意此妄人。京師固多其比。擲一錢與之。麾使去。笑曰。吾無求於人。以汝有道質。故來誨汝。何賜拒之深。拱悟。起冠巾而出。與之語。及出家事。理致精微。聞所未聞。於是始愧悔曰。拱鄙人。眼凡心惑。仙君幸見臨。願終教之。道士曰。汝何求。曰。家貧。飢粥不繼。儻使不食。可飽。則上願也。俄而鬻蒸棗者來。道士取先所擲一錢買之。得七枚。顧謂拱曰。神仙以辟穀爲下。然卻粒則無滓濁。無滓濁則不漏。由此亦可以入道。張子房諸人。乃以丹藥療飢。固已迂矣。汝欲得此道。自此不淫。可乎。人能不淫。俗念自息。俗念旣息。則仙才也。乃取七棗熟視而噓之曰。汝啗此。可終身不食。人或強使食。亦無禁。復欲不食。則如初。但汝有老母妻子。未可相從。然旣啗七棗。當應七夢。豫爲汝言。汝事親旣終。昏嫁旣畢。已能不食。復又何求。宜脫身詣名山。於懸絕處。尋石穴深廣有容者。自累石塞其門。一念不起。坐臥行立於其間。自有佳趣。僅及半紀。則汝之身如蟬出殼。逍遙乎六合之外矣。過此非今日可以語汝。

也。言竟攝衣而起，拱固留之，不可起出門。無所見，拱乃知其非常人，悵然有所失者累月。聞飲食氣輒嘔，遂不食。踰二年，糞溺俱絕，神氣明爽，步趨輕利。每自試其力，從旦至暮，緣京城外郭，可市者五反。蓋數百里也。前後得七夢，如道士言，不小差。母病痔二十年，衆藥不驗，漫以七棗餘核進之，一夕而愈。拱既不御，內視其妻如路人。妻郭氏，性剛果，忿恚而卒。家人益憂疑之，逼而餽之食，食兼數人。爾後或食或不食，朋友疑其詐者，局諸室試之，不以爲苦。人或召醫，則攜藥而往。至則登病者之席，坐於旁。雖逾旬，涉月，杯水粒粟，無所須。喜飲酒，好作詩。行年六十，而顏色如壯者。後其母沒，不知所終。

朱通判

紹興九年，邕州通判朱履，秩滿攜孥還家，裝資甚富。又部官銀綱，直可二十萬緡。舟行出廣西，朱有棋癖，每與客對局，寢食皆廢。嘗願得高僧逸士，能此藝者，與之終身焉。及中途，典謁吏通某道士求見，自言棋品甚高，朱大喜，亟延入。其人身長美鬚，談詞如雲，命席置局，薄暮不少倦。遂下榻留宿，從容言欲與同行之意。道士曰：某客遊於此，嘗扣人門而乞食，得許陪後乘，平生幸願也。朱益喜，及解維，置諸船尾。無日不同食，別一秀才作伴，皆能痛飲高歌，頗出小戲術，娛其子弟。上下皆悅之。相從兩旬，行至重湖，會大風雨，不能進，泊於別浦。飲弈如初。二鼓後，船忽欹側，壯夫十餘輩突門入，舉白刃嘯呼。朱氏小兒爭抱道士衣，求救。道士拱手曰：荷公家顧遇之極，不得已至此。豈宜以刃相向？命以次收縛，投諸湖。明旦分挈財貨，以去。縣聞之，遣官驗視，但浮尸狼籍，莫知主名。而岸側得小歷一卷，乃羣盜常日所用口食歷，姓第具在。凡十有七人，以告於郡。事至朝廷，有旨令諸路迹捕得一賊者，白身爲承信郎，賞錢二百萬。建昌縣弓手數

輩善捕寇。因蹤跡盜。海客任齊乳香者。請於尉李鏞。願應募。西至長沙。見人賣廣藥於肆。試以姓第呼之。輒回首。走報戎邏執之。與俱詣旅邸。一室施青紗廚。列器皿甚濟。訪其人。則從後戶遁矣。蓋僞道士者也。獄鞫於臨江。囚自通爲王小哥。乃同殺朱通判者。其徒就獲。它處者十人。道士曰裴三秀才曰汪先。皆亡命。爲可恨。鏞用賞升從事郎。調饒州司法。與予言。

感恩院主

婺源縣山寺曰感恩院者。僧俱會主之。惟酒肉錢財是務。晨香夜燈。略不經意。屋廬老壞不葺。毗沙門天王殿圯。卽其柱爲牛欄。恣肆自若。凡四十餘年。雖老不革。乾道元年。神降於法堂。呼俱會名。訶叱數其罪。一小童見。巨人大面。努目朱衣。長身震怒作色。餘但聞其聲而已。自是凡僧所有衣衾飲食錢物器具。無不取去。棄擲山林間。村人或拾得之。庖刀至從廚下。冉冉空行而出。箱篋價積之屬。不可提挈者。時時見煙出其中。急發視。悉煨燼矣。僧不勝窘憤。盡哀所餘。散寄檀施家。神夜詈其主云。汝乃蔽罪人。禍且併及汝。其人懼。不敢寢。待旦持還之。狼籍殆盡。乃已。寺後巨竹數百挺。常時非二三百錢不能售。一竿悉中斷之。小童忽不見。越二日乃歸。云爲神攝至所居。室屋雄偉華麗。侍衛滿前。大人小兒皆青紫朱衣。亦有賓客往來。使我服事左右。次日晚。一婦人云。久留此童亡益也。揮我使去。恍惚如夢。乃得還。他日又降法堂。呼僧出告曰。汝罪上通於天。宜速去此。以弟子智圓繼主之。不爾。我將降大罰於汝。僧涕泣唯唯。徙寓近村客舍。不數月死。

汪大郎馬

崇寧中，婺源縣市人汪大郎，得良馬，毛骨精神，翹然出類，使一童御之。童又善調制，以時起居，馬益肥好。它郡塑工來邑，人率錢，將使塑五侯廟門下馬，或戲謂曰：「能肖汪大郎馬，則爲名手，致謝當加厚。」工正欲售其技，銳往訪此童，啖以果實，稍與之狎。日卽其牧所，睥睨之。又時飲以酒，引至山崦，伺其醉睡，以線度馬之低昂大小，至於耳目口鼻鬚鬣微芒，無不曲盡。并童亦然，已悉得其真，始詣祠下爲之。旣成，宛然汪氏馬與僕也。擇日點目睛，才畢，手汪馬忽狂逸，童追躡，乘之徑赴城南杉木潭，皆溺水死。自後馬每夜出西湖飲水，或往近村食禾稼。次日湖畔與田間，必印馬跡，而浮萍猶黏著泥，馬唇吻間禾稊零落道上，童亦有靈響。人詣祠祈禱者，多託夢以報。至宣和初，方臘來寇，廟遭爇，馬乃滅跡。今老人尙能言之。

荆南妖巫

荆南有妖巫，挾幻術爲人禍福，橫於里中。居郡縣者莫敢問。吳興高某爲江陵宰，積不能堪，捕欲杖之。小吏泣諫，請勿治。且掇奇禍，高愈怒，捽吏下，與巫對杖之。二十，巫不謝，嘻笑而出。纔食頃，高覺面微腫，攬鏡而視，已格格浮滿，僅存兩眼，如線大。遽呼吏詢巫所居，約與偕往。吏以爲必拜謁謝過，乃告其處。徑馳馬出門，行三十餘里，薄暮始至。蕭然一敗屋也。巫出迎，高叱從卒縛諸柱，命以隨行杖亂箠。凡神像經文等，悉發之。巫偃然自若。後入其室，獲小筥，破鑄觀之，茵蔯包裹數十重，得木人焉。又碎之，始有懼色。然毆掠無完膚矣。高而平復如初。執以還，明旦入府，白曰：「妖人無狀，某不惜一身爲邦人除害，懼語泄，必遁去，故不暇先言。今治之垂死，敢以告。」府帥壯其決，諭使盡其命而投之江。

温州隱者某居於瑞安之陶山。所處深寂。以耕稼種植自供。易筮如神。每歲一下山賣卦。卦直千錢。率十卦卽止。盡買歲中所用之物以歸。好事者或齎金帛。經月邀伺。然出未十里。卦已滿數。不復肯更占。郡人王浪仙。本書生。讀書不成。決意往從學。值其出。再拜於塗。便追隨入山。爲執奴僕之役。稍稍白所求。隱者亦爲說大概。又舉是歲所占十卦。使演其義。王疲精竭慮。似若有得。彼殊不以爲能。曰。汝天分止此。不可彊進也。遣出山。然王之學固已絕人矣。有以墓域訟者。求決焉。其卦遇賁。曰。爲墳欠土。此不勝之兆。後踰月。前人復來。又筮之。遇蒙。曰。兆非先卦比。家上有草。當卽日得直。旣而盡然。西游錢塘。時杭守喜方技。至者必厚待之。然久而乖戾。輒寘諸罰。不少貸。王書刺曰。術士王浪仙。守延入。迎問曰。君名有術。曾聽五更城上鼓角聲乎。曰。聞之。其驗如何。曰。內外皆平寧。但今夕二鼓後。法常有婦人告急者。王還客舍。廂卒數人已先在。曰。君何苦來此。前後流配者。不知幾人矣。今我輩相臨。何由得脫。翌日未明。守招與言曰。昨語甚神。夜適二鼓。通判之婦就蓐。扣門來求藥。真所謂婦人告急也。自此館遇加禮。遂詢休咎。對曰。今年某月某日午時。召命下。守固篤信者。屈指以須。至期延幕僚會飯。王生預席。守曰。王先生謂吾今日忝召節。諸君試共證之。食罷及午。寂無好音。坐客皆悚。旣過四刻許。促問至再。王趨立。廷下。觀日影。賀曰。且至矣。須臾郵筒到。發封見書。果召赴闕。守謝以錢百萬。約與偕入京。王曰。遠郡鄙人。願一識都邑。僥倖發身。但家貧特甚。俟送公上道。暫還鄉。持所賜與妻子。然後兼程而北。未爲晚。守許之。旣行。或問其故。曰。使君雖被召。而前程不見好處。殆難面君也。守未至國門。乃別除郡。踰年而卒。王生不知所終。

許提刑

靖康冬。金人再渡河。河北提刑許亢。坐棄洛口奔潰。竄吉陽。會中原亂。不之貶所。與二子及從卒十餘人。間關至南康。不欲與州郡相聞。但入廬山一小寺棲止。僕因摘園蔬。與僧爭鬪。僧密詣郡告云。遭潰兵行劫。實繁有徒。郡守李定信之。卽調兵授甲圍其寺。盡縛亢父子。并從卒送獄。亢至廷下大呼稱枉。且具言平生資歷。定曰。豈有曾爲監司。所至不出謁而避匿者乎。諭獄吏研鞫。不得情。乃遣孔目吏入囚室。陽與好言探跡。具酒同飲。了無盜劫之狀。亢倉黃南來。妻妾淪落。告救不一存。無以自明。定疑不可解。亢長子善占夢。亢語之曰。吾夢父子持繖行雨中。已而大風起。吹三繖皆半裂飛去。是何祥邪。子泣曰。夢殊不吉。此父子離散爲三之象也。是夕孔目又來。攜酒殺甚盛。與三許劇飲。且滿酌屬亢曰。提刑勉一醉。少頃。徒兩令郎他舍矣。會罷。各分囚之。過夜半。悉以鐵椎擊死。定上奏。自言有除盜之功。未報而卒。凡豫其事者。一月內繼死。唯孔目獨存。鄢陵人周西瑞（琥）嘗知南康軍。與定先後隔政。其子毀聞之於孔目云。亢以武舉得官。

南豐知縣

紹興初。某縣知縣趙某季子。二十歲未授室。與館客處於東軒。及暮。客歸。子獨宿書院。聞窗外窸窣有聲。自牖窺之。一婦人徘徊月明下方。駭噩問已。傍窗相揖。驚問云。汝何人。竊至此。曰。我東鄰女也。慕君讀書。踰牆相從。肯容我一聽乎。欣然延入。留不使去。自是曉往夕來。子神情日昏悴。飲食頓削。父母疑而扣焉。不以告。密訊左右者。曰。但聞每夜切切如私語。又時嬉笑。久欲白而未敢。父母知爲鬼所惑。徙歸同榻。寢卽寂然。踰月。顏色膳飲稍復舊。一日獨處房中。忽大呼求救。似爲人掉髻而出。驅行甚速。舉家不知所爲。

婢僕共牽挽而力不可制。迤邐由書院東趨後園。纔出門去。愈速。將至八角大井邊。歛仆地不醒。家人共扶昇歸。移時乃能言。云實與婦人往還久。及徙室不復來。今日父母在堂上。忽見從外入。忿怒特甚。戟手肆罵曰。許時覓汝不得。元來只在此。便向前摔我髻。盡力不能脫。直造井傍。以手招井內。卽有無數小鬼。出皆長三二尺。交拽我勢。且入井。俄一白鬚翁。坐小涼轎。僕從三十輩。自園角奔而至。傳呼云。不得。不得。羣鬼悉斂手。翁叱曰。著棒打僕。從舉槌亂擊。皆還井中。翁責婦人曰。我戒汝不得出。那敢如是。婦低首。斂衽無一言。又曰。元有大石鎖井上。今何在。僕曰。宅內人與將搗衣矣。咄曰。不合動著鞭婦人。數十罵之曰。汝安得妄出。爲生人害。况郎君自有前程耶。遂入井。命別扛巨石塞於上。告我曰。吾乃土地也。來救郎君。郎君性命。幾爲此鬼壞了。歸語家中人。此石不可動也。語罷後升轎去。此子後得官。仕至南豐宰。

濟南王生

濟南王生。參政慶曾宗人也。登第出京。行數十里。閒憩道旁舍。主人亦士子。留飲之酒。望舍後橫屋數楹。簾幙華楚。問爲誰。曰某提舉赴官閩中。單車先行。留家於此。以俟迎吏。今累月矣。遙窺其內。隱隱見女子往來。甚少。艾注目不能去。抵暮留宿。主人夜與語。因及鄉里門閥。審其未娶。爲言提舉家一女極媚。方相托議。親子有意否。生欣然唯恐不得當也。主人爲平章。翌日約定。女之母邀相見曰。吾夫遠宦。鍾愛息女。謀擇對甚久。不意邂逅得佳婿。彼此在旅。不能具六禮。盍相與略之。乃草草備聘財。擇日成婚。且許生挈女歸濟南。須至閩遣信來迎。旣別。不復相聞。生不以爲疑。女固自若。歷四五年。生二子起居嗜好。與常人無殊。但僮僕汲水時。只用前桶而棄其後。以爲不潔。自攜一婢來。凡調飪。紉縫。非出其手不可。夜則令臥。

牀下忽告生云。我體中不佳。略就枕。切勿入房驚我。生然之。俄頃震雷飛電。大雨滂沛。火光煜然。盡室危怖。移時始定。女與婢皆失所在矣。初生之入京。道經某處龍母祠。因入謁。視龍女塑容端麗。心爲之動。默念他年娶妻如此。足慰人心。及出門。有巨蛇蟠馬上。驅之弗去。始大恐。復詣祠拜而謝。過泊出。乃不見。後遇茲異。識者疑其龍所爲云。

宣城死婦

宣城經戚方之亂。郡守劉龍圖被害。郡人爲立祠城中。躐血之餘。往往多邱墟。民家婦任娠。未產而死。瘞廟後。廟旁人家。或夜見草間燈火。及聞兒啼。久之。近街餅店。常有婦人抱嬰兒來買餅。無日不然。不知何人也。頗疑焉。嘗伺其去。躡以行。至廟左而沒。他日再至。留與語。密施紅線。綴其裾。復隨而往。婦覺有追者。遺其子而隱。獨紅線在草間冢上。因收此兒歸。訪得其夫家。告之故。其發冢驗視。婦人容體如生。孕已空矣。舉而火化之。自育其子。聞至今猶存。荆山編亦有一事小異。

王通判僕妻

撫州王通判家居疎山寺。其僕之妻少而美。寓士周舜臣深屬意焉。而不可致。會王遣人篝火扣門。邀周夜話。及開門。乃僕妻也。顧周笑。吹燈滅。相隨以入。曰。非通判招君。我作意來此爾。周不勝愜適。遂留宿。明日再相逢。漠然如不識。面頗怪之。又疑與疇昔之夜所合者。肥瘠不類。至夜復來。不敢納。堅不肯去。天未明。忽不見。周密扣寺僧。蓋鄰室有婦人。菽樞旋得病。月餘乃愈。蔡子思教授者聞之。特詣其室。焚香致禱。求一見。欲詢鄉里姓氏爲誰。將爲訪其家。寂無所覩。

南豐主簿

閩人王某爲南豐主簿。惑官奴龍瑩。遣妻子還鄉。獨與瑩處。知縣孫慤諫止之。不肯聽。終竊負以逃。繼調湖南教授。瑩隨之官。飲食菜茹皆資於外庖。一日瑩攜粥來。勤渠異常。時王未暇食。忽有煤塵落盃內。命撤之。瑩曰。但去其污處足矣。何必棄。強王必使食。王怒曰。旣不以爲嫌。汝自啖之。瑩亦不可。王愈忿。適一犬自前過。乃翻粥地上。縱使食。須臾間。犬吐黑血。宛轉而死。王詰其事。瑩曰。粥自外入。非知其然也。命呼庖者。庖者曰。每日實供粥。且獨却回云。宅內已自辦之。元粥尙在。可具驗也。遂窮搜室中。得所煮鉢。瑩始色變。執送府訊鞫。服與候兵通。欲眞藥毒主翁。然後罄家資以嫁。及議罪。以未成減等。杖脊而已。此可爲後生之戒。非落塵賜祐。王其不免。

王立爐鴨

中散大夫史恣自建康通判滿秩。還臨安鹽橋故居。獨留虞候一人。嘗與俱出市。值賣爐鴨者。甚類舊庖。卒王立。虞候亦云無小異。時立死一年。史在官日。猶給錢與之。葬矣。恍忽間。已拜於前曰。倉卒逢使主。不暇晷謁。遂隨以歸。且獻枓中所餘一鴨。史曰。汝旣非人。安得白晝行帝城中乎。對曰。自離本府。卽來此。今臨安城中人。以十分言之。三分皆我輩也。或官員。或僧。或道士。或商販。或倡女。色色有之。與人交關。往還不殊。略不爲人害。人自不能別耳。史曰。鴨豈眞物乎。曰。亦買之於市。日五雙。天未明。齋詣大作坊。就釜竈。燂治成熟。而償主人柴料之費。凡同販者亦如此。一日所贏。自足以餬口。但至夜則不堪說。旣無屋可居。多伏於屠肆肉椽下。往往爲犬所驚逐。良以爲苦。而無可奈何。鴨乃人間物。可食也。史與錢兩千。遣去。明

日復以四鴨至。自是時時一來。史竊曰：吾人也。而日與鬼語。吾其不久於世乎。立已知之。前白曰：公無用疑我。獨不見公家大養娘乎。袖出白石兩小顆。授史曰：乞以淬火中。當知立言不妄。此媪蓋史長子乳母。居家三十年矣。史入戲之曰：外人說汝是鬼。如何。媪曰：六十歲老婢。真合作鬼。雖極忿慍。而了無懼容。適小妾熨帛在旁。史試投石於斗中。少頃焰起。媪顏色卽索然。漸益淺淡。如水墨中影。忽寂無所見。王立亦不復來。予於丙志載李吉事。固已笑鬼技之相似。此又稍異云。（朱椿年說聞之於史倅）

三士問相

政和初。建州貢士李弼翁。窆黃崇三人。偕入京師。游相國寺。時有術者工相人。平生禍福。只斷以數語。其驗如神。共扣焉。曰：李君卽成名。官至外郎。翁君須後一舉。官亦相次。黃君隔三舉乃可了。官亦與翁同。旣而弼窆如其言。崇蹉跎恰九歲。方得獲解。入京。相者猶在。見崇來大呼曰：何爲至此。崇話疇昔事。且言李翁二君已登科。相者曰：往來如組。安能記省。姑以今日論之。法當得陞朝官以上。奈何作不義事。謀財殺人。陰譴已重。宜速歸。非久當死。不必赴省試也。又問幾子。曰：三人曰：行亦絕矣。崇不樂而退。果下第歸。不一年而死。三子繼天。妻改嫁。其嗣遂絕。初崇母旣亡。父年過六十。買妾有娠。臨就蓐。崇在郡學。父與崇弟謀。晚年忽有此。吾甚愧。今將不舉乎。或與人乎。不然。姑養育待其長。使出家若何。對曰：此亦常理。唯大人所命。不若舉而生之。兄歸須有以處。妾遂生男。弟遣信報崇。崇卽還。揖父於堂。父告以前事。命抱嬰兒出。時當秋半。閩中家家造酒。汲水滿數巨桶。置廷內。以驗其滲漏。崇以手接兒。徑擲桶中。溺殺之。父拔淚而已。蓋黃氏貲業微豐。崇畏兒長。必謀分析。故亡狀如此。宜其隕身絕祀也。李弼仕至朝奉郎。宗子博士。翁

築至承議郎台州通判。相者可謂造妙矣。

陳通判女

興化陳子輝。紹興戊午。待南雄通判闕。居鄉里。當夏夜。家人聚飲。其妻顧長女使理樂。樂聲失節。怒而叱去之。女不復出。酒罷。問所在。得於後堂空室中。對燈把針。癡不省事。挾與還臥床。則已死。氣雖絕而心微溫。醫巫拯療不效。凡奄百二十日。聞泉州有道士善持法。招之而至。先以法印印遍體。乃召其魂。云爲漳州大廟所錄。後兩夕。忽呻吟作聲。至旦。屈右足呼痛。視之一指破血。正晝稍能開目。又明日。始言外翁呼我去。女外家在漳州。元未嘗識。而說其舍宇不少差。且云。外翁嫁我與大王。作小妻。受聘財金釵兩雙。臂纏一雙。銀十笏。錢千貫。采帛不勝計。豬羊各二十口。酒數十缸。我入王宮。大王極相憐。每日食飲。必三人共坐。又令訓諸小婢音樂。留甚久。外報家人來欲取我。我未欲歸。王亦使逐去。比兩日間。又報或持官文書督取甚峻。王發怒。遣兵扞拒之。使者將舉火焚宮。通我身皆火焰。王欲相近不復得。羣吏曳我以出。王索轎送我。轎卒恐懼奔竄。不得已。獨行。山路險确。腰股俱疲。過嶺下。小石損我足。仆地移時。至今猶痛不堪忍。自是神采如舊。但每至陰雨。則腹必痛。後以嫁迪功郎郭某。辛酉歲。成昏於南雄州。

陳才輔

建炎末。建賊范汝爲。葉鐵。葉亮。作亂。建陽土人陳才輔。集鄉兵。殺葉鐵。父母妻子。賊猖獗益甚。紹興元年。遂據郡城。朝廷命提舉詹時升。奉使謝嚮。同招安。羣盜皆聽命。獨葉鐵不肯。曰。必報陳才輔。乃可出。詹爲立重賞。擒獲以畀之。鐵選三十輩。監守人。與錢一千。戒之。甚至曰。失去則皆斬。欲明日。邀使者及諸酋。高

會而甘心焉。監者以巨索縛陳脚。倒垂梁間。大竹篾拳其手。劍戟成林。相近尺許。插一刀甚利。至二更。衆皆醉。陳默禱曰。才輔本心忠孝。爲國爲民。老母在堂。豈當身受屠害。若神明有知。願使此曹熟睡。刀自近前。爲破索出手。使得脫去。良久。刀果自近。如神物推擁。陳以掌就斷其篾。兩手既釋。稍扳援。割截繫縛盡斷。遂握刀趨門。一人睡中問誰開門。應曰。我。其人不知爲陳也。曰。不要失卻賊。陳曰。如此執縛。何足慮及。出門已三鼓。行穿後巷。約一里。聞彼處呼喧曰。走了賊。陳益窘。顧路旁坎下。篁竹蒙翳。急藏其間。而千炬齊發。搜尋殆遍。坎中亦下槍刃百十。偶無所傷。諸人言必歸建陽。或向劍浦。宜分詣兩道把截。陳不敢擇徑路。但屈曲穿林莽中。明日抵福州古田境。賣所持刀。得錢買飯。直趨泉州。就其姊壻黃秀才。踰八日。而十卒持詹君帖至。復成擒。陳知不免。亟自碎鼻。以血汗身。佯若且死。十卒自相尤曰。奈何便至此。扛置邸中。真以爲困悴。不復防閑。又三日。黃生來視。適茶商置酒招黃。及十人者。商家相去稍遠。唯七人往。赴留三人護守。陳又默禱如曩時。三人皆飲所餉酒亦醉。買菜作羹。一坐房前。一吹火竈間。一洗菜水畔。陳乘間攜棍棒揮擊。卽死。南走漳州。竟得脫。明年韓蘄王平賊。陳用前功得官。

王文卿相術

建昌道士王文卿。在政和宣和間。不但以道術顯。其相人亦妙入神。蔡京嘗延至家。使子孫盡出見。王皆唯唯而已。獨呼一小兒謂曰。異日能興崇道教者。必爾也。京最愛幼子。再詢之。王拊所呼兒背曰。俟此兒橫金著紫。當賴其力可復官。京大不樂。小兒者。陳桷元承也。母馮氏。蔡之甥。故因以出入蔡府。紹興間。諸蔡廢絕。陳佐韓蘄王幕府。主徽猷閣待制。知池州。歲在辛酉。蔡京子孫見存者。特敍官。向所謂幼子者。適

來池陽料理。陳爲之保奏。陳行天心法。食素。真一黃冠耳。

葉德孚

建安人。葉德孚。幼失二親。唯祖母鞠育。拊視。又竭力治生。嘗語葉云。術士言汝當得官。吾欲求宗女爲汝婦。建炎三年。因避寇。徙居州城。而城爲寇所陷。時葉二十一歲矣。祖母年七十。不能行。盡以所蓄金五十兩。銀三十錠。付之。使與二奴婢先出城。戒曰。復回挾我出。勿得棄我。我雖死。必愬汝於地下。葉果不復入。祖母遂死。寇手及亂。定已不可尋訪。葉用其物。買田。販茶。生理日富。紹興八年。假手獲鄉薦。結昏宗室。得將仕郎。明年參選。以七月二日。謁蜀人韓慥。問命。韓曰。必作官人。不讀書亦可。若詢前程。俟過二十二日。立秋。別相訪。當細爲君說。葉大怒。幾欲箠辱之。同坐黃德琬。勸使去。後十六日。葉得病。卽嘔血。始以爲憂。同行鄉僧來。貨茶。與之同歲。乃令具兩命。復詣韓。韓曰。記得此月初。曾看前一命。但過不得立秋。此日不死。吾不談命。僧歸。不敢言。葉病中。時時哀鳴。曰。告婆婆。當以錢奉還。願乞命歸鄉。勿陵遲我。竟以立秋日死。葉不孝不義。鬼神當殛之。客死非不幸也。韓之術。一何神哉。

張氏獄

政和初。宗室郇王仲御判宗正。其第四女嫁楊侍郎之孫。楊早失父。其母張氏。性暴猛。數與婦爭。冒楊故元祐黨籍。中人門戶。不得志。婦尤鬱鬱。張嘗曰。汝以吾爲元祐家。故相陵若此。時節會須改變。吾家豈應終困。婦以其語告郇王。王次子士驪妻吳氏。王荆公妻族也。每出入宰相蔡京家。遂展轉達於京。京以爲奇貨。卽捕張寘。開封獄。府尹劾以誹謗乘輿。言語切害。罪至陵遲處斬。二法吏得其事。曰。婦人尙無故殺。

法安得有大逆罪。尹怒，並杖之。二人皆以瘡潰死。張竟抵法。行刑之日，郇王矍然，不謂至此。驪與兩弟入市觀，未幾輒相繼死。驪見婦人被血蹲屏帳間，又作鬼語曰：「我本不欲校，無奈二法吏不肯。」蔡京後感疾，命道士奏章，道士神游天門，見一物如堆肉，而血滿其上。旁人言：「上帝正臨軒決公事，頃之一人出問道士，何以來告之故？」其人指堆肉曰：「蔡京致是婦人於極典，來訴於天。方此震怒，汝安得爲上章？」對曰：「身爲道士，而奉宰相之命，豈敢拒之？」後不得復爾。又曰：「適已有符遣京，送潭州安置矣。汝可亟還。」道士寤，密以告所善者。又十年，京乃死於長沙，然郇王女及吳氏俱至八十。

夏二娘

京師婦人夏二娘，死經年，見夢其子杜生曰：「我在生時，欠某坊王家錢十二貫，某坊陳家錢三十四貫，坐謫爲王氏驢，而鬻於陳王氏，所得價錢償已足，而陳未也。日與之負麥，然一往反，纔直三十八錢許。今日以外，尙欠十八千，非兩年不可了。吾昔日瘞銀百餘兩於堂內戶限下，可發取以贖我。其子曰：「卽往尋訪，以何爲記？」曰：「明早從南薰門入，一騾最先行，別又一驢。次則我。汝來時，我自舉頭視汝。杜生寤，掘地得銀，徑詣南薰待之。果遇麥馱聯翩來。第三者仰頭相視，杜雨泣，欲牽以歸。陳氏之役曰：「此吾主家物，汝何爲者？」杜曰：「吾母也，當還元價以贖其人，不許相與忿爭。」廂官錄送府。府尹扣其說，命引驢至前，謂曰：「果識汝子，可銜其裾，應聲而然。」尹異之。時劉豫盜京師，尹具以白。豫呼入殿庭，復謂之曰：「能舉前兩足，塔於肩上，則信矣。」應聲亦然。豫嗟異良久，欲官爲給錢。杜拜曰：「若爾恐母債不得釋，願自出錢，而丐驢歸。」豫許焉。杜掃一室，謹事之。又二年乃死，買棺加衣衾以葬。後朝廷得河南杜氏子來歸，居贛州，爲人話其事如此。

華陰小廳子

宣和間。陝西某郡守赴官。食於道上驛舍。一道人從外直入。闔者諭使去。不肯聽。家人望見亦怒。爭遣逐之。獨郡守延問其故。但云。尊官過華陰時。若見小廳子。幸留意。他無所言也。語畢徑出。守欲扣其曲折。使追之。不可及。泊入關。浮舟泝渭。晚泊矣。從吏白有小吏持刺稱華陰小廳子欲參謁。拒以非時。則曰。有一事將語使君。然吾祇役於邑中。來日朔旦。不可脫身。故乘休假馳至此。此去邑尙百里也。守憶道人語。命呼登舟。則又曰。所言絕祕。不願傍近聞之。必移泊北岸。乃可。守又從之。舟人謂繫纜已定。無故而北。豈非竄盜設計乎。北又非安穩處。不得已而行。迨至北岸。其人杳不來。盡室怨悔。業已爾。無可奈何。夜未半。大風忽起。如山頽泉決之聲。魚龍悲吟。波浪濺激。搖兀不得寐。兢憂達曉。望南岸。旣崩摧數仞。客舟元同憩宿者。淪溺無餘。及到縣。訪求此吏。蓋未嘗有也。一家免葬魚腹。異哉。

華陽洞門

李大川。撫州人。以星禽術游江淮。政和間。至和州。值歲暮。不盤術。俚語謂坐肆賣術爲鈞司。游市爲盤術。正旦日。逆旅主人拉往近郊。見懸泉如簾。下入洞穴。甚可愛。因相攜登隴。觀水所注。其地少人行。陰苔滑足。李不覺隕墜。似兩食頃。乃坐於草壤上。肌膚不小損。睨穴中。正黑如夜。攀緣不能施力。分必死。試舉右手。空無所著。舉左手。卽觸石壁。循而下。似有微徑可步。稍進漸明。右邊石池荷花。方爛熳。雖飢渴交攻。而花與水皆不可及。已而明甚。前遇雙石洞門。欲從右入。恐益遠。乃由左戶而過。如是者三。則在大洞中。花水亦絕了。不通天日。而晃曜勝人間。中有石棋局。聞誦經聲。不見人。遠望若有坐而理髮者。近則無

所視俄抵一大林。陰森慘澹。悽神寒骨。怖悸疾走。已出曠野間。舉頭見日。自喜再生。始緩行。逢道傍僧寺。憩於門。僧出問故。皆大驚。爭究其說。李曰。與我一栳水。徐當言之。便延入寺。具飯。悉道所歷。僧歎曰。相傳茲山有洞。是華陽洞後門。然素無至者。李問此何處。曰。潞州境。今日是何朝。曰。人日也。李曰。吾已墜七日。才如一晷耳。僧率衆。挾兵刃。邀李尋故蹊。但怪惡種種。不容復進。李還和州。訪舊館。到已暮夜。扣戶。主人問爲誰。以姓名對。舉室唾罵。曰。不祥不祥。李大聲呼曰。我非鬼也。何得爾。遂啓戶。留數日而歸。每爲人話其事。或謂之曰。爾亦愚人。正旦荷花發。詎非仙境乎。且雙石洞門。安知右之遠而左可出也。李曰。方以死爲慮。豈暇念此。後雖悔之何益。李有子。今在臨川。

鼎州汲婦

鼎州開元寺。多寓客。數客同坐寺門。見婦人汲水。一客善幻術。戲惱之。卽挈水不動。不知彼婦蓋自能幻也。顧而言曰。諸君勿相戲。客不對。有頃曰。若是須校法。乃可。擲其擔。化爲小蛇。客探懷取塊粉。急畫地作二十餘圈。而立其中。蛇至不能入。婦人含水嚔之。稍大於前。又狠言。官人莫相戲。客固自若。蛇突入。直抵十五圈中。再嚔水。吐之。遂大如椽。徑躡中圈。將向客。婦又相喻止。客猶不聽。蛇卽從其足纏繞至項。不可解。路人聚觀。且數百。同寺者欲走。訴於官。婦笑曰。無傷也。引手取蛇投之地。依然一擔耳。笑謂客曰。汝術未盡善。何敢然。若值他人。汝必死。客再拜悔謝。因隨詣其家爲弟子云。

太原意娘

京師人楊從善。陷虜在雲中。以幹如口山。飲於酒樓。見壁間留題。自稱太原意娘。又有小詞。皆尋憶良人。

之語。認其姓名。字畫。蓋表兄韓師厚妻王氏也。自亂離。睽隔。不復相聞。細驗所書。墨尚濕。問酒家人曰。恰數婦女來共飲。其中一人。索筆而書。去猶未遠。楊便起。追躡及之。數人同行。其一衣紫。佩金馬孟。以帛擁項。見楊愕然。不敢公召喚。時時舉目。使相從。逮夜。衆散。引楊到大宅門外。立語曰。頃與良人避地。至淮泗。爲虜所掠。其酋撒八太尉者。欲相逼我。義不受辱。引刀自剄。不殊。大酋之妻韓國夫人。聞而憐我。亟命救療。且以自隨。蒼黃別良人。不知安往。似聞在江南。爲官。每念念不能釋。此韓國宅也。適與女伴出游。因感而書壁。不謂叔見之。乘間願再訪我。儻得良人音息。幸見報。楊恐宅內人出。不敢久留。連悵然告別。雖眷眷於懷。未敢復往。它日。但之酒樓。瞻玩墨蹟。忽睹別壁新題字。并悼亡一詞。正所謂韓師厚也。驚扣此爲誰。酒家曰。南朝遣使通和。在館有四五人來買酒。此蓋其所書。時法禁未立。奉使官屬。尙得與外人相往來。楊急詣館。果見韓把手悲喜。爲言。意娘所在。韓駭曰。憶遭掠時。親見其自刎死。那得生。楊固執前說。邀與俱至。向一宅。則閨無人。居荒草如織。逢牆外打線媪。試告焉。媪曰。意娘實在此。然非生者。昨韓國夫人閱其節義。爲火骨以來。韓國亡。因隨葬此。遂指示窆處。二人踰垣入。恍然見從廡下。趣室中。皆驚懼。然業已至。卽隨之。乃韓國影堂。榜繪意娘像。衣冠悉曩所見。韓悲痛。還館。具酒殺作文祭。醉欲挈遺燼歸葬。拜而祝曰。願往。不願往。當以影響相告。良久出現曰。勞君愛念。孤魂寓此。豈不願有歸。然從君而南。得常常善視我。庶慰冥漠。君如更娶妻。不復我顧。則不若不南之愈也。韓感泣誓不再娶。於是竊發冢。裹骨歸。至建康。備禮卜葬。每旬日。輒往臨視。後數年。韓無以爲家。竟有所娶。而於故妻墓。稍益疎。夢其來。怨恚甚切。曰。我在彼甚安。君強攜我。今正違誓言。不忍獨寂寞。須屈君同此况味。韓愧怖得病。知不可免。不數日卒。

張顏承節

宣和間。京師天漢橋。有官人自脫冠巾。引頭觸欄柱。不已。觀者環視。恍莫測其由。不復可勸止。問亦不對。良久。血肉淋漓。冥仆於地。徼巡卒共守伺之。日晚。小蘇呻吟悲劇。顧曰。我張顏承節也。住某坊內。幸爲僦人兒歸。既至家。遂大委頓。頭顱腫潰如蝨。呼醫傳藥。累旬方小愈。家人扣其端。全不自覺。瘡成痂而痒。不可忍。勢須盡爬搔。則又腫潰。才愈復痒。如是三四反。踰年不差。殆於骨立。盡室憂其不起。嘗扶掖出門。適隨僕過前。驚問所以。告之。故僕曰。都水監杜令史。施惡瘡藥。絕神妙。然不可屈致。當勉詣彼。庶見證付藥。可立愈。張仗僕爲導。亟訪之。杜生屏人曰。頗憶前年中秋夜所在乎。曰。忘之矣。杜曰。吾能言之。君是年部江西米綱。以中秋夕。至獨樹灣橫泊。月色正明。君杖策登岸。百步許。得地平曠。方命酒賞。月俄而驟雨。令僕夫取雨具。怒其來緩。致衣履沾濕。拋所執拄斧擲之。中額。僕回舟謂妻曰。我爲主公所擊。已中破傷風。恐不得活。然無赴愬。卽死。汝切勿以實言。但云痼疾發作。此去鄉遠。萬一不汝容。何以生存。宜狼白主公。乞許汝子母附舟入京。猶得從人浣濯。以自給。言終而亡。比曉。妻舉尸橐瘞於水濱。泣拜君曰。夫不幸道死。願容附載。君叱之曰。舟中皆男子。豈宜著汝無夫婦人。略不顧。促使解纜。妻拊膺大慟曰。孤困異土。兼乏裹糧。進退無路。不如死。抱幼子自投江中。僕旣殞於非命。又痛妻兒之不終。訴諸幽府。許償此冤。去年君觸橋時。乃彼久尋君而得見也。張震駭曰。是皆然矣。某方欲丐藥。何爲及此。且何以知之。杜曰。吾晝執吏役。夜直冥司。職典冤獄。茲事正在吾手。屢爲解釋。渠了不聽從。自今四十九日。當往與君決。至期可掃洒靜室。張燈四十九盞。置高坐以待之。中夜當有所覩。幸而燈不滅。彼意尙善。若滅其半。則不可爲矣。吾

亦極力調護。但負命之冤。須待彼肯捨與否。有司固不可得而強。無用藥爲也。張泣謝而歸。如其教。張燈之夕。獨坐高榻。家人皆伺於幕內。近三鼓。陰風勁厲。四十九燈悉滅。其一復明。亡僕流血被面。妻子相隨。猶帶水漉漉。從室隅出。拽張曰。可還我命。卽隕墜於下。頭縮入項間而死。

陝西劉生

紹興初。河南爲僞齊所據。樞密院遣使臣李忠往問諜。李本晉人。氣豪好交結。人多識之。至京師。遇舊友田庠。庠亡賴子也。知其南來。法當死。捕告之。賞甚重。輒持之曰。爾昔貸我錢三百貫。可見還。李忿怒曰。安有是。吾寧死耳。陝西人劉生者。聞其事。爲李言。極知庠不義。然君在此。落窞中。奈何可較曲直。身與貨孰多。且敗大事。盍隨宜餌之。李猶疑其爲庠游說。然亦不得已。與其半。劉曰。勿介意。會當復歸君。李佯應曰。幸甚。庠得錢買物。將如晉絳。劉曰。我亦欲到彼。偕行可乎。卽同塗。過河中府。少憩於河灘。兩人各攜一擔。僕共坐沙上。四顧無人。劉問庠鄉里年甲。具答之。劉曰。然則汝乃中國民。嘗食宋朝水土矣。庠曰。固然。劉曰。我亦宋遺民。不幸淪沒僞土。常恨無以自效。朝廷每遣人探事。多采道聽塗說。不得實。幸有誠慤如李三者。吾曹當出力助成之。奈何反挾持以取貨。庠諱曰。是固負我。劉曰。吾素知此。且詢訪備至。甚得其詳。吾與汝無怨惡。但恐南方士大夫。謂我北人。皆似汝。敗傷我忠義之風耳。遂運斤殺之。僕亦殺其僕。投尸於河。并其物。復回京師。盡以付李。乃告之故。李欲奉半直以謝。劉笑曰。我豈殺人以規利乎。長揖而別。李南還說此。而失劉之名。爲可惜也。

鄧城巫

襄陽鄧城縣有巫師能用妖術敗酒家所釀。凡開酒坊者皆畏奉之。每歲春秋必遍諸坊求丐。年計合十餘家。率各與錢二十千。則歲內酒平善。巫亦藉此自給。無飢乏之慮。一歲因他事頗窘用。又詣一富室有所求。曰：君家最富贍力足以振我。願勿限常數。主人拒之甚峻。曰：年年餉君二萬錢。其來甚久。安得輒增。寧敗我酒。巫嘻笑而退。出駐近店。遣僕回買酒一升。盛以小缶。取糞污攪雜。攜往林麓。禹步誦呪。環繞數匝。瘞之地。乃去。適有道士過。見之。識其爲妖。而不知事所起。巫還店喜甚。俄道士亦繼來。少憩。訪酒家。見舉肆遑遑憂窘。問其故。曰：爲一巫所困。今酒罄成列。盡作糞臭。懼源源不已。欲往尋迹哀求之。道士曰：吾亦見此人。不須往求。吾有術能療。但已壞者不可救耳。卽焚香作法。半日許。臭止。又言：凡爲此法以敗五穀者。若加糞穢罪甚大。君家宜齋戒。當奉爲拜章上愬。其家方忿恚迫切。趣營醮筵。道士伏廷下。踰數刻。始起曰：玉帝有勅。百日内加彼以業疾。然未令死也。自是日覺踝間痒。爬搔不停。忽生一贅。初如芡實。累日後益大。巍然徑尺如毬。而所係搖搖才一縷。稍爲物根觸。則痛徹心骨。不復可履地。子孫緘竹爲簣。昇以行丐。飲食屎溲雜糞中所至皆掩鼻。歷十年乃死。胡少汲尙書宰邑。尙見之。其子恬說。

秦楚材

秦楚材（梓）政和間自建康貢入京師。宿汴河上客邸。旣寢。聞外人喧呼甚厲。盡鎖諸房。起穴壁窺之。壯夫十數輩。皆錦衣花帽。拜跪於神像前。稱秦姓名。投盃琰以請。前設大鏡。煎膏油正沸。秦悸栗不知所爲。屢告其僕李福。欲爲自盡計。夜將四鼓。壯夫者連禱不獲。遂覆油於地而去。明旦主人啓門謝秦曰：秀才前程未可量。不然吾輩當悉坐獄。乃爲言京畿惡少子數十成羣。或三年或五年。輒捕人漬諸油中烹。

以祭鬼。其鬼曰獮瞪神。每祭須取男子貌美者。君垂死而脫。吁其危哉。顧邸中衆客。各率錢爲獻。秦始憶自過宿州。卽遇此十餘寇。或先或後。迹之矣。遂行至上庠。頗自喜。約同舍出卜。逢黥面道人。攜小籃揖秦曰。積金峯之別。三百年矣。相尋不可得。誤行了路。卻在此耶。無以贈君。探籃中白金一塊。授之曰。他日卻相見。同舍讓曰。此無望之物。不宜獨享。挽詣肆。將貨之以供酒食費。肆中人視金。反覆咨玩。不釋手。問需幾何錢。曰。隨市價見償可也。人曰。吾家累世作銀鋪。未嘗見此品。轉而之他。所言皆然。秦亦悟神仙之異。不肯鬻。以製酒杯茶湯匕藥器。凡五物。日受用之。自此三十年無病苦。紹興十六年。在宣城。忽臥疾。五物者同時失去。知必不起。果越月而亡。積金峯在茅山元符宮云。

建康頭陀

政和初。建康學校方盛。有頭陀道人。之學至養望齋前。再三瞻視不去。齋中錢范二秀才詰之曰。道人何爲者。對曰。異事異事。八坐貴人都著一屋關了。兩府直如許多。便沒與不啣溜底。也是從官。有秦秀才者。衆目爲秦長脚。范素薄之。乃指謂曰。這長脚漢也會做兩府。客曰。君勿浪言。他時生死都在其手。滿坐大笑。客瞳曰。諸君莫笑。總不及此公。於同舍生十人。唯邢之緯者。最負才氣。爲一齋推重。適從外來。衆扣之曰。也是箇官人。略無褒語。遂退。後四十年間。其言悉驗。秦乃太師檜也。范擇善（同）段去塵（拂）魏道弼（良臣）三參政。何任叟（若）巫子先（伋）兩樞密。錢端脩（時敏）元英（周材）兩從官。一忘其姓名。獨邢生潦倒。得一官卽死。

潮州象

乾道七年。縉雲陳由義。自閩入廣省。其父提舶口。過潮陽。見土人言比歲惠州太守。挈家從福州赴官。道出於此。此地多野象。數百爲羣。方秋成之際。鄉民畏其蹂食禾稻。張設陷穽於田間。使不可犯。象不得食。甚忿怒。遂舉羣合圍。惠守於中。閱半日不解。惠之迓卒一二百人。相視無所施力。太守家人窘懼。至有驚死者。保伍悟象意。亟率衆負稻穀積於四旁。象望見。猶不顧。俟所積滿。欲始解圍往食之。其禍乃脫。蓋象以計取食。故攻其所必救。虤然異類。有智如此。然爲潮之害。端不在鱉魚下也。

田道人

田道人者。河北人。避亂南度。居京口。每歲三月。茅山鶴會。欲與其徒偕往。必有故而輟。紹興壬午之春。始獲一遊。因留連月餘。將歸。足疾驟作。不可行。既止。卽愈。欲行復作。如是者屢矣。意其緣在此山。禱於神。乞爲終焉之計。自爾不復病。夢神告曰。此非汝居也。汝自有庵在山中。其址東向者。是宜亟訪之。固以爲想念所兆。未深信。越數夕。夢如初。猶未決。又念身亦立於此。縱得其基。雖草廬豈易能辦。是夕夢神怒曰。旬日不遷。必死茲地矣。晨興訪同類。且託尋跡之。杳不可得。或曰。吾聞大茅君藏丹之處。名丹沙泓。地勢正東。但知名耳。不識其所在。盡詢之耆老間乎。亦竟莫有知者。旬日之期既迫。皇皇不敢怠。獨徘徊兔徑。忽有村夫。搦其胸。方恐懼。其人乃問曰。汝非尋丹沙泓庵地者乎。我知之。引至崦中。以足頓地曰。此是也。田四顧山林。翔抱正。可爲東向居。喜甚。犒以百錢。笑曰。我豈求此者。將安用之。不顧而去。田沿路標誌而反。明日往。芟薙荆棘。以籬條作屋。宿焉。中夜大虎來。倚臥於外。曉乃退。巖石下有蛇。微露脊脊。大如柱。皆不傷人。又明日。僦工攜畚缶平治。於積葉三四尺下。得磐石。嶙峋嵌空。縱廣數尺。若爪所攫。擊而穿者。發之。

得石蓮華盆。有水浸丹沙一塊。重可二十兩。取而藏之。蓋前日村夫頓足處。是後蛇虎皆不見。疑爲衛丹之鎮云。隆興甲申乙酉歲。近境疾疫起。田以丹末刀圭揉成丸。救之。服者皆活。所濟數千人。共以木石錢粟爲營。一庵於泓中。去玉晨觀不遠。爲人布氣治疾。亦多驗。乾道己丑。藍師稷爲江東提刑。過茅山。親見田說。及分得丹三錢。辛卯歲。以庵與楊和王之孫。奮衣出山。不言所向。

天隨子

乾道六年。木蘊之待。洪府通判缺。居鄉里。火焚其廬。生事垂罄。作忍貧詩曰。忍貧如忍炙。痛定疾良已。餘子愛一飽。美疹不知死。步兵哭窮途。文公謝五鬼。百世賢哲心。可復眞憂喜。誦經作飢面。偉哉天隨子。九原信可作。我合耕甫里。踰年夢一翁。衣冠甚偉。來言曰。若識我乎。我則天隨子也。以君好讀子文。又大書予杞菊賦於壁間。頃作詩。用忍飢事。又適契予意。故願就見。爲君一言。予昔有田四頃。歲常足食。惟遇潦。則浸沒不得穫。忍飢誦經。蓋此時也。今子有回祿之禍。而窮悴踵之。是水爲我災。而火爲子厄也。然予田尙在。獨爲蠅蚋所集。不可耕。無有能爲予驅除者。不免憊子耳。旣寤。殊不曉其言。晨起。偶整比夜所閱書。而笠澤叢書一策。適啓置。按上視之。乃甫里先生之傳。前日固未嘗取讀也。篇中有云。先生有田十萬步。吳田一畝二百五十步。有牛減四十蹄。耕夫百餘指。而田污下。暑雨一晝夜。一與江通色。無別己田。他田也。先生由是苦飢困。倉無斗升畜積。正與夢中語合。而一田字上。有二死蠅粘綴。嗟歎其異。爲拂拭去之。

蔡河秀才

鄉人董昌朝在京師同江東兩秀才自外學晚出游方三月開溝亂石攔道至坊曲轉街處其一人迷路相失兩人者元未嘗謁宿假不敢躡尋遂歸經日始告於學官訪之於所失處無見也乃移文開封府以付賊曹寶鑑鑑到學詢此士姓名曰孫行中字強甫束帶著帽而出鑑呼其隸使以物色究索衆謂江東士人多好遊蔡河岸妓家則做其結束分往宿月旦之夕一隸在某妓館妓用五更起赴衙參約客使待已妓去客不復寐見床內小板皮上烏紗帽存取視之金書強甫兩字宛然客託故出門遍告儕輩伏於外須妓歸并嫗收縛送府始自言向夕有孫秀才獨來買酒款曲以其衣裘華潔而舉止生梗又無伴侶輒造意殺之投尸於河斥賣其物皆盡只餘此帽不虞題誌之明白以速禍敗冤魄彰露何所逃死遂母子同伏誅

霍將軍

吳興士子六人入京師赴省試共買紗一百匹一僕負之晚行汴堤上逢黥卒蓬首黧面貿貿然出於榛中見衆至有喜色左顧而嘯俄數人相繼出挾槊持刀氣貌凶悍皆知其賊也雖懼而不可脫同行霍秀才者長大勇健能角觝技擊鄉里目爲霍將軍與諸人約勿走使列立於後獨操所策短棒奮而前羣賊輕笑視如几上肉霍連奮擊輒中其膝皆迎杖仆地不能興然後得去前行十餘里過巡檢營入告之巡檢大喜曰此輩出沒近地殺人至多官立賞名捕不可獲何意一旦成擒邀諸客小駐自率衆馳而東儼然在地宛轉反側凡七八輩盡執縛以歸護送府而厚謝客五士謂非與君偕來已落賊手矣霍曰吾若獨行亦必不免諸君雖不施力然立衛吾後無反顧憂此所以能勝也

沈緯甫

沈緯甫。温州瑞安人。久游太學。不成名。罷歸鄉里。頗以交結邑官。顧貲謝爲業。然遇科詔下。亦赴試。每不利。必仰而詬人曰。緯甫潦倒無成。爲鄉曲笑。五內分裂。天亦知我乎。乾道六年。邑尉黃君遭民訟。使者遣官按究。得實矣。尉甚恐。載酒食訪沈。日夜謀所以脫免計。一日。挾兩妓。拏舟邀沈泛湖。將近其所居。使妓捧杯夾之。曰。可唱平地一聲雷之詞。爲沈學士壽。沈謝曰。得如此。五內不分裂矣。卽跪受之。飲未醕。雲霧斗合。風雨驟至。舟力挽不可前。時二月八日。雷始發聲。俄有霹靂震沈氏之堂。一柱飛揚如屑。屋脊穿透。無全瓦。寢室文書盡焚。帷帳碎折。屏榻若受萬斧。而四隅略無纖隙。莫知雷所自來。明日。邑人相率焚香告語曰。惡事不可爲。沈氏之雷。其得不監。彼好言五內分裂。斯其應乎。堂門有天篆數行。外人莫得見。黃尉驚悸。得心疾。兩月小愈。出詣沈。沈猶舉手加額曰。先生所謂一聲雷也。了不省悟。黃後三年亦亡。

龔丕顯

龔丕顯。紹興十七年得鄉貢。明年省試後。夢入大官局。立廷下。與其徒數百人。皆著白袍。居西邊。王者坐於上。吏一一呼名。訖。引居東。其宗人滂亦預選。丕顯隨呼。且東矣。判官趨升殿。有所白。旋下。入東廊。抱文書巨沓而上。揭以示王。王繙閱移時。連頷首。判官復下。卻挽使西。愠而寤。憮然不樂。是年下第。滂獨登科。丕顯知夢已驗。但不曉坐何事。嬰罰。自是無進取意。躑躅恰一紀。用免舉到省。乃獲正奏名。旣廷試。喜曰。事畢矣。尙以唱名係念。又夢適曠野。徘徊佇立。望神人冉冉由雲端下。顧已曰。汝欲見及第勅乎。出袖中小軸。展示之。乃黃牒也。其前大書龔丕顯三字。又細書曰。爲不合爭論昏姻事。展十二年驚起。具語

所親曰。不善事不可爲。頃時鄉里有失行婦人。與惡子通者。吾之甥聞而訐之。惡子懼。與婦人約。急納幣結昏。吾甥亦強委禽焉。惡子不能平。訟於官。甥謁吾求援。吾與爲道地。竟得妻。一時良以爲得策。不謂陰譴分明。乃如是。悔之何及也。不顯爲餘干尉。竟不達而卒。

吉攜之妻

岳州平江令吉攜之。唐州潮陽人。初娶王氏。樞密倫女弟也。旣亡。復娶同郡張氏。居於長沙。張氏生女數日。得危疾。醫不能治。其母深憂之。邀巫媪測視。云。王氏立於前。作祟甚劇。命設位禱解。許以醮懺。不肯去。巫語攜之曰。必得長官效人間夫婦決絕。寫離書與之。乃可脫。攜之不忍從。張日加困篤。不得已灑淚握筆。書以授巫。卽雜紙錢焚付之。巫曰。婦人執書展讀。竟慟哭而出矣。張果愈。生人休死妻。古未聞也。張與子室爲同堂姊妹。今尙存。

邢舜舉

邢舜舉者。大觀間由武舉入官。爲虢州巡檢。平生耽好道術。凡以一技至。必與之友。嘗獨行郊外。逢婦人竹冠道服。前揖曰。君非邢良輔乎。曰然。一生何所好。曰好修養術。然學之頗久。了未略其妙。曰君雖酷好。奈俗情未斷。何。吾與君一藥。用新水服之。非唯延齡。又能斷衆疾。亦修真之一端也。邢喜謝曰。幸甚。固未暇卽服。又探袖中取一方。目曰還少丹。授之曰。餌此當有益。稍疑其異。人試問休咎。曰。前程難立。談君中年將困厄。晚始見佳處耳。復扣其姓氏。居止。笑曰。與君相從久。何問爲。獨不憶壁間畫卷乎。乃我也。今日故告君。必敬必戒。毋忘斯言。忽不見。邢亟還舍。審厥象。蓋所事何仙姑。道貌與適婦人無少異。怏怏自失。

取水吞藥。且如方治丹。謹服之。覺精力益壯。顏色潤好。暨南渡。出入岳少保之門。歷福建路鈐轄。坐岳事貶竄。不數年。併失□子。家道淪替。幾二十年。方得隨州鈐轄。知郢州。後致仕居襄陽。逮乾道癸巳。春秋八十七矣。略無病苦。目光如童兒。髮不白。猶能上馬馳騁。人指爲還丹之驗。後三年。方病。病起三月。又大瀉。腹中出一物。如升。堅滑有光。無穢氣。邢慘然語旁人曰。藥丹既下。吾無生理矣。明日而卒。子弟景裴。官襄陽。及見之。

孔勞蟲

孔思文。長沙人。居鄂州。少時曾遇張天師授法。并能治傳尸病。故人呼爲孔勞蟲。荆南劉五客者。往來江湖。妻頓氏。與二子在家。夜坐。聞窗外人問劉五郎在否。頓氏左右顧。不見人。甚懼。不敢應。復言曰。歸時倩爲我傳語。我去也。劉歸。妻道其事。議欲徙居。忽又有言曰。五郎在路不易。劉叱曰。何物怪鬼。頻來我家。我不畏汝。笑曰。吾卽五通神。非怪也。今將有求於君。苟能祀我。當使君畢世鉅富。無用長年賈販。汨沒風波間。獲利幾何。而蹈性命不可測之險。二者君宜詳思可否。在君何必怒。遂去。不復交談。劉固天資嗜利。頗然其說。遽於屋側建小祠。卽有高車駟馬。傳呼而來曰。郎君奉謁。劉出迎。客黃衫烏帽。容狀華楚。才入座。盤殮酒漿。絡繹精腆。自是日一來。無間朝暮。博奕嬉笑。四鄰莫測何人。金銀錢帛。贈餉不知數。如是一年。劉絕意客游。家人大以爲無望之福。他夕。因奕棋爭先。忿劉不假借。推局而起。明日。劉訪篋中所蓄。無一存。不勝悔怒。謀召道士治之。適孔生在焉。具以告。孔遣劉先還。繼詣祠所。炷香白曰。吾聞此家有祟。豈汝乎。空中大笑曰。然。知劉五命君治我。君欲何爲。不過效書符小技。吾正神也。何懼硃砂爲。孔曰。聞神至。

靈。故脩敬審實。何治之云。問答良久。孔謂之曰。吾來見神。是客也。獨不能設茶相待耶。指顧間。茶已在桌上。孔曰。果不與劉宅作祟。盡供狀授我。初頗作難。既而言供與不妨。少頃。滿桌皆細字。如炭煤所書。不甚明了。孔謝去。慰以好語曰。今日定知爲正神。劉五妄訴。勿恤也。適過相觸突。敢請罪。既退。以語劉。料其夕當至。作法。隱身仗劍。伏門左。夜未半。黃衣過來。冠服如初。徑入戶。孔舉劍揮之。大叫而沒。但見血中墮黃鼠半體。旦而迹諸祠。正得上體於偶人下。蓋一大鼠也。毀廟碎像。怪訖息。

武唐公

武唐公者。本閩州僧官。嗜酒無賴。嘗夜半出。扣酒家求沽。怒酒僕啓戶遲。奮拳搥其胸。立死。踰城亡命。迤邐至台州國清寺。自稱武道人。素精醫技。凡所拯療。用藥皆非常法。又必痛飲斗餘。大醉跌宕。方肯診視。然疾者輒瘳。後浪游衢州江山縣豪族顏忠訓之妻毛氏。孕二十四月未育。武乘醉欲入視。顏曰。道人醉矣。須明日可乎。武曰。吾自醉爾。病人不醉也。遂入。又呼酒數升。乃言曰。賢室非妊娠。所感甚異。幸其物未出。設更半月殆矣。吾請言其證。平生好食雞。每食必遣婢縛生雞於前。徐觀其死。天明一飽食。終日不復再飯。審如是乎。顏生驚曰。誠然。武與約。索錢至二十萬。始留藥一服。戒家人預備巨鉢。及利刃。曰。卽餌藥。中夕腹痛。當喚我。如期果大痛。急邀之入。入則毛氏正產一物。武持刃斷爲兩。覆以鉢。命婢掖孕者起。繞房行。明旦啓鉢視之。蓋大鼈也。首足皆成全形。目亦開。特爲膜所絡。動轉未快。故不能殺人。顏生敬謝。欲償元約。且以所主酒坊與之。皆笑不取。曰。吾特戲君耳。建炎中卒於國清。年八十餘歲。國清僧道益從其學。醫話此事。

汪澄憑語

番陽人汪澄。家頗富。獨好以漁弋望學爲樂。年才三十。以乾道九年五月死。其妻里中余氏女也。稍取其敖戲之具與人。或毀棄之。明年七月旦初夜。妻在床未睡。覺四體竦浙驚惴。呼告其乳媪。媪亦然。俄頃作澄語。罵其妻曰。賤人來。吾死能幾時。汝已萌改適他人意。二子皆十許歲。家貲殊不薄。豈不能守以終喪。吾甚愛鸚鵡彫籠。及雙角弓。何得便與三十五舅。三十五舅者。妻之兄仲滔也。所居正比鄰。密覘壁間。澄厲聲曰。何不入視我。而顧竊聽。滔懼。卽舍去。又使招其仲兄。辭以疾。則歎息曰。生時不相睦。固知其不肯來。吾父可得見否。父老且病。扶杖哭而入。澄拱手而揖。爲恭敬聽命之狀。父曰。兒旣不幸早世。得不墮惡趣。寬吾悲心。無爲見怪於家。怖妻子也。澄亦泣曰。大人有言。澄當去。媪遂厥然而默。如兩食頃。復附語呼其子曰。我將出。而土地見阻。汝宜辦小祭。善爲我辭。子遽殺雞取酒。詣祠禱解。媪乃蘇。

張客奇遇

餘于鄉民張客。因行販入邑。寓旅舍。夢婦人鮮衣華飾。求薦寢。迨夢覺。宛然在旁。到明始辭去。次夕。方闔戶。燈猶未滅。又立於前。復共臥。自述所從來。曰。我鄰家子也。無多言。經旬日。張意頗忽忽。主人疑焉。告曰。此地昔有縊死者。得非爲所惑否。張祕不肯言。須其來。且以問之。略無羞諱色。曰。是也。張與之狎。弗畏懼。委曲扣其實。曰。我故娼女。與客楊生素厚。楊取我貲貨二百千。約以禮昏我。而三年不如盟。我悒悒成瘵。疾求生不能。家人漸見厭。不勝憤。投繯而死。家持所居售人。今爲邸店。此室實吾故棲。尙眷戀。不忍捨。楊客與爾同鄉人。亦識之否。張曰。識之。聞移饒州市門。娶妻開邸。生事絕如意。婦人嗟喟良久。曰。我當以始

終託子。憶埋白金五十兩於床下。人莫之知。可取以助費。張發地得金。如言不誣。婦人自是正晝亦出。他日低語曰。久留此無益。幸能挈我歸乎。張曰。諾。令書一牌曰。廿二娘位。緘於篋。遇所至。啓緘微呼。便出相見。張悉從之。結束告去。邸人謂張鬼氣已深。必殞道路。張殊不以爲疑。日日經行。無不共處。旣到家。徐於壁間開位牌。妻謂其所事神。方瞻仰次。婦人遂出。妻詰夫曰。彼何人斯。勿盜良家子累我。張盡以實對。妻貪所得。亦不問。同室凡五日。又求往州中督債。張許之。達城南。正渡江。婦人出曰。甚愧謝爾。奈相從不久。何。張泣下。莫曉所云。入城門。亦如常。及就店。呼之再三。不可見。乃亟訪楊客居。則荒擾殊甚。鄰人曰。楊元無疾。適七竅流血而死。張駭怖。遽歸。竟無復遇。臨川吳彥周。舊就館於張鄉里。能談其異。但未暇質究也。

劉堯舉

紹興十七年。京師人劉觀。爲秀州許市巡檢。其子堯舉。買舟趨郡。就流寓試。悅舟人女美。日夕肆微言。以蠱之女。亦似有意。翁媪覺焉。防察不少懈。及到郡。猶憩舟中。翁每出。則媪止。媪每出。則翁止。生束手不能施。試之日。出垂拱。而天下治賦。秋風生桂枝詩。皆所素爲者。但賦韻不同。須加修潤。迨昏乃出。次日試論。復然。無所點竄。運筆一揮。未午而歸舟。舟人固以爲如昨日也。翁媪皆入市。獨女在。生徑造其所。遂合焉。是夕。生之父母。同夢人持勝來。報秀才爲勝首。傍一人曰。非也。郎君所爲事不義。天勅殿一舉矣。覺而相語。皆驚異。生還家。父母責訊之。諱不言。已而乃以雜犯見勝。後舟人來。其事始露。又三年。從官淮西。果魁薦。然竟不第以死。

史翁女

南城人饒邠。大觀間預貢西上。遂留近京館於士人胡賈夫家。胡亦貢士也。他日全入京。暮投道店。見老嫗以黃羅帕髮。執青蓋過門外。類莊家人。別有少女。絕姝美。相逐而去。且行且眄。光豔動人。胡生惑之。率邠躡其後。甫食頃。恍迷所如。益前進。可六七里。至一豪民居。登其門。老翁垂白負杖出。自言爲史氏。見客極喜。迎肅殊有禮節。廳事上挂觀世音像。香花奉事甚嚴。畫繪光彩。非人間筆。既夕留宿。休僕馬於外。二子請入拜其媪。許之。則逆旅所見者。詢其故。笑曰。早攜孫女訪姻戚。薄暮歸。不知二君在彼。失之趨避。深負愧怍。頃又呼孫女出。真國色也。言談晤默。姿態橫生。二子恍然心醉。須臾引入中堂。供張華楚。治具豐潔。賓主酬酢歡甚。半酣。胡試挑其女。女欣然就之。邠起便旋。翁使乳婢秉燭從。姿色亦可悅。邠出盥手。沃以水爲戲。皆大笑。酒罷。女侍胡寢。婢侍邠寢。皆熟寐。及覺。寒風襲人。披衣起視。東方已白。回顧無復華屋洞戶。乃在楓林古木間。二子相視歎怖。羣僕亦莫知所以然。愴怳歸邸。竟不測爲何物妖魅也。

留怙香囊

衢人留怙彥彊。年二十餘。進士及第。調官歸鄉。常獨處一室。其地濱水。水次皆芰荷。景趣奇迥。忽若有所遇。家人莫得而知也。第怪其入室卽扃戶。非溫清與賓客至。輒不出。人竊疑之。而不可問。後因易衣浣濯。家人得珠囊於帶間。皆北珠結成。而極圓瑩粲潔。非世能有所串銀線。柔軟光好。不可名狀。囊中香氣又特異。持以叩所自來。不肯言。伺間密聽之。時聞奕棋下子聲。遂作計啓關。掩其不備。乃一美婦人對局。見外人至。急趨入屏後。就視之。無所覩。父兄意其鬼魅。深以此憂。呼方士巫者。治禁百方。終不驗。而怙顏貌充壯。了不類困於異物者。及將赴官。始絕不至。所存珠佩。其父遣擲棄海中。怙生平康寧無疾。至老嗜欲

不衰。年八十餘。尙有少妾十輩。官至中大夫。年幾九十。晚年人問昔所遇。曰水仙也。當時失不詢名氏。無得而傳。蓋得養生之術於彼云。

盱江丁僧

紹興初。盱江城北十五里間。黃氏客邸。有僧過其家。體貌軒昂。云俗姓丁。留數日。白主人日入城中行乞。夜卽還。凡數月。所得錢物。亦分以與黃。黃異待之。相處益久。出入無所疑問。遂挑其妻。妻年尙少。有容質。旣喜僧姿相。又以數得財。故心許而佯拒之。迨闔排僧闥而入。房內無燈。而自然光明。僧衣金欄袈裟。在壁間青蓮華上。類世所畫佛菩薩然。妻驚慕作禮。僧遽躍下。語之曰。吾非世人。將度汝。汝勿泄。卽留與亂。自是每夫出。必往浸久。黃知而詰之。不敢隱。盡以直告。黃怒。設計將捕治。託故出宿。密反。人定後。妻又詣僧。摘語之曰。我夫欲捉汝。爲之奈何。僧曰。汝勿憂。闔戶就寢。黃伏戶外。側聽愈怒。欲入而不可。但呼罵之。初亦相應答。已則其聲漸遠。俄寂然無聞。壞壁入。爇火照之。室已虛矣。四壁朽如。僧與妻及器物。了不一存。而牕壁牖戶。無少損處。呼集鄰里。追尋到明。皆無音跡。竟莫知所向。

江南木客

大江以南。地多山。而俗禪鬼。其神怪甚僂異。多依巖石樹木。爲叢祠。村村有之。二浙江東。曰五通。江西閩中。曰木下三郎。又曰木客。一足者曰獨脚五通。名雖不同。其實則一考之傳記。所謂木石之怪。夔罔兩及山獾是也。李善注東京賦云。野仲游光。兄弟八人。常在人間作怪害。皆是物云。變幻妖惑。大抵與北方狐魅相似。或能使人乍富。故小人好之。致奉事以祈無妄之福。若微忤其意。則又移奪而之他。遇盛夏。多販

易材木於江湖間。隱見不常。人絕畏懼。至不敢斥言。祀饗惟謹。尤喜淫。或爲士大夫美男子。或隨人心所喜慕。而化形。或止見本形。至者如猴。獠如虜。如蝦蟆。體相不一。皆趨捷勁健。冷若冰鐵。陽道壯偉。婦人遭之者。率厭苦不堪。羸悴無色。精神奄然。有轉而爲巫者。人指以爲仙。謂逢忤而病者。爲仙病。又有三五日至旬月。僵臥不起。如死而復蘇者。自言身在華屋洞戶。與貴人驢狎。亦有攝藏挾去。累日方出者。亦有相遇卽發狂易。性理乖亂。不可療者。所淫據者。非皆好女子。神言宿契當爾。不然不得近也。交際訖事。遺精如墨水。多感孕成胎。怪媚百端。今紀十餘事於此。建昌軍城西北隅。兵馬監押廨。本吏人曹氏居室。籍入於官。屋後有小祠。來者多爲所擾。趙宥之之女。已嫁。與夫及父行爲所迷。至白晝出。與接。不見其形。但聞女悲泣呻吟。手足撓亂。叫言人來逼已。去而視之。遺瀝正黑。浹液衣被中。女竟死。趙不訥。妾年可三十許。有姿態。嘗奏溷欲起。髻忽爲橫木所串。閣於屋梁上。絕叫求救。人爲解免。使得病。才數日死。南城尉耿弁妻吳。有崇孕。臨蓐。痛不可忍。呼僧誦孔雀咒。吞符。乃下鬼雛。遍體皆毛。陳氏女未嫁而孕。旣嫁。產肉塊如紫帛。包裹衣物者。畏而瘞之。女亦死。龔氏妻生子形如人。而絕醜惡。泊長。不畏寒暑。霜天能溪浴。翁一八郎妻虞。年少。乾道癸巳。遇男子。每夕來同宿。夫元不知。雖在房。常擲置地上。或戶外。初亦罔覺。但睡則不在床。虞孕三年。至淳熙乙未秋。產塊如斗大。棄之溪流。尋亦死。饒氏婦王。在家爲女時。已有感。旣嫁。亦來。遂見形。顏色秀麗如婦人。鮮衣華飾。與人語笑。外客至。則相與釘餽蔬果。若家人然。少拂之。卽擲沙礫。作風火。置人矢牛糞於飲食中。莫不憎畏。後遣歸其父母家。禍乃息。王不知所終。李一妻黃。劉十八妻周。生子如豬。純毛甚長。墮地能跳躑。一死。一失所在。黃氏妻是夜遇物。如墓而長大。逼與交。孕過期。乃生。得一

青物類其父胡氏妻黃孕不產占之巫云已在雲頭上受喜神欲迎之不可爲也果死新城縣中田村民李氏妾生子軀幹矮小面目睢盱如猴手足指僅寸不類人三弟皆然今年五六十歲南豐縣京源村民邱氏妻孕十年兒時時腹中作聲母欲出門胎必騰踏痛至徹心不出方止後產一赤猴色如血棄之野母幸獨存宜黃縣下潦村民袁氏女汲水門外井中爲大蛇繳繞仆地遂與接束之困急女號啼宛轉家人驚擾召巫巫云是木客所爲不可殺久當自去薄暮乃解昇女歸色萎如蠟病踰月乃瘳顏狀終不復舊成癡人矣

巴山蛇

崇仁縣農家子婦頗少艾因往屋後暴衣不還求之鄰里及其父母家皆不見遂詣縣告縣爲下里正揭賞搜捕閱半月弗得其家在巴山下十里山絕高峻樵者負薪歸至半嶺望絕壁巖崖間若皂衣人擁抱婦人坐者疑此是也置薪於地尋磴道攀援而上稍近兩人俱入穴中穴深不可測樵歸報厥夫意爲惡子竊負而逃者時日已夕不克往至明家人率樵至其處偵視莫敢入或云穴深且暗非人能治殆妖怪所爲宜委諸巫覡聞樂安詹生素善術亟招致之詹被髮銜刀禹步作法先擲布巾入須臾青氣一道如煙吹巾出又脫冠服擲下亦爲氣所却詹不得已裸身持刀躍而下穴廣袤如數間屋盤石如牀婦人仰臥大蛇纏其身奮起欲鬪詹揮刀排墮床下挾婦人相繼躍出婦色黃如梔瞑目垂死詹爲毒氣熏觸困臥久乃蘇含水喂婦婦卽活歸之明日始能言云初暴衣時爲皂袍人隔籬相誘不覺與俱行亦不知登山履危但在高堂華屋內與共寢處飢則以物如餵與我食食已卽飽心常迷蒙殊不悟其爲異類也鄉

人共請詹盡蛇命。詹曰：吾只能禁使勿出，不能殺也。乃施符穴口鎮之。自是亦絕。

容齋五筆

洪邁

州縣牌額

州縣牌額，率係於吉凶。以故不敢輕爲改易。嚴州分水縣故額，草書分字。縣令有作聰明者，謂事體非宜，自真書三字刻而立之。是年邑境惡民持刃殺人者衆，蓋分字爲八刀也。徽州之山水清遠，素無火災。紹熙元年，添差通判盧瑑，悉以所作隸字，換郡下扁榜。自譙樓儀門，凡亭榭臺觀之類，一切趨新。郡人以爲字多燥筆，而於州牌尤爲不嚴重。私切憂之。次年四月，火起於郡庫，經一日兩夕乃止。官舍民廬一空。

朱崖遷客

唐韋執誼，自宰相貶崖州司戶。刺史命攝軍事，衙推牒詞云：前件官久在朝廷，頗諳公事，幸期佐理，勿憚靡賢。當時傳以爲笑，然猶未至於挫抑也。盧多遜罷相，流崖州。知州乃牙校，爲子求昏，多遜不許，遂侵辱之。將加害，不得已，卒與爲昏。紹興中，胡邦衡銓竄新州，再徙吉陽。吉陽卽朱崖也。軍守張生亦一右列指，使遇之亡狀，每旬呈必令囚首詣廷下。邦衡盡禮事之，至作五十韻詩爲生日壽。性命之憂，朝不謀夕。是時黎會聞邦衡名，遣子就學。其居去城三十里，常邀致入山，見軍守者荷枷絀西廡下，曾指而語曰：此人貪虐已甚，吾將殺之。先生以爲何如？邦衡曰：其死有餘罪，果若此，足以洗一邦怨心。然旣蒙垂問，切有獻焉。賢郎所以相從者，爲何事哉？當先知君臣上下之名分。此人固亡狀，要之爲一州主，所謂邦君也。欲訴其過，合以告海南安撫司。次至廣西經略司，俟其不行，然後認於樞密院。今不應擅殺人也。曾悟邊釋之。

令自書一紙引咎。乃再拜而出。明日。邦衡歸。張詣門。悔謝。殊感再生之恩。自此待爲上客。邦衡以隆興初。在侍從。錄所作生日詩示仲兄文安公。且備言昔日事。乃知去天萬里。身陷九淵。日與死迫。古今一轍也。

李元亮詩啟

建昌縣士人李元亮。山房公擇尙書族子也。抱材尙氣。不以辭色假人。崇寧中。在大學。蔡嶷爲學錄。元亮惡其人。不以所事前廊之禮事之。蔡擢第。魁多士。元亮失意歸鄉。大觀二年冬。復詣學。道過和州。蔡解褐。卽超用。纔二年。至給事中。出補外。正臨此邦。元亮不肯入謁。蔡自到官。卽戒津吏門卒。凡士大夫往來。無問官高卑。必飛報。雖布衣亦然。既知其來。便命駕先造所館。元亮驚喜出迎。謝曰。所以來。願爲門下之故。方脩贄見之禮。須明旦扣典客。不意給事先至。卑躬下賤如此。前贄不可復用。當別撰一通。然後敬謁。蔡退。元亮旋營一啟。旦而往焉。其警策曰。定館而見長者。古所不然。輕身以先匹夫。今無此事。蔡摘讀嗟激。留宴連夕。贈以五十萬錢。且致書延譽於公卿間。遂登三年貢士科。元亮亦工詩。如人閒知晝永。花落見春深。朝雨未休還暮雨。臘寒纔過又春寒。皆佳句也。

斯須之敬

今公私宴會。稱與主人對席者。曰席面。古者謂之賓。謂之客。是已。儀禮燕禮篇。射人請賓。公曰。命某爲賓。賓少進禮辭。又命之。賓許諾。左傳。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杜預云。客一坐所尊也。乾道二年十一月。薛季益以權工部侍郎。受命使金國。侍從共餞之於吏部尙書廳。陳應求主席。自六部長貳之外。兩省官皆預。凡會者十二人。薛在部位最下。應求揖之爲客。辭不就。曰。常時固自有次第。奈何今日不然。諸公言此。

席正爲侍郎設。何辭之爲。薛終不可。予時爲右史。最居末坐。給事中王日嚴。目子曰。景盧能倉卒間應對。願出一轉語。折衷之。予笑謂薛曰。孟子不云乎。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侍郎姑處斯須之敬可也。明日以往。不妨復如常時。薛無以對。諸公皆稱善。遂就席。

友會談叢

上官融

曹州呂煥

曹州定陶縣長樂鄉呂煥。操心凶險。使酒剛暴。動作不法。閭里爲患。大中祥符五年春。民間太牢瘴疫大起。煥家所有皆殞。同鄉則十損三四。煥恨己無子遺。而妬他存者。常蓄致害之意。間有斃踣。以物拽歸。剖磔腸胃。棄於放牧之地。欲令熏染。覬令似己。遠近畏之。莫敢爲言。是歲夏。煥以無力耕鑿。亦不播植。復見他人之畝。鬱然佳苗。顧己之田。鞠爲茂草。心愈不平。一旦風雹驟至。煥亟詣野中。仰天祈曰。願風雨更甚。雹塊益大。擊仆稼穡。用快我心。言未畢。陰雲轉濃。咫尺不辨。忽見三人。衣青執捶。叱煥曰。爾愚賤之人。不能勤力自養。而乃幸災如此。吾雷電之使也。殺爾何益。然俾世人知有天道。欲加小懲。遂驅之南去。於是持冰片令抱之而行。長與身等。旋驅旋叱。艱苦備極。時於袖中探冰丸使含之。仍謂曰。茲爾之自招也。但覺寒凜徹骨。戰慄靡定。奔馳百餘里。各不少息。相次晴霽。煥忽如夢覺。復在舊處。四肢疲茶。若中沉疾。家人扶之而歸。厥後疾雖平愈。而精神恍惚。疑奪其魄也。

相國呂端

相國呂公端。任補闕。與一供奉官。被命同往高麗。既逮其國。宣朝命畢。以風信未便。在高麗將及半月。未

幾風便回楫。王加等贈遺奇珍異貨。盈載而歸。先是供奉者。以公所得置之船底。己之所得。在公物上。慮水氣見過也。公亦不問措置。委之而行。方至海心。風濤四起。舟欲傾倒。公神色自若。供奉者倉皇失圖。舟子前曰。風濤之由。以公等所載奇異。海神必惜。不欲令多到中國。但少拋水中。風必止矣。公如其言。令左右擲之。才半。風息得達登州岸。遂開其載。則在下者。呂公之物。咸在。而供奉之物。居上者。略無子遺矣。校供奉之物已罄矣。諒非海神祕惜。蓋罪小人用心奸險也。公以所存者中分入之。亦仁厚矣。

邠州靈應廟

邠州靈應廟者。景德中詔修飾。內翰楊貳卿億。在西掖日被旨述記。今揭示於翠琰。卽其事。而州人嚴奉。其來久矣。被奸濫之輩。互相表裏。鼓惑愚民。於殿堂後別起密室。室內有巨穴。穴上覆繡箔。映以旌幡。香几外不得窺。廟祝前云。神已親享。但見舉空器而出。以是莫敢致辨。大中祥符中。故掌武侍中王嗣宗。自長安移鎮邠。土素聞其事。而無跡可究。心常怒之。下車將半載。會子弟院有媿懷者。遂募民婦乳焉。其婦乃廟祝棄妻。怨舅姑無恩。懷憤頗極。遂言其穴乃羣狐所聚。潛兩童子其間。俾竊杯杵之薦也。間達其事於公。公喜得其狀。翌日入廟。俯覘穴中。僞神其事。廟祝因而贊之。都不知公審其詐。遂令設酒殺於穴側。而謂曰。豐潔之祀。覲神必享。吾當肩鑰其戶。慮外物所侵。慎無擅開。信宿後躬來省視也。廟祝不諭其意。及期公至。啟戶。則杯杵宛然。據棄妻之言。鞠之。於是引伏。立苦其背。盡室逐去。後召騎兵千人。執弓矢鷹犬。環於廟垣。投薪塞穴。秉炬燎之。烟涌四出。羣狐奔走。頃刻擒戮。靡有噍類。密以泥緘其門。禁絕祭事。但春秋旅奠而已。異哉。城狐社鼠。古昔所嗟。未若此飽飫鮮肥。憑恃廟貌。一旦蕩其窟穴。小大無遺。雖滿盈

而自招亦值王公之毒手也。

滄州節度使米信

故滄州節度使米信本銀下部落。以軍功累官至加節鉞。織嗇聚斂。爲時所鄙。京師龍和曲築大第。外營田園。內造邸舍。日入月算。何啻千緡。其長子任供奉官。以信之故。不敢自專。但於富室厚利。以取錢自用。謂之老倒還錢。兼與契券爲約。其詞以若父危。鐘聲才絕。本利齊到之語。蓋謂信才瞑目而亟還也。於是私募僕夫十餘。豐飾珍異。以袍帶令伺於宅左右。俟其出門。擁掖而去。鞍馬服玩。備極珍異。其黨則京師搖唇鼓舌。獵炙之徒。日有千數。謂其嬉遊。則信陵孟嘗諸公子。謂其用度。則石崇王濟爲鄙人。諂佞互攻。駁駭不悟。而復大言人間之物。靡有難致。錢去便到。其速如神。至於進會。有奉其歡心者。器皿之具。盡傾與之。嘗謂盡此身逸樂。惟我而已。至信之卒時。已用過十餘萬緡。乃約齊交還。及信葬畢。籍其餘財。比信時十餘五六焉。外無官橐。內無私帑。闔門百口之給。不可缺者。加以恣縱費蕩。更踰於前。以至鬻田園。貨邸店。未周歲而日入之緡亦絕。其弟方四歲。乳母與家人竊議。若此不改。我輩皆爲餒鬼。乳母乃抱小兒詣府陳訴。是時真宗在壽邸。尹開封府。聞之赫怒。具以上言。舉餘財與所訴之弟。供奉者斥出之一簪不著身。仍除其班籍。因茲索然無歸。寄跡旅舍。乃歷自來遊從之處。求衣食。人旣數四。亦皆厭矣。遂於京師多假代獄卒。搖夜鈴於軍巡。聊充餬口。素不服勞。又以疎怠被逐。京師貨藥者。多假弄獅子。獠孫爲戲。聚集市人。供奉者形質么麼。頤頰尖薄。克肖獠孫。復委質於戲場焉。韋繩貫頸。跳躑不已。旁觀爲之掩淚。而彼殊無愧色。噫。公侯之門。一旦如此。有其父必生其子。何足怪耶。

貝州李忠

貝州歷亭縣民李忠爲本郡鄉兵首領。家頗儲蓄。雄視門里。多借貸與人。至收穫時。必親往聚斂。有石氏兄弟。事母不孝。最推凶暴。亦嘗舉忠物。每怨忠躬來督責。俟忠及門。二石潛殺其母。曳忠於官。誣其殺也。忠以二石所執。旁證明白。甘心伏法。案成棄市。忠家載其柩歸。焚之。未幾風雨暴作。掣電迅雷。擊死二石。頃刻開霽。踣尸於戶外。背上各有朱字。言殺母之由。鄉人始知忠之冤也。時鄰村蘇氏被疾亡。經信宿。忽然而興。鄉人喜其再生。競來問訊。遂揮霍將起。曰。茲非我家也。我本李忠。昨爲石氏執稱殺其母。致自誣伏法。陰府主者曰。爾被枉死。其執爾者。今已俱至。於理甚明。爾須卻回。我訴以本身已焚。爇回。且何依。主者召案吏持簿閱之。云。恰有李忠近鄰蘇公。到方兩日。但令託其身以生。我是以得歸。蘇家以爲狂言。都不之信。因問蘇氏之事。懵然莫省。李氏之家事。細微畢知。先是忠少壯而形美。蘇則長髯而麤材。及召忠妻至。見其仆貌惡之。忠曰。爾何得棄我。我真爾夫也。妻問以生平所有。乃曰。我有烏色馬。兼有銀數笏。埋於東窗壁下。曾與戲竊采桑刀。置西屋瓦溝中。驗之皆然。以至話韓箔之密。悉親屬小字。妻方果決爲信。其蘇家不肯。李氏偕詣郡訴。靡能裁割。其始末聲聞朝廷。亦無奈何。但敕本路均輸。爲辨析焉。其人後終歸李氏。時大中祥符八年也。

柳如京

柳如京開與處士潘閔爲莫逆交。尙氣自任。潘常嗤之。端拱中。典州。途出睢陽。潘先卜居在彼。迎謁河湓。時正炎酷。柳云。可偕往傳舍。就清涼宵話也。泊到傳舍。止於廳事。中堂扁鏤甚祕。柳怒。將笞驛吏。吏曰。此

非敢靳。舊傳舍者多不自安。向無人居十稔矣。柳強曰。吾文章可以驚鬼神。膽氣可以讐夷夏。縱有凶怪。因而屏之。於是啓門掃除。處中坐。闔潛思曰。古人尚不敢欺暗室。何給我之甚。豈有人不畏神乎。乃謂柳曰。今夕且歸。製少湯餌。凌晨用藉手爲別。此室虛寂。請公卜宵可也。柳喏之。闔出。密謂驛吏曰。柳公我之故人。常輕言自銜。今作戲怖渠。無致訝也。闔薄暮方來。以黛染身。衣豹文犢鼻。吐牙被髮。執巨筮。由外垣上。正據廳脊。俯視堂前。是夜月色晴霽。洞鑿毛髮。柳尚不寐。或斂衣循牆而行。闔忽叱之。柳竦然舉目。初不甚懼。再呵之。似覺皇恐。遽云某假道赴任。暫憩此館。非意干忤。幸乞恕之。闔遂疏柳平生幽隱不法之事。揚聲曰。陰府以汝積戾如此。俾吾持符追攝。便須行也。柳乃茫然設拜曰。事誠有之。其如官署未達。家事未了。盛年昭代。忽便捨焉。倘垂恩庇之誠。有厚報。言訖再拜。繼之以泣。闔徐曰。汝識吾否。柳曰。塵下士不識聖者。乃曰。只吾便是潘閔也。柳知其所爲。不勝慚沮。再三邀闔下屋。闔曰。公性躁暴。不奈人戲。他日必辱我以惡言矣。於是潛遁。柳亟歸舟。解纜便去。聞者爲之絕倒。河東剛毅人皆畏之。一旦爲逍遙所怖。幾乎泣血。古人云。雖能言之。而不能行之。此之謂也。况其下者乎。

丐者

天禧中有丐者。莫知姓氏。往來闔閭間。每至之處。亦不妄取。衣雖敝陋。形且充澤。祁寒暑雨。未嘗改易。人或呵叱。俛首便過。如此十餘年。率以爲常。市井徒有張生者。貨銀爲業。設肆於界中。丐者旬歲間。凌晨必至。生憐之。日以五錢贈焉。頗懷感激。忽一日。生見丐者袍帶巾櫛。跨馬引僕而過。生深以爲訝。丐者曰。某有兄官於交廣。連綿數任。留某京師。以至貧窶。地遠絕信。乃丐於人。兄適方歸。相見甚歡。衣裝僕馬。皆兄

與也。生然之。又曰。自十餘年感君之恩多矣。思欲報答。今得其時。兄於曹門斜街。僦得一宅。暫邀過門。夙令具饌奉俟。生辭以故。丐者曰。已約數賓。不可拒矣。遂留僕導生而來。丐者躍馬先行。生隨僕出曹門。入斜街。委曲深巷。生心疑惑。且曰。此間豈有宅乎。僕出門指曰。更進百步便到也。及至門。但破簾蔽之。及入。見丐者卻著敝衣如故。出邀生。入一堂中。惟破席而已。糞穢堆積。生愈惡之。復謂僕曰。召諸賓來。又見數人藍縷更甚。從堂後至。身皆瘡穢。環席而坐。生益不自安。又敕其僕攜一器貯濁水斗餘。置之而去。旋又取一盤。中有蒸小兒手足。具備。炎氣蓬勃。丐者親加擘折。酌水舉肉勸生。生掩口愕懼。只欲逃竄。丐者嘆曰。此而不食。信是命也。以感恩之厚。方有茲設。他人固不得預食。吾亦無奈。生惶恐。丐者乃于懷中出藥一帖。與生曰。酒肉不食。君命也。此藥百粒。聊以爲報。生急寘懷中。奔競而回。開視之。乃真金也。均約其直。與十數年日贈之數。恰相酬也。生方悟其神仙。悔恨無地。尋再詣其處。則迷而莫知。

光祿寺丞劉泳

光祿寺丞劉泳。少游洛下。嘗謂予言。昔天津橋南。有一第。人稱史公公宅。亦傳凶怪。閉而不居。將三十年。水竹臺榭。花木亭館。靡不備具。每春時。遊人多率其徒。挈酒殺。攜管絃。以就賞。實洛下之勝概也。端拱中。有酒徒朱生者。使氣凌人。一日少年輩。邀置於席。乃曰。茲宅凶怪。公素知之。我等願獻一醉。可能宵乎。生曰。是吾心也。夫人之所畏者死。吾死且無畏。況凶宅乎。少年以爲然。遂掃除堂前。設一榻而去。生酣寢其上。時方盛夏。竹樹陰薄。風聲月色。蕭然滿軒。忽見兩廂閣子內門。次第而開。各有小丫鬟。攜燈檠而出。置於階際。抽身卻入。未久。有數婦入。盛飾分坐於燈下。綉縫焉。生凝睇訝之。俄頃。後堂門一時大啓。牀帷器

用。修忽皆至。然後燭引二婦人。豔妝服。執毬杖前驅而出。傳語呼云。令公至。見生不覺驚。又言且住。中有一人。峨帽戎裝。據胡牀而坐。連叱婦人輩曰。此必盜也。昇棄他所。回顧間。至榻前。身已在空中。被擲於堂西竹林中。體爲枯枿所傷。流血焉。生憤怒而起。徑至中堂。戟手大詬曰。爾生前盜名位。佞媚於時。歿後盜人居室。煩擾於世。反以吾爲盜。不自媿乎。於是舉枕而擊之。正中其肩。驚惶而散。俄失其在。時初五更。少年輩持火炬突門而入。訝生之無恙。競詢其由。生具以實對。及示爲枯枿所傷。衆方服其膽勇焉。茲宅厥後終無人敢居。淳化四年爲洛水所漂。但存故基耳。

鄧州錢若水

鄧州廉察長城錢公若水。本洛下右族。未第時。婦翁殿中丞鄭處升。守官大名。公往省焉。旣入境。道逢故人龐登。登亦有河朔之游。相見甚歡。公先令僮僕驅輜重行。與登居後聯騎。方語笑間。公所乘馬。忽雙蹄踣地而斃。公望僮僕已遠。別無乘可代。又艱於徒行。莫能爲計。正相顧嗟呀。俄有一人。衣短袂衣。若王侯家紀綱僕。詢以馬斃之由。及所詣告之。笑曰。岐程不遠。不足爲慮。遽探懷中刃。當脅刺之。舉尾再三呵叱。馬振奮如舊。更掖公上馬。仍戒公促行。今日須達大名。公執鞭揖謝。馬行如舊。遂不見此人。惟各駭懼。而靡知其怪。但如其言。聳轡而進。至暮到大名。處升才離鞭下。復有敝帷事。亦異矣。

麟府州

麟府州在黃河西。古雲中之地。與蕃漢雜居。黃茆土山。高下相屬。極目四顧。無十步平坦。廡舍廟宇。覆之以瓦。居民用土。止若棚焉。架險就平。望復不定。上引瓦爲溝。雖大澗亦不浸潤。其梁柱椽題。頗甚華麗。在

下者方能細窺城邑之外。穹廬窟室而已。人性頑悍。不循理法。事公惟吏稍識去就。降茲而下。莫我知也。俗重死輕生。侮法忘義。凡育女稍長。靡有媒妁。暗有期會。家不之問。情之至者。必相挈奔逸於山石掩映之處。並首而臥。繩帶置頭。各悉力緊之。倏忽雙斃。二族方率親屬尋焉。見而不哭。謂男女之樂。何足悲悼。用繒綵都包其身。外裹之以氈。椎牛設祭。乃條其革。密如纏束。然後擇峻嶺架木高丈餘。呼爲女棚。遷尸於上。云于飛升天也。二族於其下。擊鼓飲酒。數日而散。於大中祥符七年。隨侍至彼。聞他人多言。都不之信。是時王師折惟中出巡邊徼。拉余偕往。遂深入不毛。往往見女棚置於嶺上。而新者氈角宛然。異俗如此。且低幃昵愛。又如此。嗚呼。州境去京不及二千里。而風俗差殊。可駭耳目。則邕州溪洞戎瀘之蠻。誕前達名公書其怪。以此思彼。其爲實錄。

金部田員外

金部田員外居中說。應舉時在京。與豪家子張生同科。而俱少年。情頗相得。出處飲食。未嘗不同。一日晚。攜手閑步。經西車子曲。覩一大宅。旁有看窗。居中與生逼其下行。密聆其中贊美聲。洎過百餘步。生卻回。窗中之人尙在。忽擲下金釵一隻。生得之。亦莫測其意。未旋踵。聞宅門中有紫衣者趨出。手招生與居中。云得釵否。此某官第幾子。居班籍。奉使入蜀。久而未回。擲釵子者。其婦也。約於某日於崇夏寺某院爲期。先以此致意爾。居中及生依期而往。果見酒殺承迎。相次。子婦從中而出。相與雜坐。時復詣之。居中屢勸生。生怒不聽。居中亦不能苦諫。未幾某官子歸。備知其事。隱而不問。款曲間。謂婦曰。吾昨度險棧。頗危萬端。願飯百僧。庶保無恙。爾往尼院與吾償之。婦諾之而往。某官子潛伺其迹。值邀生不至。未浹旬。又謂婦

曰。後過某處。其願如初。可再往。償妻不辭而往。張生知之。遽往會焉。某官子於是率健僕。攜利劍入院。不問僧尼。少長皆殺之。厥婦與生一對。就刃。某自拘於有司待罪。太宗皇帝聞之。謂執政曰。茲人間最巨蠹者也。傷風敗教。殺之宜矣。況勳臣之裔。何必致問。遽舍之。中外之人。莫不慶聖君之獨斷。革末俗之污濫也。居中今老矣。每想其事。亦爲戰慄。

可書

張知甫

天寶山三道人

天寶山有三道人採藥。忽得瘞錢。而日已晚。三人者議先取一二千。沽酒市脯。待旦而發。遂令一道人往。二人潛謀。俟沽酒歸。殺之。庶只作兩分。沽酒者又有心置毒酒食中。誅二道人而獨取之。既攜酒食示二人。次二人者忽舉斧殺之。投於絕澗。二人喜而酌酒以食。遂中毒藥而俱死。此事得之於張道人。

碧湖雜記

謝枋得

玉華閣

杜牧之華清宮詩云。雨露徧金穴。乾坤入酒鄉。許彥周謂如此。天下焉得不亂。蓋以明皇寵幸妃族。賞賚無極。君臣終日酣宴。所以兆漁陽之變耳。余聞東都宣政間。禁中有保和殿。殿西南廡有玉真軒。軒內有玉華閣。卽安妃妝閣也。妃姓劉氏。入宮進位貴妃。林靈素以左道得幸。謂上爲長生帝君。妃爲九華玉真安妃。每神降。必別置妃位。畫妃像於其中。每祀妃像。妃方寢而覺有酒容。是時羣臣惟蔡元長最承恩遇。嘗賦詩題殿壁曰。瓊瑤錯落密成林。檜竹交加午有陰。恩許塵凡時縱步。不知身在五雲深。侍宴於保和。

殿上令妃見京。先有詩曰：雅興酒酣添逸興，玉真軒內見安妃。命京賡補成篇。京卽題曰：保和新殿麗秋暉。恩許塵凡到綺闌。云云。須臾命京入軒。但見妃像。京又有詩云：玉真軒內暖如春，只見丹青未見人。月裏嫦娥終有恨，鑑中姑射未應真。已而至閣。妃出見京，勸酬至再。日暮而退。且君門九重睡榻之側，豈容他人咳嗽。至令人臣縱步褻飲於其間。當時恩幸可從而知矣。然其他日之禍，殆甚於天寶之季。此可爲萬世君臣之戒。

黃崇嘏

古樂府木蘭詞。乃女子代父征戍。十年而歸。不受封爵。故杜牧之有題木蘭廟詩云：彎弓征戰作男兒。夢裏曾經與畫眉。幾度思歸還把酒。拂雲堆上祝明妃。女子作男兒。其事甚怪。五代王蜀時。有崇嘏者。本臨邛女子黃氏。蜀相周庠初在臨邛。嘏以詩上謁。庠稱之。薦攝府掾。吏事明敏。胥吏畏服。逾一載。欲妻以女。嘏以詩辭之曰：一辭拾翠碧江涯。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藍衫居郡掾。永拋鸞鏡畫蛾眉。立身卓矣青松操。挺志堅然白壁姿。幕府若容爲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庠大驚。召問具述本末。乃黃使君之女。元未從人。惟老嫗同居。此事尤怪。

